

目 录

編者的話	(1)
山东萊陽海陽民变資料	罗介丘輯 (1)
辛亥光复蓬萊記事	隱 名 (15)
辛亥光复榮成回忆录	張霽人 (22)
辛亥关外革命始末記	李培基 (28)
辛亥以后湘西大事記	田名瑜 (35)
护国史稿	由云龙 (41)
南昌大事記(从五四运动到八一起义)	江西省南昌市人民委員 会办公厅历史沿革組 (105)
鴉片战争期間广东人民抗英斗争	
遺跡調查校勘記	刘云暉 (144)

圖 片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軍三十週年紀念圖片十九幀

創建东平公社碑記一幀

編 者 的 話

本期所收資料，前六篇是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的文献，最后一篇是南昌从五四运动到八一起义的革命运动編年史，最后一篇是有关鴉片战争資料的校勘記。

辛亥革命为我国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的重要問題，为了深入研究，須要了解各地区的資料。今次發表者为有关山东和东北的部分，其他地区的資料，今后当陸續發表。同时也要求讀者供給本刊以各地有关辛亥革命的真实資料。

辛亥革命之后，以袁世凱为首的北洋軍閥篡窃了革命果实，贛宁之役国民党失敗以后，袁世凱更肆無忌憚，取消国会，取消《临时約法》，甚至竟敢于取消辛亥革命所建立的民国而妄圖恢复帝制。以蔡鍔为首的进步人士，發动了护国运动，保护民國，反对帝制，进行护国战争，打垮了袁世凱，对于中国人民是有利的。固然因为种种条件的限制，使护国战争仅仅推倒了袁世凱，並沒有推倒北洋軍閥，更沒有完成民主革命，但是护国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应为大家所重視，护国运动的史实应詳細記載，其發动与失敗的原因和影响以及中国資產阶级进行民主革命的規律更应認真研究。本刊收到了几篇資料，今先發表一篇《护国史稿》，其他几篇当事人的回忆录和有关护国軍的圖片，將在下期發表。

今年八月一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軍三十週年紀念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而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在武装斗争方面是依靠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而获得的。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資產阶级繼續参加了革

命，但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者，已经不是中国资产阶级，而是中国无产阶级了。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中国人民革命胜利才获得保证。八一起义，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人民军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全国人民进行了二十多年的革命战争，才解放了全中国，完成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担负着保卫祖国的光荣任务。《南昌大事记》一文记述了南昌一地从五四到八一的资料，但是从此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领导人民革命的一斑；也可以看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罪行，以及混入革命队伍的右派分子最后叛卖革命的罪行。有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十九张照片，其中独立团烈士墓碑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烈士的纪念碑，实亦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重要资料。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只掌握了一部分军队，叶挺将军所统率的独立团，以共产党员为骨干，是北伐战争中的有名部队。这个独立团在攻克武昌之后，扩大为第二十四师，后来成为八一起义的主力。其他十八张照片一部分为八一起义纪念图片，大部分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资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虽然印刷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但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以来的重要文献，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以来的严肃的纪律和优良的传统。本刊所收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资料很少，而读者的要求很多，希望热爱本刊的同志们多惠赐这一方面的资料，以供给历史研究者参考。

山东萊陽海陽民变資料

罗介丘輯

編者按：本文系中央文史館館員罗介丘先生輯成。可作本刊1954年第一期：《萊陽事变实地調查報告書》一文的补充。本組又由《國風報》（立宪派所主办）选录有关萊陽事变資料三篇。从这些言論中可以看出当时立宪派对这一事变所持的政見和山东諮議局的态度，对于研究萊陽事变当有帮助。

說 明

辛亥革命前一年山东萊陽、海陽兩县人民大規模的反抗斗争，可說是辛亥革命的序幕。就中萊陽部分《近代史資料》1954年第1期曾經刊載了《萊陽事变实地調查報告書》一篇，叙述得較詳細而有系統。同刊1956年第一期《山东假独立資料》內《孙宝琦致清內閣電》也有萊陽曲士文复圖起事，撥隊兜擊曲某未获，在在可慮的話，則此事件的严重性更可想見了。

現在我又从故紙堆中發現了关于此事的資料一批，其中《御史王宝田奏萊陽、海陽二县相繼煽变請簡派大臣馳往妥籌撫定摺》和《山东巡撫孙宝琦奏查复萊陽、海陽二县肇乱情形摺》。把這兩個奏摺連同前刊報告書相互对照，則萊、海兩县事变的真相，更加明了，而孙宝琦等縱兵殃民之种种罪惡，絕無狡辯抵賴的余地了。此外尚有《大公报》《要聞》和《閱評》几条，也可以反映一些真实情况，特为彙輯介紹，續布于此，以供大家参考。

罗介丘

御史王宝田奏萊陽、海陽二县相繼煽变

請簡派大臣馳往妥籌撫定摺

奏为东省萊陽、海陽二县相繼煽变，撫臣处置失宜，拟請旨簡派大臣馳往妥籌撫定，以保危疆而杜隱患，恭摺仰祈聖鑒事。窃維地方民变，从無輕用兵勦之事，以民与賊異，賊可誅民不可誅也。至民忘其生而致死于官，則忿毒已深，故兵民之战愈胜愈酷，其禍必中于国家。况今岁荒民飢，盜賊四起，万一挺而走險，則后患有不可知者已。臣籍隶山东，見聞較确，謹將二县官逼民变实情一一为我皇上陈之：

查萊陽与海陽壤地毗連，知县朱槐之借口新政，于正賦外，更議加捐，派定数目，花生、麻子亩捐制錢各八千，沙参、地瓜亩捐制錢六千，烟叶、蜡树亩捐制錢四千，房基草屋月納銅元五枚，瓦屋倍之；人口男女月納銅元三枚，奴僕倍之；騾馬每头年納制錢六千，牛驢半之；錢糧文契，皆于定章外一律加价，計一县正杂各款不过数万。今驟增至数十倍，民力实不能支，联名具呈哀訴，該县固执不許。又令紳士王景嶽赴乡开办，于是城西北芝山、旌旗等庄二百余村，皆抗不遵，而僧道等众，前以抗捐受刑責者，亦糾合多人与会，遂于四月十三日入城，以清算倉谷庙工为名，以示讎紳不讎官也。該县聞警大惧，深匿不敢見，而託富紳姜某善言慰之，給諸民使退，堅閉四門，取所拿僧道数十非刑掠治，或用火油塗身炙之，而于諸民所求者概置不理。合境聞之大憤，糾众数千人，于五月初五日大会，焚毀紳董王景嶽住宅，旋燒高玉峯住宅，时附和从者倏至数万，进驻城之九里河。于是諸商民惧大难之未已而乱將作也，力請于官往說和，凡众所要求者一一如言，並張告示，將紳士王圻、于贊揚等一律斥革。既定議，会众立时散去，盖虽讎官未尝敢叛官也。是时紳富之避難在省者，挾焚掠之怨，日以危辭上稟。而地方有司又故激撓之，使速乱以求解于重効。該撫臣为其所惑，复遣道員楊耀林帶兵前往，署知县奎保挾兵威查拿首

犯，並議再加烟斤之稅。此令既出，人心大震，全境一百八社之民，聞然譁變，以為認重稅必餓死，不認重稅必誅死，與其坐而待死，不如斗而決死。遂會大眾將眷口、房屋自行燒斃，以示必死，無一悔心，而萊陽之變成不可復遏矣。至海陽雜稅等捐，雖間有多少，大致則一，尤以銅元一律六折為最重，居民詣縣訴者數矣，該令故漫應之終不改。宋煊文者，夙有長厚名，以歲飢減價賣糧，頗得眾心。該令以他事收煊文系之獄，其子聞難奔訴，乞以身代，該令怒，又系之，遠近居民聞之，皆大不平，刊發傳單，定期入城問宋父子下獄之罪。該令聞報，即派勇役嚴拿紳士倡首者，將以聚眾抗官罪之，民間益忿，不期而會者數萬人，刻期圍城。該令惶怖無計，乃出宋父子于獄使求和，宋父子即于城上叩頭曉譬，至于泣下。三門圍皆解，惟西鄉民守門不退，以為今之官吏好負人，其言難信，遂揮眾破門入燒衙署，令變服踰垣而逃，現已與萊陽眾民連為一氣，此二縣先後激變之情形也。

茲就地方事變始末，參以撫臣原奏，始知二縣之民本無他意，雖節次率眾入城，得官一言即解。乃民眾既聚，則以好言慰之，民眾甫退，則以嚴令逼之，又進又退，則亦如之，至于再三，卒釀成二縣全境之變，則皆撫臣措置乖方之所致也。至前奏又稱該縣令等究竟有無苛擾釀成民變情事。夫時閱兩月，亂及二縣，而于地方情形猶懵無所知，雖聾瞶亦不至此。人言謂其縱容貪劣，殃害生民，似亦不為過也。至臣區區之愚，所慮猶不止此。伏查嘉慶初，川陝之亂，擾及七省，俘賊王三槐供言官逼民反。咸豐初，粵匪之亂，擾及十六省，其始亦由桂平令索賄，激成巨案，洪楊二逆遂劫其眾以破武昌，陷江甯以致僭稱偽號，毒遍四海，天下至今誦其事而痛之。現在歲比不登，江淮阻飢，流民入東境者不下數萬，兗曹一帶土匪蠭起，幾乎無日不搶無夜不警，而瀕海各縣，又有鬍匪竄入擄掠，且有姦黨暗行誘結，並邀二邑亂民入伙，資以軍火，使南北逆氛連成一片，則牽動全局，急難收拾。夫

以外患如此之大，內變又如此之亟，若不及早設法撫輯，必不足以戢奸謀而遏亂略。至撫臣孫寶琦持躬端厚，應變非長，于地方民情吏治，尤少閱歷，此次二縣之變，本非叛逆，乃偏听浮言，張皇調兵，以致民怨愈深，亂結不解。種種乖謬，誠恐有誤大局，合無仰懇天恩簡派忠正曉事大臣馳往東省，審察機宜，妥籌辦理，毋任該撫輕听營弁，乘亂邀功縱兵杀掠，以堅斯民从亂之心。至辦民變之法与辦盜賊不同，以民本無逆謀，皆由官吏扰之，可以變名不可以賊名也。稍任卹之必自解散，若操之過急，則人人致死，必成大亂，秦隋之已事可鑒也。至官吏違章加捐，民不堪命，以致二縣全境之民俱變，揆之情理，實難姑容，應查明致變情節，从重叅處，其私捐種種名目，皆查明立予革除，以安人心，而免借口。至二縣之民，皆有家室，倉卒致變，激于氣也，久之必有悔心，應即頒發告示，曉諭遠近，凡自投來歸者，付以免罪牌，使歸家自相勸止。父詔其子，兄率其弟，則解散必多，黨与日孤，亦將窮而自投，如此則反側自安，不出數月，亂事可定。至于防范，亦不可少。應飭帶兵將弁擇要駐札，申明軍律，凡非臨陣有擅傷二縣一人及動一草一木者，皆按軍律治罪，迨事情略定，即行裁撤。抑臣更有請者，民虽顛愚，未嘗不知畏法，凡与官吏相拒，皆私捐非正賦也。窃謂不納正賦，可以法罪之，不納私捐，难以法罪之。自此理不明，動以民情刁抗，漸不可長，朦朧請兵，一旦事發，遂使一方數千百戶破家蕩產，村落為墟，而首禍官吏反得置身事外，以致吾民冤憤莫伸，每每釀成大亂。應請敕下政務處王大臣將地方民變一條查明旧章，增定新制。一有州縣民變等情，將激變之地方官吏，按律懲處，該管督撫亦予以應得之咎。如此則民怨稍平，隱患可弭，而地方官吏力戒貪墨，吏治亦漸有起色也。臣伏念萊陽、海陽二縣民變，关系東省全局，如措置失當，后患不堪設想，用敢披瀝上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宣統二年八月十三至十四日（1910年9月16至17日）《大公报》

山東巡撫孫寶琦奏查復萊陽、海陽二縣肇亂情形摺

奏為遵旨復陳萊陽、海陽二縣民變先後情形，並另派官紳大員前往查辦，以期確當而昭慎重，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竊查萊陽起衅之初，當經臣委派道員楊耀林前往查辦，奏奉諭旨，應即詳查核辦，毋得疏弛，欽此。欽遵分行遵辦在案，嗣據楊耀林飛電告急，遂調陸軍第五鎮協統叶長盛、登州鎮李安堂督隊前往，業將先後變亂剿撫大略，隨時據實電奏，均經欽奉電旨，各承訓示周詳。臣奉職無狀，致轄境變故迭生，上煩聖主之憂，夙夜疚心，正深惶悚！旋于上月十一日，恭奉寄諭，有人奏東省萊陽、海陽二縣相繼煽變一摺，著孫寶琦按照所奏妥速籌辦，總宜設法解散，勿使民心疑懼，釀成巨患，並查明辦理不善之地方官據實嚴參，原摺著抄給閱看，欽此。伏讀之下，感悚益深！當以原摺劾臣偏听浮言，張皇調兵，縱容貪劣，殃害民生等情。若由臣自行查復，恐不足以杜言者之口，曾經電奏擬懇天恩，迅賜特簡公正大員來東確查據實奏明核辦，未奉俞允，自應懍遵寄諭妥速籌辦，以遏亂萌，而靖地方。茲按照原奏所陳，分別釀事、調兵、善後三端，敢為我皇上縷晰陳之：

查萊陽縣逆首曲思文即曲士文，本系地方土棍，素行無賴，其弟曲桂舟，曾在關東投充鬚匪，本年三月與素行抗捐之社長于祝三，設立連庄會，歃血為盟。適已革知縣朱槐之以前署知縣張學寬稟定提廟產三成，借充學費，而以多報少，所收不及十分之一。本年奉文籌備自治，遂議清查廟產，實提三成以充經費，該僧道等意圖抗拒，曲思文等即乘機播散謠言，妄以行將抽收人口、牲畜各稅，並從前倉谷，均被紳董等侵吞等語煽動鄉愚。四月十三日，僧道、鄉民聚眾數千人，至縣署要求清算倉谷，並永不提廟產，經朱槐之詳加開導，設法解散，鄉民均各憬悟散歸。乃曲思文蓄意逞亂，日圖尋衅，巡警局董王景嶽者，與曲思文同村，素鄙其為人，不許進門，曲思文恨之切齒。王景嶽

亦有倚恃警董凌压乡人之处，兼以警局拿赌，地方赌棍恨王景嶽，遂均附曲思文，五月初五日，糾众焚王景嶽之家。又高玉峯、陈玉德兩家，因不听糾，均被燒燬，並揚言初七日將赴城中，指各紳商学界五十余家，必尽付一炬而后快。各村派出壯丁，如不遵从，即焚其家。朱槐之派把总王鳳袍、紳士姜尔寿再三劝散，曲思文复敢要挟多款，至初九日，乡民虽各解散，而曲思文等死党多人，仍复聚处不散，日夕密謀，逼令各乡送飯。迨臣派委道員楊耀林前往查办，並撤朱槐之任，以奎保代之，出示緝拏曲思文，其余胁从免究，而曲思文不知悔惧，四出傳單，不数日聚集数万人，若非其結党陰謀已久，何能至此。原奏謂朱槐之于正賦外，种种苛捐，迭次訪查，实無确据。奎保到任后，更無加稅之事。至所拿僧道数十人，当时即分別保釋，並未非刑拷掠，仅將为首之僧人隆馨一名禁押。至海陽县滋事緣由，該县征收地丁錢粮，系搭配三成制錢，七成銅圓，已革知县方奎于上年上下忙均照數征收。今年該县因筹备自治，議各乡共筹錢八千吊。宋煊文本系訟棍，因出头要求減去三成制錢，以市德于乡民。方奎因銀价昂貴，征不敷解，搭配制錢，不独海陽一邑，且系稟明有案，是以批駁。而乡民观望不納錢粮，方奎探知系宋煊文从中阻撓，遂拘宋煊文看管。嗣登州府文洪查案到县，其子宋壩吉为父訟冤，文洪因知宋壩吉曾在登州府师范学堂充当教員，声名甚劣，潛逃回籍，遂飭县收押。于是宋煊文之三子增吉糾集同党，遍發傳單，声称进城闕堂，解牢反獄，以救煊文父子，如有不随者，禍及一村等語。于四月二十九日聚众数千人，一拥入城取宋煊文父子而去，並要挟多款，逼令方奎出示，始各解散。嗣又有高起望等糾集無賴棍徒，向各村紳富勒索銀錢，均分粮食，虽与宋煊文兩起，而实由四月二十九日聚众闕署之后長其刁風。

以上各节，据叶長盛、李安堂之报告，並先后委派道員楊耀林、陈公亮之稟复，大致相同。办理不善之萊陽县知县朱槐之、海陽县知县

方奎，業經臣奏叅革職，此萊、海二縣先後釀亂之實在情形也。臣于五月初接據該鎮道府電稟，及東海關道轉據萊陽紳商學界請救之稟，省城諮議局並代遞該縣紳商人等請願書。遂飭藩司將朱槐之、方奎撤任，派員接署。一面委道員楊耀林前往萊海二邑查明滋事情形。飭登州鎮酌撥兵隊隨往彈壓，解散脇從，拿辦首要。楊耀林到萊陽後，訪知曲逆聚結死黨，仍思尋衅，見署知縣奎保出示緝拿日久，傳單糾眾，揚言二十六日聚齊，二十七日試礮，二十八日攻城，城內居民震恐，風聲鶴唳。二十六日，不得已派兵出城，前往各村彈壓勸散。乃各村不但不散，且開槍相向，叛逆顯然。所調兵隊僅百餘人，兵力太單，匪勢日盛，是以飛電告急，請速添兵彈壓，不得謂張皇失措激成此變。臣商調第五鎮軍隊，並派中路巡防隊尅期前往，以期聲勢稍盛，建威銷萌。當各軍前進之時，臣再三戒諭，總以設法解散為主。預頒告示，到處張貼，並四面派員勸散，是以各軍到姜山、水溝頭等處，俱已迎機而解，並未對敵。不料曲逆等愍不畏法，包藏禍心，自五月二十八日以後，四面設卡阻截文報，公然開爐鑄礮，設碾造藥，嘯聚日眾。六月初三日起，圍攻城池，晝夜不息。叶長盛、李安堂諜知城圍甚緊，于初七日黎明，馳抵萊城。曲逆等依然反抗，自不得不加懲創，以儆凶頑。倘該逆等見大兵一到，分路竄逃，何至騰鋒鏑之禍。撫念被脅鄉愚，可恨亦殊可憫，臣職守疆圉，安良除暴，均宜兼籌，固不敢縱兵以殃民，亦何能養難以貽患。此臣先後調兵分別剿撫之情形也。自六月初七日萊城解圍後，即出示安民，以釋疑懼，撥款辦賑，以恤流亡。在逃之首要曲思文懸賞密拿，以期早日緝獲。已擒之要犯李壽山提省訊辦，期于研鞫實情。並將調往之兵隊，分別遣留，擇要駐紮，迭飭各將領嚴申紀律，不得稍有騷擾。前據萊城紳民聯名稟稱各軍紀律之严明，昨復据叶長盛等稟稱城鄉紳民送白麵五千斤，請示准否收受，臣當囑其婉謝，此可為軍隊守法安良之証。各軍遣發之始，臣即派員在即墨設轉運

局，一切軍需，由該局承辦，不准絲毫扰累民間，各項新政，分飭現任萊、海兩縣權衡緩急，妥籌辦理，此臣近日籌辦善后之大略情形也。惟是遠近傳說不一，報紙所述，多駭聽聞，自非博訪周諮，不能措置悉當，杜絕亂源。現經臣加派候補道余則達，在籍紳士度支部主事石金聲馳往萊陽、海陽兩縣，將先後釀亂緣由會同確切复查。務將原奏所劾各節，究明真正是非，總期事得其平，罪得其當，庶可上對君父，下對民生。並飭將一切善后事宜，妥為籌畫，地方公款，詳細查明，以期紳民永遠相安，仰紓宸廑。俟該員紳等稟復到日，再行據實奏聞。所有遵奉諭旨復陳情形，並另派官紳大員复查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宣統二年八月初一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宣統二年八月十一至十二日（1910年9月14至15日）《大公报》

大公报要聞及闡評

王侍御再接再厲 王侍御寶田對於萊、海之變，前已具摺奏參孫撫。茲于都察院代奏公呈后，復上一摺瀝陳當日激亂確情。惟侍御以此次摺上后，奉旨留中。誠恐當道售其欺詐，以蔽塞聖聰，致使萊海沉冤終無昭雪之望。因決定再出單銜具摺入奏，請旨速飭查辦，以彰公道云。清宣統二年八月二十二（1910年9月25日）要聞

王侍御再參魯撫之述聞 內廷人云：遼沈道御史王寶田，昨十六日曾有封奏一件，原摺留中，探之系仍為山東萊陽事，再參孫寶琦中丞，听信劣紳屬員擅動大兵，塗炭良民。並參直督查辦不實，請另派公正大員再行詳查以雪民冤等情。大致如此，原奏未詳。同年八月十九日（9月22日）要聞

都察院封奏之內容 復有一函云：是日（十六日）都察院之封奏，亦為山東萊陽事。該摺內容系代遞魯省紳商京官之公呈，亦未奉旨交下。又聞當日諸軍機大臣，曾蒙攝政王另起召見一次，密詢要政甚

久，想即为此。同上

庆邸避嫌之一斑 十六日都察院代遞山東京官紳商請再續派大員复查萊陽民變之公呈。曾由該院堂官照例于前一日知照軍机处，以便次日呈遞。詎呈遞日，領班軍机大臣庆亲王，已于前日預為請假。聞內廷人云：庆亲王因外間輿論多有謂其护庇魯撫孙宝琦者，故于前一日預先請假，以免是日忝預此政，致招嫌疑。惟当日所遞关于萊陽事之兩摺，其所以均未奉旨者，想系因監國慎重民命，且关顧兩省督撫之名譽，須再詳加訪查，故一時不欲發落歟？同上

軍机处密議之近聞 內廷消息：軍机大臣日昨在軍机处密議要政約二十分鐘之久，探之，有謂系攝政王欲派某樞相並某侍郎兩員秘密复查山東巡撫之叅案。确否未知詳情，容再訪誌。同上

赵侍御封奏述聞 政界人云：日前赵竺垣侍御呈遞封奏一件，內系詳陳山東萊陽亂事，魯撫辦理操切，商民被害甚慘。亟宜設法處置，以安眾心而防禍變，措詞極其痛切。監國覽奏，為之动容。同年八月二十日（9月23日）要聞

孙中丞之將來 孙慕韓（宝琦）中丞，此次辦理萊、海一案，操縱失宜，已大不理于眾口。政府偵知魯省旅京人士迭經籌議一切办法。因以眾怒難犯，擬將該撫另調他省，以期人地相宜。至撤任開缺等處分，概難辦到云。同年八月十七日（9月20日）要聞

張总宪左右作人難 日前山東旅京團體在都察院投遞控魯撫孙宝琦公呈，总宪張英麟見魯人聚至兩千余，不得不暫允代奏。惟此事不獨与孙撫及某侍郎有碍，且与某邸及某督有关，故應否代奏，殊難自決。聞曾詢之于陳副宪，副宪亦不願担其責。只对以“此系公桑梓之事，全憑公自主持，弟無不贊成”。以故現今張頗有左右兩難之勢。

同上

張总宪秘赴某邸請示 另一函云：十二日山東旅京團體在都察

院公呈稟控孫寶琦一案，張總憲英麟以人數甚多，不便遽駁，故當日允准代奏。惟此事終與某邸顏面有碍，聞日前特密赴某邸內請示辦法，以憑入奏。同上

張總憲果知重鄉誼乎？山東旅京同鄉，前在都察院公呈稟控孫撫寶琦、王侍郎墀，該院遲之有日始行代奏。現該省同鄉團體又呈遞第二次公呈，外間多謂都察院決不再為奏遞。詎張總憲亦知桑梓誼重，以此事關係山東大局，不能阻蔽，已擬日內再行遞呈。並另上封章詳陳山東變亂之實情，及叅劾魯撫各罪狀云。同年八月二十九（10月2日）要聞

駐萊營兵之橫行 駐紮萊陽之營兵，以黨首曲士文迄未擒獲，一時尚難撤隊。聞每日用輜重車運送糧餉計有七十余輛之多。惟路途泥濘，殊多不便，因向各村庄強借騾馬使用，農民怯于兵威，皆敢怒而不敢言，殊覺騷擾不堪云。同年八月初九日（9月12日）要聞

萊陽亂后之調查 萊陽亂事發見后，人民死傷之眾，村庄焚燬之多，輾轉紛傳，迄未知其實在。茲聞有俄人某在該處詳細調查，已得有的確數目，統計死傷人民一千七百六十二名，焚燬房屋八百四十多椽，平除庄村一十三處。至于損失財產，則尚難計其數云。同年八月十六日（9月19日）要聞

萊陽又擬派捐 萊陽亂事平定后，統計亏款三万余弔。征之輿論按之朝旨，彼激成變亂之劣紳，雖責令如數賠償亦不為過。乃奎令柔茹剛吐，竟擬向各商家派捐以補亏款。一時人民憤恨，頗有羣起反抗之意。同年八月十八日（9月21日）要聞

萊陽又見兵民交戰 萊陽亂事，曲士文在逃，奎令遂大开告訐之門。兩磨山埃子村有無賴挾嫌密指該村首事甲、乙、丙三人知曲下落。各營兵急于要功，立將甲、乙、丙三人拿去，用非刑拷掠，已刑斃二名。村人因此大動公憤，上月二十六日約集數百人，與官兵決戰至五、六點鐘之久，聞兩造各有死傷云。同年八月十四日（9月17日）要聞

萊民請禁互相攻訐 萊陽紳耆修振邦等以亂事平定以後，往往有愚民互相攻訐，致多牽累，殊非地方之福。日昨特联名稟請道憲徐觀察禁止互相攻訐。經道批：“奉撫憲電開：‘此次曲逆聚眾為亂，鄉愚紛紛逃避，家業損失，老弱流亡，被脅之人雖經解散，而畏罪不敢回里，勢必轉徙溝壑，萊民何辜，遭此荼毒。本院德薄能鮮，不足感化愚民，致有此禍，曷勝疚心。除首要仍嚴拿外，無論何村，已解散者概不追究。如有告訐，即當反坐，以免挾仇報復，以安人心’各等因奉此。早經轉行在案。是憲諭煌煌，已經遵照。該紳等無庸過慮也，仰即查照毋瀆”云。同年八月初一日（9月4日）要聞

孫寶琦官于魯者也，王埤生于魯者也。魯為秉禮之國，周公、孔子之遺風在焉。其涵濡禮教，當必有異乎尋常者。乃竟以野蠻之手段對魯人，致啟魯人之公憤，于此可以卜禮教之衰。或曰近日旅京魯紳商已联名上書都察院請為代奏。聞都察院總憲亦魯人也。欲知禮教之衰不衰，請看此書之奏不奏。彼王孫者，又烏足與之言禮乎！ 同年八月十五日（9月18日）聞評

萊陽之亂，上自監國，下至臣民，皆知孫撫之不能無罪。而為之袒護者，而極言孫撫善辦外交，山東現當交涉繁難之際，非孫不可，故孫得以安然無恙。或曰孫固某大老之姻親也，有此奧援，夫復何慮。然則孫撫非特長于外交，並且長于內交矣。諺云：“朝中有人好做官”信然。 同年八月二十二日聞評

論萊陽民變事

徐樂上漢武帝書曰：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于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陳涉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也，此之謂土崩。間者五谷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

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嗚呼！何其言之危痛而深切也。古來亡國之道不一端，至于人心思亂，眾叛民散，則魚爛而亡，其病必不可復救。我國國勢危蹙，數十年于茲矣。凌夷至于今日，俗亂而政不修，下怨而上不知，民困而主不恤，無一不与徐樂之言適相符合，而抑又過之。二十行省之中，亂機遍伏，是以半歲以來，變亂四起，長沙之事，舉國震動。乃者萊陽民變之事又見告矣，夫區區一縣之亂，何損于天下之大勢，顧不能不懔懔過慮者。蓋察事變所由起，驗今日之民心，近征之道光之末年，遠鑑之秦隋之季世，則土崩之勢今已見端，月暈知風，础潤知雨，竊恐踵萊陽而起者，禍變相尋，而未有已也。（《國風報》第一年第18期）

魯紳要求察院代伸萊陽冤抑

山東官紳，因孫撫查復萊陽亂事，洗刷敷衍，不實不尽。因之大劾公憤，前已派委員前往密查一切，已將始末緣由印刷成書，分送旅京各官紳，連日在山左會館會議，對待辦法。業于十二日聯合京內著名商號三千余家，並各京官等公舉代表，于上午十點鐘時，齊集都察院署前，至午后一鐘，張總憲始行到署。該紳商等代表，當將調查萊陽、海陽兵劫實在情形，公呈張總憲，懇求代奏。其公呈內容，略謂魯撫孫寶琦前奏復萊陽民變，並查辦情形，將曲詩文兄弟認為禍首匪黨，聲明俟拿獲後，立地正法。但據調查員于召南來京報告，曲詩文毫無劣績，實由該縣知縣並劣紳朋比為奸，致激民怨，釀成禍亂，是當歸咎于貪官劣紳，不得專罪曲詩文也。孫寶琦所奏與官紳所見，全出兩歧。況當時官兵炮擊之村庄，大村四處，小村極多，民間財產付之一空。萊陽縣民死傷者數約四萬余人之多，老幼男女嗷嗷如鴻，餓殍蔽野。其生存者流離失所，桑梓父老日在水深火熱中，翹首望救。懇恩代奏，

請旨另派公正大員，再往徹底查辦，務期水落石出，以伸冤抑，而懲殘暴云云。張總憲接呈后，以呈詞內有請罷黜孫撫字樣，深不為然，謂前此孫撫自請開缺，已蒙溫諭慰留，此舉實近違抗，朝廷用舍自有權衡，又非臣下所得擬議，本院未便代奏。該代表或立或跪充塞署前，環求不已，一種義憤迫切之狀，情見乎辭。張不獲已，始勉強收進，並諭各紳商先退，當俟與陳憲商之，再行上達。窺其意似仍不肯代奏，惟聞該紳商等，對於此事甚為堅決，連日開會集議。時接到該省紳士來電，有百數十起之多，均請公參孫撫，請都察院代奏。故此次都察院如果不肯代奏，或代奏而政府置之不問，彼等誓以死爭，以慰桑梓云。（《國風報》第一年第22期）

魯省諮議局地方黨派之衝突

山東地勢，登、萊、青三府，三面濱海，交通便利。近來屢受外界潮流之激刺，故民智開通；濟、東、泰、武、曹、兗、沂，西七府僻處內地，交通不便，故民智閉塞。去年諮議局所選出議員，東三府雖玉石并投，然具有新智識者，尚居多數。至西七府之議員，尚有不知諮議局為何物者。所以上屆開會，所提議案，東三府多主張急進，西七府多主張保守，由是相激相盪，意見日深。西七府議員六十二人，結成一黨，以借相抵制。局章決事，以多數取決，故東三府常陷于失敗之地。一見于曲詩文案，曲詩文東三府產也，東三府議員，屢屢提議，為民伸冤。而議長暨西七府議員等，則謂曲詩文志在謀叛，竟誣周樹標、丁世嶧、王志勛、張介祉、尙慶翰等五人，為曲黨，為阿附京官。五人憤不能平，遂一体辭職。又如登萊二府，向不食官鹽，將所有鹽課，攤入地丁之內，每正供一兩，增納鹽金三錢五分，此法本為蘇髯翁官登州所定，法良意美，歷宋迄明，行之數百年，皆稱為利國便民者也。不謂西七府議員，欲破壞此善政，提出議案，迫令登萊二府，亦食官鹽，不准民間

自制自售。登萊各界聞之，大動公憤，擬互相聯結，以謀對待。觀此二事，則魯局府界之未能破除，于此可見。夫議會不能無黨，然所謂黨者，由政見而分，非由地方而分也。昔者晉省為交文禁烟案，嘗有南北黨之爭，今魯省又有東西黨之爭，何所見之如出一轍乎。近有東京魯省留學生，發起一維持會，致書申斥該局，勸其宜破除府界，協力共濟時艱，蓋亦不得已之苦衷也。未知該局能虛納否耳。（《國風報》第一年第28期）

清末南京絲織業調查

南京來信：南京博物院為了充實陳列內容，提供科學研究資料，於1956年11月，對於清末南京絲織業的歷史進行調查。參觀了南京現存的絲織廠和染絲廠；訪問了九十七位職工，和他們開了三次座談會；訪問了曾在清末“織局”作過工的十二位老工人，並開一次座談會；依靠羣眾和老工人的幫助，實地調查了清末“織局”舊址和清末的“號家”、“絲行”與“公所”；收穫很大。獲得清末有關絲織業的碑刻、文獻多種，大體弄清了清末南京絲織業的種類、家數、機數、工人數和絲織業中的某些制度；了解了從乾隆到辛亥革命後南京絲織業的演變情形；也調查了清末絲織工人的生活 and 鬥爭的概況。近已整理出調查報告，南京博物院的同志們為了認真的對待工作，將在今年秋季再做一次深入調查，調查報告依第二次調查材料補充修改後再發表。這一份調查資料，對於近代史的研究，當有一定的幫助。

辛亥光復蓬萊記事

隱 名

編者按：本文作者是參加辛亥光復蓬萊一役的主要成員，應本組之請，寫成這篇回憶錄。記事介紹了起義從發動到失敗的輪廓；指出了民軍內部矛盾，如連成基與邱丕振的不能合作，是失敗的因素之一；也表揚了徐鏡心等烈士的反袁事蹟。鄒魯的《中國國民黨史稿》《山東舉義》一節和丁惟汾的《收復煙台記》敘事均詳於煙台而略於蓬萊，並且記劉基炎、王傳炯的經過與本文也有出入，這些資料可以互相參証，供讀者深入研究。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義旗一舉，各省響應。獨山東河北，密邇畿輔，北洋軍閥之勢力尙存，濟南、煙台與袁世凱勾結假獨立，兗州、萊州先後舉義旋失敗，革命志士如劉蒲塘、孫宗濂、叢琯珠、劉鑑澄[清]、李憲棠等流血犧牲，前仆後繼，不知凡幾。自魯撫孫寶琦取消獨立後，袁世凱特派張廣建為山東巡撫、吳炳湘為山東巡警道、聶憲藩為鹽運使、葉長盛為登萊青總兵、孫熙澤為登州府知府，以上等人均為袁之爪牙，手段毒狠，殘殺無算，在壓制下，山東革命力量為之挫折。當其時孫中山先生在南京就臨時總統，以山東形勢，舉足輕重，關係革命大局，不可放鬆，乃密派同盟會員徐鏡心（字子鑑黃縣人）赴煙台大連等地積極活動，設總部於大連，分赴山東各地策劃起義。

孫丹林蓬萊人，曾與徐鏡心同考秀才，徐自日本歸國，在濟南介紹孫加入同盟會，至是徐鏡心自大連赴登州訪孫，二人在北城涵碧樓上共商起義計劃，以登州為渤海門戶，義旗一舉，遼東健兒，號召尤

易，革命軍如能得此地為根據，則山東全局不難平定，但登州知府孫熙澤為袁世凱之親信，必先驅除此人，方可行事。此外就籌集餉械，聯絡同志各事均有所規劃。

柳仲乘蓬萊人，為清秀才，好議新政，有革命思想，自斷髮辮，為官方所忌。柳在登州城內西街開設華提士藥房，徐孫乃與柳結交，利用藥房為商量革命之地，柳之加入同盟會，系由孫介紹而由徐主盟。

徐鏡心在登州進行革命，得柳孫協助，漸有發展，某日徐告柳孫以將赴大連，籌餉募兵，均賴此行，俟有頭緒，即拍電至登，並囑孫丹林多介紹傾向革命人士，加入同盟。是時適有日輪“龍平丸”開赴大連，徐即搭乘啟行，時1912年1月5日也。徐抵大連後，曾以函警告知府孫熙澤，並勸其加入革命，孫熙澤驚懼不安於位，乃赴濟南，一去不返。

徐鏡心離登後，孫丹林柳仲乘力謀發展，參加革命者日多，如冬防隊長陳渤俠，前防營教練官陳奇標，學生：陳命簡、陳命揚、孫尹平、姜伯銘、劉國璋等，電報生高子賓及商人辛甄甫、劉雁賓、宮立軒皆先後加入同盟會，茲舉記憶所得，實際不止此數。諸同志常在華提士藥房聚會謀舉事，孫丹林於一月十日得徐鏡心自大連來電，囑孫遄赴，孫柳乃召集諸人會議，布置起義。孫丹林與眾約定，抵大連後即拍電，得電後諸人即照計劃行事，電報用隱語：何日由連出發以韻目為記；何時登陸以趙錢孫李……為記；軍隊代以眷屬，少數曰眷，多數曰全眷。其舉義計劃：俟得孫電後即行布置，在孫登陸前，先由陳命簡、命揚弟兄夜間到城上割斷電線，電報生高子賓即監視電報局長劉祥蓀，辛少伯當夜帶人奪取天橋口砲台（在登州水城北面），陳渤俠率冬防隊偕同陳奇標、辛甄甫直赴縣署看管清知縣王蘊臣，柳仲乘則接管縣自治會，至大連義軍到登如何進攻水師營則由孫丹林擔任。孫並囑柳仲乘購置白布以備做白旗及臂章之用。孫預撰四言布告備起事

時遍貼城中以張聲勢，中有“人心思漢，天意亡胡，”等語。

十一日下午三時劉雁賓匆促告孫丹林，有日輪龍平丸由龍口開來，一小時內即開往大連，孫乃偕劉雁賓上舢板，搖近輪船，劉擅武術，一躍登輪，舢板隨波上下，孫几失足墮海，幸劉力大，以手援孫，得免墮海。凌晨輪抵大連，徐鏡心已派人到碼頭迎接，二人下船到浪速町日本御下宿，徐鏡心即寓此地。餐畢，徐電召東北綠林頭目六七人，介紹與孫劉一一握手，並取出六輪手槍每人一支。徐告孫入夜再談進行步驟，旋出門去，深夜方歸，徐告孫：“我到此不及旬日，做事不少，關於餉械已有眉目，營口連成基及山東掖縣邱丕振皆幫助款項；通過日友倉谷桑銘，由旅順購來快槍七百余支。關於起義隊伍也發展很多，此地有同盟會會員劉木鐸（藝舟），号召綠林已得數千人，此輩平素受官吏壓制，頗有反抗精神，傾向革命，不計名利，現在餉械兩者均有辦法，俟旅順之槍運到，君即可率領關東健兒，遄返登州，進攻水師營，革命成功，賴此一舉。”孫丹林與徐鏡心又議定進攻步驟，為避人耳目，防洩漏機密，決定分批偽裝赴登。于十三日孫丹林拍電致柳仲乘，電文為：“登州華提士藥房柳仲乘全眷到孫。”電文中“孫”系暗示十四日夜三時起義軍即可到登。時旅順槍械已到，徐鏡心託日友倉谷桑銘賄買日本在大連之官吏，對喬扮客商之起義軍暗中放行。十四日午後孫丹林、邱丕振、宮立軒、劉雁賓、陶子方五人搭龍平丸先行，徐鏡心率隊伍乘包租日輪十九號永田丸後行，永田丸在租用時偽言赴烟台，途中徐鏡心執手槍逼船長勒令開赴登州，此輪因事先賄買，揭關時並未留難，隊伍行李中皆藏有武器，至是眾人取出槍支，少數日人，只有俯首听命，任人指揮。孫丹林五人在龍平丸，海程迅速，蓬萊閣燈塔已遙遙在望，時夜四時也，遠望永田丸已從後趕到。天甫微明，船已靠岸，距陸地尚有一二里，水淺不能再進，五人乃登舢板，時岸上尚無動靜，操舢板者均為孫家窩舖一族，事先早有聯絡，介紹

其弟兄三人加入同盟，所以約期應接，專載五人。將近岸各出手槍，見岸上有防營兵士二人執槍盤查，五人直前，喝令繳械，尚有兵士三人在哨棚內酣睡，夢中惊醒，由邱、宮二人監視之。斯時永田丸下碇，起義軍陸續登陸，先登者不過百人，皆前驅敢死隊也。

民軍初登陸，眾欲開槍，孫恐驚動水師營，乃戒眾鎮靜曰：“隨我爬水城，看我手槍行事。”魚貫前進，步伍整齊，將近水師營，孫丹林鳴槍一响，羣槍隨之齊發，水師營統領王步青，睡中惊醒，倉猝穿其妾衣，自寢室戰慄而出，孫左手扼其臂，右手槍擬其胸，命其立即下令繳械，此時王步青之甥，倉皇自堂下過，民軍某隊長，疑其將有異動，急以手槍击之，彈穿其頰，王步青在此一震之下，乃急下令，率水師營全部投降。民軍時已大部登陸，柳仲乘等已內應起事，北門城樓已懸掛白旗，時十五日上午九時許，府縣衙門、電報局及自治會均已為民軍接收，街道中間有零星防營兵士，皆隨時繳械，街衢遍貼起義布告。全城收復，徐鏡心等皆至西門內府衙，旋召集大家議事，徐向孫丹林介紹某人為連都督成基、某人為劉外交部長藝舟，孫聞稱謂，大為詫異，稍得暇詢徐顛末，徐曰：“吾在大連開會時，劉藝舟有領袖慾，與吾意見相左，吾恐妨害革命大局，以都督一職推讓連成基，吾任總務部長，劉任外交部長，此吾不得已之苦衷，君不必多疑。吾等革命雖然成功，然餉械兩缺，君為起義首功，應盡力籌集餉械，貫徹始終，勿萌退志。吾聞毅軍宋慶家中（登州城中鐘樓北街）藏有槍械，君與宋家有葭莩之誼，應向其索取餉械。”孫丹林乃率民軍一排，逕到宋家，取出毛瑟槍六十枝、五十兩元寶二十錠，時十五日午前十二時也。

午後二時在府衙開會，議定登州軍政府組織如下：

山東軍政府都督兼總司令連成基。

軍政府總務部長徐鏡心

外交部長劉藝舟、副部長崔景山

財政部長宋慶廷(宋庆之孙, 为登州鉅富)

副部長刘雨屏(登州义丰和錢庄东家)

民政部長王蓋臣(清蓬萊知县, 光复后参加)

副部長蔣潔章(王之幕友)

司法部長柳仲乘

总秘書兼軍事參謀孙丹林

孙丹林以当时起义同人有爭权夺利趋势, 不願加入漩渦, 堅不接受委任, 只允从旁参預大計。

邱丕振日本士官学校畢業, 早年加入同盟会, 热心革命, 登州光复之役捐助軍餉最多, 家本掖县, 数世經營草帽辦出口, 为魯东大商, 因邱参加革命, 故乡产业尽为清朝沒收, 此次組織軍政府, 对邱竟無位置, 頗为快快。

当晚开大会, 議定先决問題: 一、由財政部負責筹餉, 主要来源由宋庆家及被俘之王統領步青負担。二、第二日(一月十六日, 陰历十一月廿八日)黎明, 連成基、徐鏡心率領民軍开赴黃县前線北陌与清軍作战。三、后方事宜由刘艺舟、邱丕振等留守。

一月十六日民軍开赴黃县, 邱丕振乘連徐外出, 忽自称魯軍总司令, 募兵一营, 派辛少白为統領, 駐紮鎮台衙署(在南門里)。

登州距黃县六十里, 民軍当日光复, 清方知县聞風早逃, 地方士紳推举王治薌为民政長, 張厭塵为民軍筹集粮餉, 与清軍对峙于北陌前線(黃县西六十里), 二、三日后, 清总兵叶長盛派管帶玉振率防营与民軍接触, 清軍配有大砲, 民軍仅有步槍手槍七百余枝, 相形見绌, 加以連徐不諳軍事, 民軍旋即敗退。清軍随陷黃县, 杀戮甚慘, 王治薌被害, 連徐連夜退回登州, 刘艺舟复不知去向。

連成基返登以邱丕振自立番号, 頗为齟齬, 二人不能合作, 連成基乃憤而出走烟台。邱以局势危急, 黃县清兵压境, 非請援兵不能挽

救，孙丹林主張急电南京中山先生，邱以为然，遂拍电得复，允派海陸軍来登。

先是南京临时政府已發表胡瑛为山东都督。丁惟汾为同盟会山东支部主任，胡以山东革命蹉跌，未敢冒然前往，先派杜潛为代表至烟台，联络关外革命势力如藍天蔚商震及广东十字軍郑天楚，解决烟台假独立，逮捕舞鳳艦長王傳炯及警衛軍統領虞克昌，局面稍定，胡瑛始抵烟台。胡于是組織山东軍政府：派連成基为山东陸軍总司令，徐鏡心为总务部長，姜金和(登州人)为軍务部長，王丕煦(萊陽人)为民政部長，陈命官(登州人)为秘書長，当时胡之号令不出烟台。

清兵陷黄县后，登州情形甚危，邱丕振孙丹林等曾电南京請援，中山先生遂令滬軍都督陈其美派軍，是时上海軍政府參謀長黄郛与滬軍司令刘基炎不和，陈其美乃調走刘基炎，令率一旅及炮兵一团往援登州，搭招商局輪船新銘号、新昌号、泰順号、爱仁号过烟赴登，邱丕振、孙丹林乃登輪欢迎滬軍上陆，同时軍艦海容、海琛、南琛三艦由杜錫珪率領亦到，孙丹林乃代表登州軍政府登艦犒軍，並与杜錫珪商妥，派艦进驻龙口(距黄县九十余里，距北陌三十余里，可扼清軍后路)。滬軍登陆后即开赴黄县，清兵不战而退，退守黄山館(距黄县一百二十里)，正拟乘胜西进，清帝退位，軍事行动乃告一段落。

刘基炎进驻登州后，野心頗大，深忌邱丕振(邱与刘为日本士官同学)，忽將邱軟禁月余，孙丹林亦被監視。盤踞登州，勒索地方，扩充軍隊，暗中与袁政府勾結。不久袁乃畀刘以二十一师師長之位置，刘与原来滬軍副司令方日中及团長唐之道权力冲突由来已久，至此乃暴發兵变，刘基炎額中一槍，几乎丧命。袁政府乃解散全軍，調方日中、唐之道任职北京陸軍部，刘基炎亦应山东都督周自齐之招赴济南，滬軍从此消灭。

南北和議后，山东軍政府解散，袁世凱授意周自齐，發表徐为济

東泰武臨道，徐不受牢籠，堅辭不就，后被舉為省議會副議長。民國二年中山先生到濟南，令徐鏡心赴北京活動，宋案發生，二次革命起，徐乃避居順天時報館（日本主辦），旋遭逮捕，軍事執法處處長陸建章親自訊問，嚴刑拷打，徐罵不絕口，遂被害。聞告密者為張魯泉，系山東同盟會員，叛變後曾充賄選議員。

邱丕振自被劉基炎軟禁，釋放後亦赴濟南，組織漢滿蒙回藏大同會，邱與滿族廢勳被舉為副會長，正會長為馬龍標，本會以興辦實業為名，實則邱借以掩護，暗中反袁。二次革命起，袁世凱密令山東都督靳雲鵬逮捕殺害。邱氏弟兄邱殿五、邱子厚、邱少尹四人，早歲在日本皆加入同盟會，登州之役弟兄皆與其事，掖縣私產盡為清方沒收，可稱為革命毀家紓難。邱子厚後於一九二八年響應北伐，受命組織游擊司令，其軍先至天津，後為閻錫山解散。

山東省征集地方志資料

山東來信：山東省人民委員會在本年二月成立了山東省地方志資料征集委員會，積極展開征集地方志資料的工作。

征集的範圍，包括地理、歷史、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人民反抗封建統治者的武裝起義和反抗異族侵略的鬥爭歷史，以及各地的民謠、民諺、方言、口頭文學與民俗學材料等。目前以征集山東近代革命歷史資料和革命文物為主。

現在省人民委員會已通知該省各縣市組成縣地方志資料征集組，以便廣泛深入在全省範圍內普遍進行征集。

辛亥光復榮成回憶錄

張 霽 人

編者按：辛亥武昌首義，全國響應。本文敘述光復榮成的經過，從這一回憶中，使我們知道當時在同盟會領導下的榮成革命黨人如何通過學校組織羣眾進行起義；同時也可知道當時在革命策略上的錯誤，未能及時與煙台、蓬萊革命軍取得聯繫，一致行動，以致遭到反動勢力的打擊，使革命遭到犧牲。作者是當事人之一，所記雖簡略，但均為個人親歷之事，可供研究史學者參考。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義，真是“振臂一呼，天下響應”。山東登州中學堂監督劉鑑清是同盟會員，一天夜間召集加入同盟會的同學（我學名張壽濤，已于前一年由陳蓋忱介紹加入了同盟會。）和思想進步的學生約二十餘人開一秘密會議，會議主要的目的是決定我們起義的地点和時期。當時有兩種主張：1.就在登州府城（即蓬萊縣城）起義，越快越好，所謂“迅雷不及掩耳”。理由是知府文祺（滿籍）胆小如鼠，一枚炸彈，就可以吓倒他束手就擒。2.固然知府不足畏，但府城駐有水師一營，雖然窳敗無多大戰鬥力，可是武器和人數都超過我黨數十倍，不可輕視。我們必須先覓得綫索同水師營管帶通款，教他們雖不積極協助，但也要消極不抵抗，那才敢下手，保管一舉成功。否則不可遽然冒險誤了前途大事。討論的結果，眼前苦無能與水師營通款的同志，為慎重起見，還是先加入烟台革命黨，人數增加聲勢浩大，合力進攻較易成功。

劉監督公開宣布：時局不定，提前放假。秘密給我們一封介紹

信，叫我們先到烟台毓材学堂（該学堂向来是暗地培养革命干部。我的表兄于鍾岱就在此校。）見謝一塵監督，他是同盟会山东支部领导人，王鴻一派他任烟台的負責人听他的领导。刘監督本人須把知府文祺对付好，才能离校赴烟。我們二十多人就住在毓材学堂，没有什么事，只有一个人教給我們怎样扔炸彈，怎样放槍。約陰曆十一月〔12月〕初一个夜間，有人分給我們每人一枚小炸彈，沒給槍枝，囑咐束裝待命。候了兩個多鐘头，听外边好几处槍响起来，那人就領着我們出动，叫散开把守毓材学堂四周的街道。此人听說是这个学校的監学，我們只識其面，不知其名。

当时我只是一个革命軍馬前卒，革命进行的詳情，我不知悉。只知我們的領導人事先和駐烟海軍統帶秘密接洽妥当，允許义旗一举，他們就响应。所以槍响数排，烟台即告光复。东海关道台徐世光（徐世昌之兄）預先备一小輪船載眷屬財物遁逃。革命軍到天明，即將“烟台軍政府”組織成立，行使軍政权，布告安民，令商店照常營業。署名的首長是王傳炯。

同年陰曆十一月中旬，烟台軍政府分別派人向福山、宁海（后改牟平）、海陽、文登、荣成各县进展。于鍾岱、叢荷生等負光复文登县之責。刘鑑清率領我們二十余人負光复荣成县之責。我們由烟台步行陸續到馬山寨村（由烟至此，二百四十里，距荣成县城約八九里路程。）刘鑑清家里集合。刘監督又利用素日在乡村的声望征收了毛瑟槍十余支，召集了亲友六七人，与西乡盟友曲偉崙領導的同志曲心齋、梁延年、姚小珊等七八人联系，約定于陰曆十一月中旬某日，同时分兩路进襲县城。雞鳴时先后逼近城下，鳴槍数排，約集加入的乡众五六十人揮旗呐喊。我們也齐声高呼：“开城不杀！……同胞們，开城呵！……”城里只放三四槍，后即悄無声响，相持約一小时，城門忽然开了一縫。于是我們就排队湧进，一路未遇抵抗，兵不血刃，直搗

县署,清朝的知县早已逃遁(当时藏在某紳士家)。班房吏役多数逃匿,少数年老者留署坐守。革命軍进入县署后,即时組織荣成县軍政府。刘鑑清任民政長,曲偉崙任司法科長,姜星五任軍事科長,鞠思敏任教育科長,張瑞三任秘書長,陈蓋忱任总务科長,我任教育科員。还有李鴻炳、李仁山、王曉薌等均分配在上述各科服务。

半月之間,內部布置就緒,大家非常兴奋,对于建設方面,計劃不遺余力;对于防务方面,計劃殊欠周密。以为一县政权,垂手而得;民俗朴厚,当無反側。至于本党实力薄弱,防备不严,未加估計。留用的旧吏役心怀叵測,未予注意。土豪劣紳暗地糾合莠民陰謀反抗,未能及时破获。这都是失敗的因素。陰曆十二月二十二日〔2月9日〕夜始得悉匪將攻城的紧急报告,当即把同志們从酣眠中喚醒,开一紧急會議,有人主張:我弱匪强,我寡匪众,难打硬仗,应先退避。迫不得已就退至威海租界作政治避难,暗渡烟台,作再接再厉之举。又有人主張:这种主退策略,有兩種危險:1.假使退至中途,被匪众圍攻,怕有全軍复沒的危險。2.縱使能够退到威海,而照慣例应交出武器,禁止作政治活动,豈非自暴自棄。还是坚守县城,候援兵赶到,内外夾攻,烏合之众,不难打他个落花流水。結果通过了这个策略。刘民政長慨然道:“即使不得不牺牲性命,也不能拋棄革命!我决定与城共存亡!”他态度仍如素常那样稳重。大家很緊張的分头去作防守县城的种种准备。

匪众約兩千余人,竟于同年陰曆十二月二十三日夜突然襲击南門外,匪徒众多,声势頗大;又加以留用的頑吏狡役,与匪首袁子京(原是本县的“書办”)暗通声气,約作內应,偷开南門,兩千多匪众蜂拥而进,瘋狗一般的咆哮跳躍,直奔軍府。留用的旧警,当即倒戈。府內我党不过十几枝槍,如何抵抗得过?天未明时,留在軍府的十七位同志都被匪擒。其中悍匪用粗鉄絲穿透同志們的兩手掌連系在一

起，鎖在兩小間西廂房里，不與飲食，不給鋪蓋，你一拳他一脚的肆加凌辱，甚至有在頭上潑穢水的。同志們的衣物被褥都被匪眾搶劫一空。

同月二十四日，黃昏以後，天昏地黯，匪徒將所捕軍府同志十七人連同在鄉村捕拿的剪髮辮的新知識分子三人，其中有一位是我在賓興學堂的老師李子原，有一位名張健安。共二十人，一齊槍殺於縣城西門外柳林下。烈士們高呼：“打倒滿清！革命萬歲！”乃慷慨就義。

匪的武器，最好的是幾支毛瑟槍和“抬杆”，其次是打鳥的火槍，再就是長了鏽的長杆扎槍、大刀、節鞭之類。悍匪怕槍壞不能打死，提議在各個倒臥地上的烈士們身上用扎槍或大刀亂刺亂砍，以防復活。事也真奇！其中果然有一名李慕齋的，李子原的胞弟，任某中學教員，當時應槍聲倒地，昏迷不省人事，頭上雖被扎槍扎傷七八處，但均未傷及骨。匪眾呼嘯散去後，他漸漸甦醒，慢慢的爬起來，悄悄的往西躡着腳步走。黎明時，走出距城約十七八里路，他坐在一塊山石上，忍痛把穿在手掌的鐵絲在石稜上磨斷，一氣投奔在住居威海租界內的友人家。

我因十二月二十二日夜緊急會議決定：派我到距城一百八十里的石島（榮成縣境最南端一個海港，那時駐兵也不過一連。）去調兵防守縣城，步行是二日程。廿三日行至崖頭集南，我還沒有到達目的地，城已陷落。我雖然幸免于難，而心肝痛碎矣！此役犧牲的，有我的良師劉鑑清（清廩生，高等師範畢業，登州中學堂監督。）李子原（清增生，初級師範畢業，青山賓興學堂教員。）曲偉崙（清廩生，小學教師。）……等，其餘十數人，姓名今已忘記。我家居也很危險；石島已被匪包圍，通不過去。听父兄的安排，深夜跋山（朝陽洞山）涉海的把我護送到鎮鄒島親戚家暫避。

先是，清朝山東巡撫孫寶琦曾一度宣布山東省假獨立，不久，又

宣布取消，思想頑固的人，都以为清朝又站住脚了，革命党要消灭了。于是一般反对革命的土豪劣紳就乘机以“复清”为号召，嘯聚莠民，胁迫儒民，起来“趁火打劫”。荣成县是以旧書办袁子京为首，先在荣成县城西南約二十里的蔭子芥村姚仲擣家集議：姚家原系光緒年間一个發財的知县，本人早死，只有二子姚仲擣等，这时尚未成年，不諳世事，强迫姚家捐款、供粮。匪夥即以該村为根据地，偷襲荣成县城，軍政府措手不及，援兵未到，寡不敌众，乃被攻破。

荣成城陷后，四乡的秀才、童生、土財主（地主），以及地痞、流氓等，都蠢蠢暗动，詭謀蜂起，响应袁匪。（其中十之九是帶着乘机公报私仇的因素，並非真效忠于皇帝）村村喊着“捉秃子”（頑民叫革命党是秃子）；我們真是陷于四面楚歌之中，当时不但参加革命的，凡是入过学堂念过新書，頑民叱为“洋学生”的，都有危險。隐藏我十余天的亲戚也表示不敢收留我了。不得已我只好戴着假辮子（仍是我自己剪下的头髮），繞道逃到英租界威海轄区桥头集梁荷泉家，居留三日，偕同志梁延年等到威海市內作“政治避难”。喜出望外的，在这里又会到同志李鴻炳等七、八个人，大家的精神又振奋起来。並且又得到了威海总督府中一个翻譯夏俊卿的援助，不但飲食無缺，我們还可以秘密作政治活动。秘会的地点是在一个妓女孙爱荣家（是由曾与黎元洪同艦当过炮手的李云亭的兒子介紹的）。我們写了一件《荣成事变》的报告，派了兩位同志乔裝商人乘輪到烟台（山东都督府，都督胡瑛已到任。）請兵剿匪。

1912年陰曆正月底，〔3月中〕烟台都督府派了一营軍隊，由陆地經過牟平、文登、荣成各县轄境进行剿匪清乡工作。二月上旬〔8月底〕即攻克荣成县城。都督府委任杜紫庭（山东濰县人，清秀才，曾因革命被清濰县知县捕入獄。）为荣成县民政長，留兵一連駐守县府。我們在威海避难的同志七八人，都被召回分配在县府或各区办事。

我仍任縣府教育科員，科長系張瑞三。

勦匪軍事進行得很順利，克復縣城後，一月期間，即將匪伙的根據地蔭子芥、崖頭集等處次第肅清。惟有距縣城一百二十里的南鄉（第六區），還有武器較銳，不但有毛瑟槍，還有不少的新式快槍。匪眾較悍，內有舊軍隊退伍的官兵，騷擾鄉里，數月不散。同年（1912年）陰曆四月某日，匪眾一千余人，高距峨石山頭，三面架設小炮、“抬杆”等，由西面不斷向駐有軍隊的雙榜泊村（即前軍事科長姜星五的村子，我正為公事在此村協助。）轟擊。該村駐軍不過二十余人，只有快槍、炸彈，沒有一尊炮，幸新軍胆壯術精，自清晨起應戰至日已西斜，未分勝負。因為匪眾我寡，我們只要暫時能夠阻匪前進，候援軍開到，合力猛攻，匪必潰退。所以駐軍一方面修函（我起草）派人乘舢板（小帆船）渡海到石島（水路只十餘里）請即火速多派精銳步隊兜勦。一方面利用山的東坡下松林、柞林，相隔十多步就扎一個假人，給戴上真軍帽，作為“疑兵”，真兵卻隱在土堆或墳墓後面，五六分鐘放槍一排，擋住匪眾不敢遽然下山猛撲。果然相持至日西斜時，雙方陣地仍沒有變動。這時石島的援軍開到，在山南向北進攻，匪仍頑強抵抗；直至太陽將落西山時，山的西面、北面，又開來兩支隊伍向匪伙陣地射擊助戰。原來西面這支隊伍是駐守文登縣黃村集的友軍來援助的（距峨石山二十里）；北面這支是駐守在榮成滕家集的队伍來增援的。這樣四面圍攻，匪不能支，匪的几座炮位也一個一個起了火，漸漸槍無响，人無影了。我軍繼續進行搜索檢查，匪棄尸百餘具，重傷五十餘，在澗洞中生獲十餘。我軍只有受傷者五六人。

峨石山一役勝利後，榮成縣全境匪患才完全肅清。匪首袁子京潛逃到日本租借地大連匿居。經烈士們的家屬協助訪查，經山東都督府和榮成縣府迭次向大連當局交涉，終于引渡給榮成縣府把袁匪正法，人皆稱快！這時已是1912年年末了。

辛亥关外革命始末記

李培基

編者按：作者为中央文史館館員，亲身参加辛亥革命。文中記述辛亥革命时期，东北革命运动的一些史实。从这一記述里使我們知道当时革命党人在东北利用軍隊、巡警、学校等組織革命团体进行活动的一些情况，以及革命党人和清朝政府、赵尔巽等斗争的情况。

关外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甲辰，日俄战后，長春以南（日人謬称为南滿洲）成为日本势力范围，長春以北，則仍为沙俄势力范围。东三省在此兩帝国侵略竞争压迫下，对于軍政、教育、司法、交通、实業、农林等事，不能不極力革新整理。因此关內各省人士赴关外劳作者，日見其多。以故革命党人亦多出关参与各界工作，借以掩护个人的行动，俾易于联結同志，遇事可以号召；並且当清朝末年，革命党人在內地起事失敗，則逃亡关外隱匿，繼續为革命活动。如熊成基、商震等，皆因党案逃亡日本，复至关外联結同志，密为革命工作。有办教育者，有投効新軍者，亦有在各衙署工作者，其目的，在能得到有思想、有实力的多数同志，从事于革命。商震字起予，家于保定，考入速成学堂，以煽动革命被开除学籍，遂逃亡至关外。后同陈幹（明侯）在辽陽办一学堂名振远，其学生多有革命的思想。熊成基字味根，在安徽新軍任管帶，光緒三十四年十月間，乘太湖秋操，在安庆起义，不幸失敗，亡命日本，变姓名为張建勳，潛至关外为革命活动。曾与各党人集議，密謀在蜂蜜山从事于开垦，以

便存粮購械，並联結新旧軍人及馬胡子伺机起义。宣統元年，因与同党数人赴吉林商办事務，住居臧冠三家，时有俄人在哈尔滨，要購買熊所藏日本參謀部对俄作战計劃圖，此熊在日本所得者，議价未妥，同来党人皆回蜂蜜山，独熊暫留以待出售，遂被官府偵知逮捕。党人商震等聞訊，密謀劫獄救熊，風声緊張，官府恐惧，吉撫陈昭常，急电清廷，請就地正法以安人心。熊遂就义于吉林省城。当时同党中人，疑臧冠三卖友，多不諒解，甚有倡义謀杀冠三为熊报仇者，此为关外革命第一次之失敗。

熊死后，官府查緝余党甚严，革命同志不得不停止其積極的活动，乃众議分散，各以性能所宜，投入学堂、軍隊、警察，尤其是有軍事性質的学堂，必須設法参加。于是商震投考入二十鎮随营学堂，余适由湖北逃至奉天，亦投入第二混成协为学兵，入伍未久，即与商震、程起陆、李斡等同入东三省講武堂。入堂后編入前队，队官为彭家珍（字席儒四川人，辛亥革命軍兴，于北京炸死良弼殉国），本为革命同志，曾与余等密談，謂革命必須有实力，若得实力，非联結軍隊多数同志，不能見諸实行，此講武堂学兵队，正好給吾人进行的机会。可知其思想之急进。在講武堂畢業为宣統二年秋，余同商震、程起陆复考入东三省陸軍測繪学堂。因測繪学堂本期招生，先由軍隊中学兵考取，当时革命党中，得到此項消息，以为革命进行，必須有人联結此軍隊中优秀的青年，故余同起予、之屏复考入陸軍測繪学堂。次年辛亥（1911年清宣統三年）武昌新軍起义，各省急謀响应，关外革命党人，如商震、張根仁、錢拯爰、刘艺舟、張榕、田又横、宁武、朱霽青、吳景濂、齐星晨、刘若非、程起陆、刘純一、楊麟、柳大年、刘桐阶、王兴文、孙祥夫、王子衡、石磊、徐鏡心、孙寿仁等百余人，各分头秘密集会，共謀起义，促动关外三省独立。惟無軍隊实力，不能即时發动，且無实际的組織，难以策画进行，遂决定由軍人革命党或与新旧軍隊素有关系的同

志，聯合軍隊、警察首先起義響應革命軍。並立即成立奉天同盟急進會，共舉張榕為會長，即由會議決定，分派同志，赴各縣鼓動人民革命，在本地方可以隨時起義。又在奉天軍隊中，另有一連絡會，時常秘密集議，促動軍隊反正。此時東三省新軍，高級將領有革命思想者，為第六鎮統制吳祿貞（毅卿）、第二混成協協統藍天蔚（秀豪）、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敬輿）。吳部原駐吉林延吉一帶，武漢起義奉調入關，駐紮石家莊，擬與山西新軍聯合起義，未及實行，為袁世凱嗾使其本軍騎兵隊官馬凱刺殺。藍部駐奉天省城北大營，尚無調動。張部原駐奉天新民府，入關參與永平秋操，因武昌起義，留駐灤州。在此情況中，欲由軍隊發動起義，除藍部外，其他軍隊實難與其同謀，故軍人連絡會主張，第二混成協同第二十鎮，連合響應革命軍在沈陽獨立，擬由商震赴灤州接洽進行。此時張紹曾突然來一電報，約商震到灤州一談，於是遂決定由商震與第二混成協參謀李德瑚，即赴灤州。並由奉天時報館聯名具函，代表同盟會及地方同志與張密談，要其實行三項策略：一、由張率所部經冀東直攻北京；二、進佔天津附近與吳軍聯合宣布直隸省獨立；三、以上二事如不能實行，即速回軍沈陽與藍部聯合共同獨立，以響應民軍。在當時情勢，張無此革命勇氣，仍欲保留君主，並無即時起義的意志。其後張宣布十九信條，被清廷免職，乃由王金銘（臨時大都督）、施從云（臨時總司令）、郭鳳山（總參謀長）、白雅雨等通電宣布獨立。旋即失敗，鳳山逃出，王等遇難（皆被王懷慶屠殺），此即所謂灤州起義。商、李未得結果，遂回沈陽，此時關外革命實力，除藍部別無可恃之軍隊。同盟急進會乃密議分派同志赴奉天、吉林各縣，積極策動地方起義，以張聲勢。遂由商震、程起陸（之屏）、徐鏡心等赴遼陽，孫祥夫、楊大實等到開原，石磊、張壽仁等到昌圖，劉桐階（大同）、楊麟（子厚）、趙元壽等往長白吉林，張根仁、柳大年等往錦西北鎮，尚有多數同志分赴各縣，聯合地方革命人

士，首先發動，促成各县独立。奉天省城，則由民意各团体及軍警成立保安会，並使藍部参加，借維持治安的名义，以便准备独立。此項密議計劃決定后，当即由諮議局革命同志建議，在省城成立保安会，維持治安。商、程等因即赴辽陽，起予密謂余言：“奉天独立能否成功，必須由第二混成协發動，协統藍秀豪革命意志甚坚决，其部下各标营是否皆明大义，頗成問題，吾同之屏决計先到辽陽，与尹希五、邵子峰及地方同志計議，必能發動起义。惟省城若不能独立，則辽陽交通便利，恐难持久。”余答曰：“你所說甚是，吾前在第二协，时与各同志密談，知道第三标标統聶汝清为聶士成之姪，因乃叔勳功，由行伍提升标統，其人头脑甚为頑固，絕無革命的意識，我想暫留学堂与第二协革命同志，聯絡聶的亲信相机鼓动，或可得其贊成。又学堂中同学数百人，大部分皆受过軍事訓練，若能借口自衛，要求發給槍彈，再由同学数人鼓动学潮，率領各班学生离校，逕赴辽陽，以备編組民軍，此为吾人革命事業的企圖，是否能以成功，則不必顧慮。”起予甚为贊成，遂即同之屏等秘密赴辽陽住在郭家店內。店主人郭仪亭为旧日相識，借其掩护，召集同志数十人，並有著名帮首尹希五、金化山，令其分帶民軍，号召地方团队，且得到当地軍警同意，預备定期起义。正在積極进行中，突于夜間由省城开到軍隊数营，將郭家店包圍。此时住在店內同志数十人，起而抵抗，發生激烈战斗，相持至天明，店房起火遂突圍出走，死亡十余人。其中有陸軍小学堂学生数人，实在使人慘痛。此次失敗未久，徐鏡心复結合人民数百人，在辽陽县境立山屯起义，亦被省軍击散，此为关外革命第二次之失敗。

商震等在辽陽失敗后，潛回沈陽，与各同志密議于南滿車站日本旅社中，决計关外革命实现，必須由軍隊警察發動，在省城独立，而最要者，則多联合軍人方能有效。乃由余与張貫之，往見講武堂監督崇恭，詢其对于联合軍隊中講武堂畢業学生，意見如何。盖因崇为日本

士官畢業，在关外新旧軍隊中頗有聲譽，且又為旗人，如其不極端反對，則能與革命運動有利。余同貫之以學生身份見崇，語及武昌起義後，革命黨在关外各地甚為活躍，奉天省城人心思動，先生應聯合講武堂畢業學生，響應革命軍，為政治的改革，可使关外三省不受兵災流血的慘禍，而地方得以安定，于國家人民功德甚為偉大，先生想早已見到此事，如果能作，學生很愿効力。彼笑云：“我們有師生的關係，可以說心腹話，吾雖為旗人，並不守舊，政治改革絕對贊成。不過关外与关內各省情形不同，一舉一動須顧慮日本外交，現在日本業經兩個師團下動員令，其先遣部隊已开到旅順、大連附近，若奉天省城一有變動，日本必借口保護僑民實行軍事佔領。吾人革命未成，而关外三省先亡于日本，不但無有功德，恐即成為國家的罪人，此實在不可不慎重其事。請你們轉告各同學，革命行動要顧慮到日本外交。”彼言至此，余等遂告辭，復由革命急進會与辜天保及蔡參謀密議，由第二混成協，以保安會維持治安的名義，派兵進入城內，佔据重要衙署。更由諮議局及地方團體，推舉大都督，宣布獨立，並定于即日晚間實行（其日期為陰曆二十八、九日或十月初一日記憶不確）。藍協統乃命令其軍隊，謂奉命開撥入关，于本日下午準備完畢，候令出動赴車站上車。而其意旨，欲借此發動，使大部兵力經過省城內，分守各處，佔据總督衙門及庫房。其餘兵力，則進至西关与城內連接，以資防守。第二協有步兵三四兩標、騎炮兵各一營，第三標標統聶汝清，出身行伍，素無革命的思想，又与藍協統情感不合，接令後詢知其中實在情形，遂即潛到總督衙門，見總督趙爾巽告密。趙急令軍事督練處總參議官蔣百里告藍，謂事情已經失敗，業令聶標統代理協統，請藍即乘車赴大連，離開沈陽，以免省城發生軍事慘禍。藍知大事已去，当即偕同親信數人，乘南滿車离沈陽，經大連赴上海。軍隊中得知藍協統离职的信息，情勢突然緊張，時在晚間，各標營皆已戒嚴，禁人出入，于

是三标四标各营，互相防备，如临大敌。盖因军队中官兵同志于革命者，欲乘时机有所举动，使聶不能就任协统，以便再行起义，因此情况为之不安。先是聶汝清告密时，赵督知新兵不可恃，乃急电巡防統領張作霖，令其帶所部騎兵，星夜进省，任保安司令，維持省城治安。时張駐防省西郑家屯，接电后即行出發，其駐防地距省城数百里，一日夜到达城内。当即派兵防守城門及各要地，並宣布戒严，逮捕党人，省城頓現混乱状态。張榕、田又横等十余人，被捕后即遭殘杀。張根仁、柳大年，在錦西被捕入獄。錢拯爰（来苏）原赴錦县运动馮麟閣起义，不久亦被馮拘捕。孙祥夫、刘桐阶、孙寿仁、徐定甫等，在昌圖开原起义，皆遭失敗，風声傳动，人心惶惑。于是革命党人，多离开省城，到大連另謀策动各县起义的方法。是时戴天仇、詹大悲、方剛、張璧、邵子峰等亦到大連与各同志計議，遂决定組織革命民軍，乃与烟台联合，並先在烟台起义。因大連距烟台仅一夜海程，交通便利，兩地連絡甚为容易，故一致促动烟台独立。由連成基（紹先）編練魯軍，杜扶东为临时都督，在关外革命同志，共举商震为关外民軍总司令。編練关外民軍正在进行时，南京革命政府已任命藍天蔚为关外民軍大都督，帶海圻、海容、海筹、南琛四軍艦北伐（藍自奉天失敗后旅居上海，憤懣以手槍自戕，至是伤愈）；同时任命胡瑛（經武）为烟台都督；並派滬軍总司令李燮和，帶滬軍至烟台，进取山东。是时关外民軍，在庄河厅（屬奉天）及烟台兩地，招練的部队已經就緒，以邵子峰、顧人宜（原为庄河民团首領）为师長，尹希五、鮑化南、閻百齡（此其別号名字記不确）、顧人邦为旅長。关外民軍总司令部成立于大連，暫設在佐渡汀，以培基为总部參謀長，張璧（玉衡）为前敌軍事參謀長，总部与师旅团的編制，略具規模。藍都督已帶軍艦北来，先到烟台，与关外民軍議定进軍計劃，令駐在烟台的关外民軍，及上海商团兩营乘輪船，由兵艦护送至辽东半島，在尖山口登陸（在尖山之东为不冻海

口),与当地民軍(庄河厅民团改編者)会合,进攻辽陽。于辛亥十一月二十六日(日期不确)夜間到达尖山口外,距岸尚有二里水程,遂令官兵乘舢舨船登陆,海岸上为一荒凉平地,三、四里內無有居民,黑夜搬船至岸,很为困难,幸事前与地方人民取得連絡,于岸上备一灯火,用作目标,未經防軍發覺即全部登陆,且与顧人宜部取得連絡后,即向庄河厅前进。是时清朝总督赵尔巽派統領李蓬瀛以重兵守瓦房店,被我軍击潰,李及其营長楊沛、田保荣等皆被俘,遂进佔庄河厅。赵督更派大軍增援,希圖恢复,激战数日未能得利,乃退取守势,遂成对峙状态。至十二月二十四日〔1912年2月11日〕,清室宣告退位,成立共和国,对方派員商議,將俘获李楊等釋放,民軍則以开釋被押之革命党人为条件,于是战事遂即停止,关外民軍都督府及关外民軍,奉令开駐烟台。盖烟台于独立后,並进取附近各县,乃北方惟一之革命軍区,故政府电令移駐烟台。奉令后,余同商总司令赴庄河,撤退軍隊,另由方剛、徐于(子俊)僱輪船赴尖山口,运输各部队,先至烟台北海島整編。到烟后都督府裁撤,軍隊統归总司令部,以張璧任参議長,余任副官長兼高級参謀,全軍名为兩师,实不过三旅,后經兩次改編为一混成旅,仍归关外民軍司令部統轄。总司令商震兼旅長,軍隊經数次整編,可称民軍精旅。袁世凱既就任临时大总统,蓄謀不軌,对于北方民軍異常歧視,裁撤烟台都督府,改設軍事整理事务府,派其亲信曲同丰为事务府办事長官,名为整理軍隊,实则监督裁減,故至民国二年春季,关外民軍及魯軍先后遣散。

辛亥以后湘西大事記

田 名 瑜

編者按：作者系中央文史館館員，敘述虽較簡略，但所記均為個人見聞。可以使我們看出湘西自辛亥革命以來，如政權的更替、軍閥混戰等事件的簡單輪廓，可供史學研究者參考。

緒論 湘西自辛亥革命以來，事變亦可謂至繁伙了；今由追憶所及，揭其重大而要的，逐一直述。其瑣細不關弘旨一概不論，然亦不無挂漏之處。當時軍事上負責的人，亦就事撮其大凡，不作論斷，蓋不欲以一人意見為是非。

湘西在過去反动政府時代，飽受軍閥壓制，人民反轉呻吟于顛連困苦之中，往往起而反抗，所謂“匪”者，固有真匪，然亦包括人民反抗事件在內，今沿用舊文，未加辨正。湘西大事記，不過略陳梗概，以供參考。

辛亥革命時湘西之反正 湘西上游駐有最高的武官，為鎮筵總鎮、永綏總鎮兩員。文官為辰沅永靖兵備道一員。而永綏總鎮駐永綏縣。鎮筵總鎮、辰沅永靖兵備道同城，駐于鳳凰縣。當湖南長沙反正，風聲傳播，湘西各縣人心搖動，地方文武官員皆惴惴不安，未知所為。各縣的視線都集中于鳳凰鎮道兩個身上，看如何行動。鳳凰鄉下的老百姓受在城智識分子鼓動，一時紛然揭竿起來，集合數千人，由唐力臣帶領，攻城不克，死傷數十。鎮道以民氣甚強，大勢緊迫，難以壓制，遂懸白旗，宣佈反正。永綏總鎮為人民攻擊身死，于是各縣相繼皆已反正。

長沙反正方在醞釀的時候，湖南巡撫余誠格，調鎮筵兵千人，火速赴長沙鎮壓。由中衡府黎讓梨率帶前行，行至常德聞長沙已反正，巡撫逃走，提督黃忠浩被殺，遂由常德折回沅陵。黎讓梨以大事已去，鎮筵總鎮又經反正，無所與歸，乃自解去統領職務，由第一營營官代領。舟行至清浪，為周瓚嗾人截住，解于常德，巡按龍硯仙，使其降順，不降，遂殺之。

周瓚與戴斗垣，由湖北都督府派回湘西，運動反正。適抵沅陵，以黎讓梨已行，乃自以統領名義，召集前黎讓梨所帶之四營部隊。因鎮筵總鎮系周瓚之父，各營久為部屬，故均聽從。

湖南都督焦達峯，派楊任為湘西宣撫使，行至常德為駐常水師統領楊觀光切殺。

辰沅永靖兵備道朱益濬，自將印交于鎮筵總鎮周瑞龍，同眷屬回江西原籍。

周瓚奉湖南都督府派為永綏鎮總鎮，將所駐沅陵四營部隊，交還鎮筵。

田應詔由江寧獨立旅長解職，奉湖南都督府派為鎮筵總鎮，于是周瑞龍交卸回籍。

辰沅永靖兵備道由鳳凰移設沅陵，撤去兵備二字。鳳凰另設湘西屯務處，節制屯兵，總司屯田倉廩各事。

北軍开到湘西 袁世凱稱帝改元洪憲，蔡鍔密至雲南，倡義反對，四川貴州二省，首先響應。袁命北軍兩師，開入湘西，大部駐辰谿。前隊進至洪江；又一部進至北河王村羅衣溪；一部進至麻陽。貴州軍隊，開下堵截，一到芷江，一到溁頭司，與北軍相拒。

乾城起義 向英生奉湖南督軍湯薌銘命令，來湘西密探情形，到了鳳凰，向英生即變計，說湘西鎮守使田應詔起義，反對帝制。而田應詔以北軍近逼咫尺，不敢動。向英生暗約同志，運動鄉村農民數百

人，往攻乾城。乾城协台高恢五率兵相击，农民不敌散走，向英生独奔貴州銅仁。

張学济密到鳳凰，与屯务处商量反对帝制的事。既張学济到銅仁，会合向英生，以屯务处兵，由鳳凰出發至乾城，即宣佈独立。張学济自称护国軍总司令，向英生为前敌指揮，兼古丈县知事，以拒北軍。

向英生督率所部，向罗衣溪进發与北軍战斗。未几，北軍自撤，向沅陵方面退尽。沅陵道尹，自行离职。張学济由乾城督部赴沅陵，自署道尹。上游各县，皆秉承委署。

护法軍起 曹錕率兵进入北京，解散国会。广东設临时政府，孙中山先生为大元帅，維持国会，兴起护法軍。沅陵道尹張学济，率兵东下至常德，派兵至湖北沙市，会同駐沙市之旅長黎天才，合拒北軍吳光新。

湘西鎮守使田应詔，亦率軍隊四团，进駐常德。时常澧鎮守使王正雅，不与护法軍合作。田应詔欲將驅除，攻取临澧，王正雅結合北軍反攻。

北軍吳佩孚进至長沙，馮玉祥进至常德，田应詔、張学济兩部退守沅陵。田应詔、張学济在沅陵組織軍民兩政，田为軍政長，張为民政長。又組織五軍，田应詔兼第一軍，張学济兼第二軍，胡瑛为第三軍，謝重光为第四軍，林伯軒为第五軍，均受广东方面的孙大元帅节制。五軍的餉款，由加征各县田賦並就原有釐局增稅或添設釐卡，抽收稅款。

張学济發行湘西紙幣，不能行远。並鑄銅元，以銅板砂多，不久，与紙幣同廢。

周則范帶湖南守备队二团，駐洪江、溆浦一帶，与沅陵五軍不諧，未几，为其团長廖湘云謀杀。周則范的团長蔡鉅猷，遂与廖湘云冲击，廖走，蔡即接管守备队，仍駐洪江、溆浦一帶。

黔軍盧燾一旅开到沅陵，协助防守。第四軍謝重光兼署永綏总鎮，茶洞协台宋海濤，以其倨躁無礼，帶兵冲总鎮署，謝走避，宋惧謝率兵来打，亦自离开茶洞。黔軍盧燾开回貴州，沅陵的五軍亦各解体，田应詔所兼的第一軍总司令职，命陈渠珍接充，陈由麻陽进驻沅陵。

湘西鎮守使、永綏总鎮、辰沅道尹三員，于無形中廢除。

湖南省府將陈渠珍改編为湘西巡防軍統領，湘西屯务軍，亦归其节制。

湘西匪乱 湘西三大流域，即辰河、北河、澧水，当时“匪”势最重的还是北河，並澧水的庸桑二县，故省府令陈渠珍进驻保靖剿办。时溆浦、黔陽一带，“匪”風亦起，省令唐生智、賀耀組二人帶兵往剿。又令賀耀組平大庸、桑植的“匪”，后以庸桑二县，均划归陈渠珍的清剿范围。

陈汉章、李宝臣伙同为“匪”拖队，往来芷、黔、溆等地，最为强大，后由賀耀組招編。省令陈汉章为游击司令，駐洪江担负芷、晃、黔、会、溆各县的清剿任务。

楊永清在芷、晃一带的哥老会中亦極有名，党羽甚多，后亦經賀耀組將其編收。

麻陽龙之祥，永順田义卿、田少清、向子云，龙山师兴州，大庸吳雪洲、曾雄、李及雨等，或数百人，或千余人不等，各霸一方，自称雄長。軍隊無法对付，惟有招撫，越招越多，然此犹系第一批的。尚有二批三批，以至四五批，出来的更多更雄，其他零星小股，不計其数。

溁头司軍变 黔軍一連，駐溁头司，忽然变起，向麻陽县城进發。适駐麻陽的軍隊很少，开出防堵，竟不能拒，麻陽城为所佔据。后又自动退轉溁头司去。

麻陽軍变 巡防軍營長田寿卿，駐麻陽溪口，不知何故，自称自

衛軍總司令，約集芷麻“匪隊”，向麻陽縣城攻打。當時駐城指揮戴斗垣，派兵堵擊，將田壽卿擊斃，“匪隊”皆散。

王正雅之死 常澧鎮守使王正雅，與其副使卿衡意見不合。后王正雅解職，回慈利，中途被卿衡的團長擊死。乃王的長子王春初，為父報仇，帶人將卿驅除，佔守澧城，省府派兵到，王春初出走。

陳渠珍之設施 永龍、桑保各縣的大股“匪”，均經陳渠珍招編，然其小股常常竊發，不能盡行安靖。于各縣設局抽稅，以作軍餉。設修理廠，修造槍彈；又創辦十縣聯合中學一所、經武學校一所，但不久停辦；又修鑿鳳凰縣老河口水道，工亦未竣，不能行船。原鳳凰水道，出口乾城縣河溪，前清辰沅永靖兵備道楊翰，曾開濬一次，因水源短小，灘石甚多，無船行駛。故商貨純由麻陽船至石羊哨登陸，担負以達于鳳凰。又設十縣聯團一所，系諮詢機關，十縣若發生事端，由聯團具報，或商量解決辦法。

湖南省政府將陳渠珍改為新編第十師師長，對其不過是用一種羈縻的政策。沅酉兩流域的十縣軍政事務，皆由陳渠珍自由主理，軍餉亦無問其有無，行政上系統，表面雖歸省府，然非得陳的同意，亦有阻礙。

陳漢章之死 陳漢章亦為省府改編為師長，仍駐洪江，負芷、晃、溆、靖各縣治安的責任。后為其第二團團長李寶臣派人刺傷斃命。其第一團陳萼，帶兵與李寶臣攻打，省府亦派兵協助，都未能下。黔軍王家烈開來同擊，始將李部迫走。

李寶臣暗與陳渠珍結合，將部隊讓開，退出芷江縣城，企圖保存實力。

王家烈進駐洪江 黔軍王家烈進駐洪江，洪江為湘西上游第一個大商埠，征收稅務極大。王家烈亦與陳渠珍聯結願分稅款。后王家烈由洪江開回貴州，接理貴州省主席的事，不知何故與陳渠珍發生

意見，以兵戎相見。互相攻击数月，湖南省府对陈亦無法制止，直至兩方俱已力疲乃罢。

川軍之假道 熊克武率川軍四师，抵駐常德后，折由澧县、大庸、永順至保靖。陈渠珍派兵堵拒，遂發生战事。陈部节节退移，在永綏衛城大战一次，陈部陈斗南一营，坚守乾城，熊部力攻数次不下，乾城三炮台大战三次，鳳凰城放棄，川軍乃陸續开过，取道麻陽、芷江、黔陽、洪江一帶，經广西边界而入广东。

田义卿佔据永綏县城 初田义卿为陈渠珍部統帶，張子青为指揮，同駐沅陵，兩人因爭購机枪的事，發生意見。田义卿預設伏兵，將張子青击斃。陈渠珍派兵进剿，田义卿拖走。此次因川軍过境，乘势佔据永綏县城。时陈渠珍离开軍隊，自己居于老河口，由田应詔派兵往打，未下。田应詔仍要陈渠珍統率軍隊，自行下省。

叶开鑫为湘西督办 叶开鑫为湘西督办，駐紮沅陵，令田义卿由永綏下沅陵商量軍事，叶設計將田义卿槍斃，所有原十县防地，仍由陈渠珍管轄。

陆荣廷反袁内幕

广西省文史
研究館館員 李墨馨

袁世凱帝制运动时，南則寄心腹于龙济光，亦藏餌陆荣廷，而不甚見重，龙因此而驕，陆因此而妒。时云南革命党陰使人說陆曰：“从来才能盖世者，可以为帝，鄙見以为袁有才能，而我陆督亦有才能，袁可帝，而我陆督亦可帝，何必定要推袁为帝乎！”陆曰：“吾正如此想，袁某何功，值得吾人拥戴乎！”陆尝曰：“吾打仗如吃家常飯。”于是陆决反袁。迨龙觀光进兵云南，陆即發兵襲其后，包圍龙元帅府，逼之機械退兵，而其后討袁軍克胜，此实一巨大助力。

护国史稿

由 云 龙

編者按： 1915 至 1916 年的护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由云龙先生曾参加云南护国运动，所著《护国史稿》，对于当时外交财政等方面情况記述較詳，收录了一些从未發表过的文电，可补过去記載，如中华新报社編《护国軍紀事》、梁啟超編《盾鼻集》等書的不足；为研究护国运动史的有价值的参考資料。本文写于解放前，1950 年曾由昆明啓文印刷所排印，但發行不广，現經著者略加增刪並附小注数則，發表于此。原書另附列傳十五篇，簡記唐繼堯等十五人的事略，今次未刊出。

前 言

历史的創造与發展，都是羣众活动的結果。毛主席說：“紅軍虽小却有强大的战斗力”，这是因为有千百万的羣众，首先是农民，做我們的后援。云南“护国軍”一役，也有这样的情形。云南虽处偏僻边疆，人民見义勇为，以往的历史，鑿鑿可征。如辛亥之役，河口之役，都表現出人民羣众的力量，虽是好义性成，也是被封建殖民政策压迫掠夺，憤極而起的（彼时文武官更多系旗人，掌握云南財权，尽量剝削，英法又正侵略緬甸越南，駸駸及滇）。护国一役，也不在例外。

大汉奸袁世凱既以告密譚嗣同（嗣同密与袁商，以兵圍頤和园，袁伪应之，夤夜告密于那拉后），取得侍郎头衔，統領武衛軍的特权（后遂代荣祿統領全軍）。辛亥秋，义师佔了武昌，袁奉伪命，率清軍南

下，攻打义师，以兩面派的手法，在北則胁迫孤兒寡母，要挾她們投降，在南則索取大总统厚酬，以为附义的第一条件。彼时中山先生及义师各首長，以为数千年的君主專制既倒，滿人多年的統治既解除，不妨暂时息事宁人，以作后圖，答应了他的要求。要他到南京就职，他推諉不肯来，只是在北方佈置党羽，野心勃勃，一以为义师是排滿，他是汉人，很可投机取利；二则为帝国主义者作走狗，卖国求荣，与日本訂立廿一条件，对英則許以种种权利（如大借款，以全国鹽稅关稅作抵押，致使外人来管理我們的財政等等詳正文），求日英兩國支援他做皇帝。日本方面則派其著名特务有賀長雄到中国，極力鼓吹帝制，鼓吹袁世凱最合做中国的皇帝。英国方面，則由駐华公使朱邇典向各方接洽贊助。袁世凱以为外人已联络好，国内則佈置了四川的陈宦、江苏的馮国璋、广东的龙济光，以及江西、河南、安徽、湖南的李純、赵倜、倪嗣冲、湯壽潛等等都是袁的一党，只是云南有些不放心的，派了腹心人唐宝潮、何佩文假接洽某事为名，来滇秘密坐探（旋被拘禁，袁死后始釋放）。又命伪統率办事处唐在礼时时与滇通电话，探虛实，防备得很紧密，云南亦相机应付。

袁对云南虽然有点不放心，究竟是边防穷省，終未重視，滿心滿意，以为皇帝是一定做成了，伪洪宪的皇曆，也發佈出来了，朝服祭服都已制定了，皇后皇妃皇子皇孙，都改換了新的称呼，皇太子袁克定，皇次子袁克文，三子克良，以至皇十五子克和，都做清朝的体制，刻了印章，滿以为爆竹一声，除了旧岁，洪宪元年元旦，袁皇帝便登基即位，沒有問題。

对于云南，頗稍示“优待”，撥款給械，以为籠絡，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云南人民也知道袁的用意，可是好义之心，爱国之念，勃不可遏，先期派一梯团兩支队（梯团等于旅，支队等于团，刘云峰任梯团长，邓泰中、楊蔭任支队长）出發昭通，得密令便向叙府进攻，十二月

廿一日，佔領叙府。“护国軍”是十二月廿五日才正式發出通电（即“有电”），限袁廿四小时答复，要他取消帝制，恢复共和民国。这都是鉄的事实，外間不了解实际情况，很多怀疑云南不坚决倒袁的，不下决心何以早就派兵出川呢？因为要騙取袁的餉械，不得不暂时和唐在礼虛与委蛇（这是事实应当如此的，那时是以办一模范团为名，已委叶荃充模范第四团团長），一面出兵，一面派人託詞慰問蔡鍔疾病，接护来滇，又接迂民党首領李烈鈞、熊克武等名人傑士到滇共同策划。彼时袁的势力，佈滿全国，好容易把袁推倒，所以要准备一場大規模長时期的战争，組为三个軍，分向四川、湖南、广西进攻。

云南这样穷的省份，清朝时設置一鎮軍隊（等于一师）还是左支右絀的（原有湖北四川的协餉，早就迁延推諉不实行了），这样龐大的出兵，如何供应得上。人口呢？全省不过一千三百万人，昆明市不过三万多人，然而人民都踊躍从軍，踊躍輸將，一致的拥护义师，因此鍼对袁氏卖国盜国的醜惡行为，定名为“护国軍”。当校場誓师的那一天，昆明全体人民，不約而同，結队成羣，在街上游行，高呼打倒“卖国賊袁世凱”拥护“共和民国”的口号，呼声动地，經久不息。記得首長將領們誓师回来，在休息时坐定，互相劝勉的說，前几日邀集人民代表們講話，他們都一口同声，贊成拥护，沒有些微畏难退縮的心，本来是一件关系国家存亡身家性命的大事；今天誓师回来，在街上看見羣众憤慨的呼声、壯盛的气象，覺得我們这一举是值得的，是应当做的。前几天我們的思想斗争，睡不着觉，今天回来，反覺心安理得暢快得很。

說到筹款，除了截留鹽稅关稅而外，不得不在富滇銀行收点自由的捐款。人民繳納捐款的，爭先恐后，早晨一开門，就拥挤的来交，至晚不止。妇女們把簪环首飾拿来抵交的很多，都是自动自願並沒有勉强叫他們出錢，这也是妇女界好义心的表現（那时虽也有华侨助餉的話，但緩不及急，不过借来做幌子，沒有得到多少补助）。出兵以

后前綫催糧甚急，只好把教育停办三个月，其他敬节堂养济院都停了，抽湊餉銀，接济前方，学生教职員及老少人民，毫無怨言，大家都忍痛急公。前綫的將士听到直感激得流淚說：我們要是不尽力拼命，爭取胜利，何以對我們全省的父老兄弟姐妹。所以納溪藍田坝之战，無不一以当十，勇气百倍。敌人的增援队伍，虽自湖南源源开来，認為不能取胜，徒自牺牲性命，因有出而調解停战之举。

这次領導的都是有才干主义正当的人，是从羣众的利益出發的，如蔡鍔、唐繼堯、李烈鈞、熊克武、戴戡、邓泰中等，都是民党有名的人士。就中要特別提一提的，是朱德总司令，那时是当旅長（初当支隊長，后当混成旅長），出川义师，他是身在行間，在四川打了些苦战，但是比較起他率領紅軍在二万五千里長征，及在江西陝北各省的努力，就不免泰山之于丘垤，江海之于細流了。可是护国的事，也是历史發展的一段过程，也是近代史上的一个环节，是辛亥革命后具有进步意义的一件大事。

真也天幸，“护国軍”在四川、湖南、广西苦战了四五个月，虽也有貴州的直接援助，广西的及时响应，声势是一天比一天壯大，可也圖穷匕首見，漸漸有点难以支持。因为敌军餉彈充足，北洋的精兵勁旅曹錕、張敬堯、李長泰等軍，不断的由湖南增援上来，我們有限的部队和餉銀子彈，罗掘俱穷，全靠人民羣众的支援，士兵的奋斗。正在十分緊張的时候，袁世凱一病嗚呼，皇帝迷夢的全局就崩潰了，黎元洪的总統又上台了。

天幸的話，本說不通，其真正的因素，还是实力胜不过正义，个人胜不过大家。“护国軍”所到之处，人民簞食壺漿的欢迎，說：你們為我們“民主共和”而战，我們应当帮助；袁世凱卖国盜国，还能容他嗎？“千夫所指，無病而死”。兼之四川伪督軍陈二庵看見情况如此，听到輿論是如此，知难而退，卅六計就溜之大吉，他是袁氏最倚靠的臺柱，

听见他跑了，急得吐了几口鲜血不久就死了，这才是袁氏败亡的真正因素，也是护国军取得最后胜利的因素。

那时候我本人呢，是和已故的任可澄先生分任秘书的职务，对外的电报，多半是可澄先生的手笔；其文件信稿，及对内的文电、后方的应付，是我主办的。因那时袁的死党杨体元由西昌会理侵入，西康的陈遐龄由永胜边境侵入，龙觐光率领黄樾、李文富、龙体乾等，由开广侵入，並陷据了蒙自箇旧建水寢及内地，情势相当严重，请兵请餉的鸡毛文書如雪片的飞来，竭澤而漁，無米而炊，我們几夜沒睡的应付，但这篇稿里沒有一一詳述，不但是避免我表露自己，而且是史家刪繁就簡避輕就重的常例，这是我区区的内心，要在此說明的。

这一段史实，虽是發生在西南的边省，却也振动全国，影响国际，有关全部历史的发展，是近代史上的一部份，小小的过板，似乎不應該忘記。事过境迁，相去不过四十年，現在已經沒有人知道了，就是略为知道点的，也不免言人人殊，算不得信史，再过几年，書籍档卷，全部遺失，在世的人，都死亡了，所謂文献無征，从何追記这一段故事呢？云南無數人民牺牲了性命，以血汗换来的事蹟，連一点代价都沒有了，所以我把它写出来，軍事进行叙述或有漏略或不詳备之处（如姓名、部队、地址之类），則因档卷已遭回祿，無从查考，仅据庾恩賜、李根源諸君所述及自身所躬历者参酌述之，未能十分詳密，閱者諒之。附录函稿，有私集（如梁啟超《盾鼻集》）、官書所未載者，或因原稿遺失，或系当时有所忌諱，茲已事过境迁，並为录之，以供研究史事者之参考。可惜是在解放前写了印存的，与現在的尺度，有些不合，执笔的人，年近八旬，精力大差，不能把原稿完全改成白話，是最为抱歉的。至于内容疏漏处容或不免，但大綱节目，都已叙出，而且是据实，沒有虛妄，是差堪自信的。

一九五五年七月一日云南姚安由云龙夔举甫識。

一 籌安會之組設

護國一役，內則云南之種種籌畫，謀定而後動；外則各省及國際環境湊泊一時，皆于茲役有直接間接之影響。故內之籌劃周密，則唐繼堯之主持策動也；外之觀察詳審，則蔡鍔與其師梁啟超^①之輔助，里應外合也。夫是以不數月而成此大功，敘述其事自應合內外而言之方能完整不遺，豈得僅就一方面言之以蹈挂漏之譏耶。

政府北遷，人心思治。各省服從命令，軍事、財政、外交一切用人行政均漸趨于統一之勢。袁氏不悟民主思潮深中于人心乃有此良好之現象；反予智自雄，躊躇滿志，日以一手挾利刃一手持金錢之主意，劫誘國人，思鑿其野心。既不可得，則又威脅國會議員選彼為第一任正式大總統，借解散國會、修改《約法》為之先聲，極意復古，摹擬帝制，為之醞釀。當籌安會未發生前，鄂人袁世凱迎合心理，請復帝制；清之遺老勞乃宣、宋育仁附會經義，盛倡復辟。袁氏以誤會意旨，下令嚴禁，實則欲自為計耳。洎民國三年歐戰未息期間，袁氏欲乘外人不暇干涉，實現其帝制自為之迷夢，示意參政院參政楊度、孫毓筠等與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諸人，妄援古說，發起籌安會，通電各省，昌言恢復帝制。雖有李誨、周震勛等略表反對，而軍警劫持之，並嚴

① 是役梁任公啓超寫文字，奔走津、滬、桂各處，竭力鼓吹。其人素有文名，助力甚大。特其黨味（進步黨）太深，領袖惑太重，故成功之後，廣東軍務院成立，選舉撫軍長之前，派其弟子黃羣（字溯初）到滇運動進步系之任可澄、陳廷策等，以宜舉陸榮廷為名，陸辭，則舉啓超；第二步則進行首領組織，副總統皆在其預計中。因滇中將領反對，作罷（仍舉唐繼堯）。而任公在外，遍言云南舉義是蔡鍔主動，鍔是其弟子，實即任公主動。因此遍傳為蔡鍔主動，任公主持，幾于眾口一辭，甚至教科書亦如是言之。于是云南方面記載護國軍之書，莫不盡力辯駁，大傷感情。鄙意不以為然，但使成功，則功歸人民群眾，個人何必爭論。倘使無人民之參軍餉、各省之響應，焉能有成。

密保护筹安会之六人。自是帝制派紛紛向参议院呈遞变更国体請願書。梁士詒並組織全国請願联合会，彙集各省及各机关之請願書向参议院提出，由参议院以代行立法院名义，建議袁氏，請以国民會議为解决国体之机关。袁氏遂發令提前召集国民會議。而中因选举手續不合其操縱之方式，迁延时日，帝制派又續向参议院請願，建議以国民會議之初选当选人为基础，选出国民代表，組成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咨达袁氏，並附以通过之国民代表大会組織法由袁氏公佈施行。一面由段芝貴、朱啟鈐、袁乃寬、張鎮芳、孙毓筠、顧鰲等密电各省，指授制造民意方法。凡兩閱月，国民代表大会全体主張君主，並推戴袁氏为皇帝，彙齐票数，公同委託参议院为总代表，奏請袁氏登極。袁氏佯为撝謙，咨复辞不敢受。再由参议院呈遞第二次請願書，袁氏遂發令承受帝位，改元洪宪；大封公侯伯子男；取消副总统之名位，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屢被拒絕；而袁氏儼然以皇帝自居，事势岌岌。云南护国軍于此时高張义旗，通电討袁，全国人民及各友邦均不禁为之震动。原其禍始，則楊度等筹安会之設，实阶之厉也。

二 洪宪之实施

筹安会之外，复有帝制大典筹备处。鑄皇帝玉璽，頒洪宪历書，一切帝制事宜均已准备，定于民国五年元旦登極。内則以道光帝嫡曾孙溥倫为代表，讓帝位于世凱，是日亲捧清室国書授之世凱。夫隆裕宣統之退讓，論者方謂其識时知变，博得民国之优待，焉有举国众目睽睽讓于民国者，有何权力名义而复讓于世凱，天下有如此不通之甚者乎，意謂帝位受之于清室，非取之于民国也。外則指揮帝制請願代表团一再請願，世凱佯为謙讓，至第三次請願推戴書上后，世凱頒布承認帝制之伪令，然而上下相蒙，内外相欺，有識者莫不目笑而腹誹之。世凱故交張一麐、严修悬切劝告，修以关系密切，性复亢直，

効之尤力。世凱微有覺悟，初欲立即罢除帝制，繼又延緩，以觀其變。派政事堂左丞楊士琦蒞參政院代行立法院，于开会討論各省各團體請願書時，發表大總統對全國宣言，有“改革國體，經緯萬端，極應审慎，本大總統認為不合時宜”等語。張勳、馮國璋亦聯名電政事堂、國務卿、左右丞、各部總長，謂“請公贊襄密勿，操握國柄，為百司之表率，舉凡社會推移，人情向背，自己燭照數計，洞屬無遺，應如何定計決疑，必早權衡至當，應請統籌立斷，聯合中外文武長官，列名陳請提交參政院代行立法院公議，以昭正誼”云云。游移其詞，意在敷衍。世凱乃派阮忠樞馳往泰安江寧，反復陳說，要二人雖不明白贊成，亦不必正面反對。惟宣言一出，楊度等大懼，恐嚴說能行，大不利于私黨；亟往游說世凱長子袁克定時已稱為皇儲者，克定大怒，揚言曰：“有人能担保取消帝制之后袁氏家族永無危險者，袁氏即不作皇帝亦可。”旋以杖击毀窗櫺，在座要人以告嚴修。修恐結怨袁氏，遂馳還天津。克定與帝制派諸人入謁世凱，反復陳說取消帝制之害，世凱意復回，自此亟亟籌備，遂按期實行登位矣。

三 雲南之起義

雲南都督唐繼堯與蔡鍔、李烈鈞皆故交至好，蔡鍔為雲南前任都督，與繼堯前後代任；烈鈞則日本士官同學也。當二次革命之時，烈鈞屢有密電相商，滇贛默契，無如鞭長莫及，不久事覆遂罷。兩年以來，袁世凱種種專制獨裁，唐蔡已早不滿意；迨四年秋冬間，籌安會統率辦事處稟承世凱意旨，一切措施趨向帝制，野心暴露，急為之備。時蔡鍔調京任經界局督辦，因密為要約，並由滬派員招致在外之李烈鈞、程潛、陳強、戴戡、方聲濤、王伯羣、熊克武、但懋辛等，前後來滇。派唐繼禹、李宗黃赴滬，聯絡海內外革命同志，為之援助。一方面仍與統率辦事處主任兼參謀次長唐在禮虛相委蛇，賺其餉械，擴張軍

队，添編警衛二团。复派員赴日本購备武器，密令兵工厂修理旧槍械、赶造子彈，筹备餉項，稍有眉目。楊度等之筹安会發生，段芝貴等之通电沓至，帝制事日見緊急，各方同志陸續至滇，几經會議，决定举义师反抗帝制，拥护民主共和；以四川为出兵要道，先派刘云峯为梯团长，率邓泰中、楊綏兩支队向四川边进發。世凱偵知滇中似有異动，于十二月十八日由統率办事处电唐繼堯云：“据探报有乱党要入入滇，煽乱情形頗显等語。唐將軍公忠体国，智勇兼优，必可鎮攝消灭。倘有乱党赴滇，或猝生扰乱，准唐繼堯以全权便宜处置。無論何人，但有謀乱行为，立置于法，事后报明，勿庸先行請示。”十九日又接处电，略謂：“蔡鍔、戴戡偕同乱党入滇謀乱，应請严密查防”等語。世凱复派其私人何佩文、唐宝潮以代表名义入滇偵查。事机漸露，举义日期不可再緩，乃于十二月二十二，合同志二十余人徹夜會議进行次序，議定先电袁世凱令其取消帝制，杀楊度等十三人以謝天下，限二十四小时答复。如屆时无答复，或答复無圓滿之結果，即以武力求最后之解决。致袁世凱电云：

北京大总统鈞鑒：华密。自国体問題發生，羣情惶駭，重以列强干涉，民气益复騷然。僉謂誰实召戎，致此奇辱，外侮之襲，实實有所归。乃聞頃犹筹备大典，日不暇給，內拂輿情，外貽口实，禍机所醞，良可寒心。窃維我大总统兩次即位宣誓，皆言恪遵《約法》拥护共和。皇天后土，实聞斯言；亿兆銘心，万邦傾耳。記曰：“与国人交止于信。”又曰：“民無信不立。”食言背誓，何以御民；綱紀不張，本实先撥，以此圖治，非所敢聞。計自停止国会，改建約法以来，大权集于一人，凡百設施無不如意，以改良政治，巩固国基，草偃風从，何惧不給，有何不得已而必冒犯叛逆之罪，以圖变更国体。比者代表議决，吏民劝进，拥戴之誠虽如一致，然利誘威迫，非出本心；作伪心劳，昭然共見。故全国人民痛心切齿，皆謂变更国体之原动力实發自京师，其首禍之人大总统之股肱心膂。盖楊度等之筹安会煽动于前，而段芝貴等所發各省之通电促成于繼。大总统知而不罪，民惑实滋。查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

令有云“民主共和載在約法，邪說惑眾厥有常刑。嗣后如有造作謠言，紊亂國憲，即照內亂罪从严懲辦”等語。楊度等之公然集会，朱啓鈴等之秘密電商，皆為內亂重要罪犯，証据鑿然。应請大總統查照前項申令，立將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段芝貴、朱啓鈴、周自齊、梁士詒、張鎮芳、袁乃寬等即日明正典刑，以謝天下；渙發明誓，擁護共和。則大總統守法之誠庶可為中外所信，而民怨可稍塞，國本可稍定。繼堯等夙承愛待，忝列司存，既懷同舟共濟之誠，復念愛人以德之义，用敢披瀝肝胆，敬效忠告。伏望我大總統改過不吝，轉危為安，民國前途實為幸甚。再者，此間軍民痛憤久積，非得有中央永除帝制之實据，万難鎮効。以上所請，乞于二十四日上午十點鐘以前賜答。臨電涕泣，不知所云，謹率三軍翹企待命。開武將軍督理云南軍務唐繼堯、云南巡按使任可澄叩。漾（二十三日）印。

次日蔡鍔、戴戡復會電世凱，請如前電懲辦元凶，取消帝制。文

曰：

北京大總統鈞鑒：華密。自籌安會發生，演成國變，紀綱廢墜，根本動搖；馴至五國警告迭來，辱國已甚。人心惶駭，禍亂潛滋。鍔到東以後，曾切詞披布腹心，未蒙采納。弥月以來，周歷南北，痛心召侮，無地不然。頃聞抵滇，輿情尤為憤激。適見唐將軍、任巡按使漾日電陳吁請取消帝制，懲辦元凶。足征人心大同，全國一致。鍔等辱承恩禮，感切私衷，用敢再效款款之愚，為最后之忠告。伏乞大總統于滇將軍巡按所陳各節迅予照准，立將段芝貴諸人明正典刑；並發明令，永除帝制，如天之福，我國家其永賴之，否則土崩之禍即在目前，噬臍之悔，云何能及。痛哭陳詞，屏息待命。鍔戡同叩。敬（二十四日）印。●

- 此敬電為護國軍主要之電。蔡鍔于12月20日到滇，21日會議，22日宣誓，夜復通宵會議，議決，23日擬定電文，24日發出致袁之敬電，即請其立將內亂罪犯之楊度等十三人明正典型，重申擁護共和之誓言，限二十四點鐘答复。限滿無復，乃于25日通告全國，宣布獨立，請同申义舉，是有電。22日晝夜會議，通籌內外大計，我皆參加。記得首發之電為敬電，而他記載謂是漾電（即“自國體問題發生……”一電）。同日即錄此電，通告全國，共同勸告袁取消帝制，恢復共和。或是漾電，我記為敬電。通告全國之電，電文全同。僅于末后云：“竊以國勢至今，危于累卵，非大總統即日取消帝制，懲辦元兇，無以救亡。堯等受國厚恩，义無反顧，諸公手造民國，必不坐視淪胥，切盼一致進行，聯電勸告，如天之禍，或定傾危，敢掬血誠，九叩請命”等語。

电去后，限滿無复。于是取消开武將軍巡按使署，改組軍都督府，一如初次革命之名称。推唐繼堯任軍都督。任可澄改任參議，由云龙任秘書廳長，張子貞任參謀廳長（后由庾恩陽兼任），庾恩陽任軍政廳長，陈廷策任民政廳長。外則編制护国三軍，所部各三梯团。蔡鐸任第一軍总司令，罗佩金为參謀長，出川。遣第一梯团长刘云峯率邓泰中、楊綏兩支队为先锋，取叙州；遣第二梯团长赵又新率董鴻勳、何海清兩支队及第三梯团长顧品珍率祿国藩、朱德兩支队，分取瀘州、重庆。李烈鈞任第二軍总司令，何国鈞、成枕任正副參謀長，出桂。遣第一梯团长張开儒率盛荣超、錢开甲兩支队及第二梯团长方声濤率朱培德、楊益謙兩支队先后直趋南宁，期与广西会师。唐繼堯兼任第三軍总司令出湘汉。先遣縱隊長徐进率一縱队同戴戡、李雁宾、王伯羣入黔，相机进行。繼遣參謀長韓鳳楼、第一梯团长赵鍾奇率华封歌、李植生兩支队，出黔会师出湖南，下辰沅。別以黃毓成挺进军出辰沅策应。以李友勳率一支队出会理、宁远进規雋雅、成都。此当日改組軍府护国出师之大要也。

袁逆既無复电，于是唐、蔡、李諸人乃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召集各界，宣佈独立。各界人民欢呼雷动，全市游行，高呼打倒袁逆，拥护共和口号，至夜乃息。並通电全国，反对帝制，宣佈云南独立。文曰：

嗚乎！天禍中国，实生妖孽。袁氏以子孙帝王之私，致亿兆生灵之禍，怙終不反，愎諫無亲。既自絕于国民，义不同其履戴，敢声其罪，与众討之。袁氏昔在清廷久窃权位，不学無术，跋扈飞揚，凶德既已彰聞，朝端为之側目。迨民軍首义之日及清廷遜位之时，袁氏兩端首鼠，百計媚狐，以孤兒寡妇为大可欺，以天災人言为不足畏；跡其侮弄神器，睥睨君亲，固已路人知司馬之心，識者有沐猴之嘆。惟时我邦人諸友，念風雨之漂搖，惧民生之塗炭，永怀国难，力奠邦基。故贛宁之役無功，而皖粵之师亦挫。乃袁氏恃其武力，遽即驕盈，蹂躪人权，弁髦法治。国会加以解散，自治橫被摧殘，異已

削迹于國中，大權獨操于一手。彼固曰是可以有為矣；卒之無補時艱，不保中立，濟南自拓夫戰域，遼東復展其租期。甚至俯首為城下之盟，被髮有陸沉之痛。嗚呼！我國民之忍辱含垢為已甚矣，袁氏之力圖湔雪以求報稱，宜何如者！何圖異想忽開，野心愈肆，元首謀逆，帝制自為。籌安會發生于前，請願團繼起于后，等哀章之金匱，假疆華之赤符。對內國之人民。則謂外議之一致；于外交方面，復假民意以相欺。自奮獨夫之私，欲掩天下之目。嗚呼！永除專制，夫已氏口血未干，難拂民心；清廢帝詔書具在，無信不立。寧得謂人食言而肥，何以為國；其誰知彼充耳不聞，因之外侮自召，警告頻來，干涉之形既成，保護之局將定。此時楊再思一日天子，寧復有人間羞惡之心；他日石敬瑭半壁河山，更安有吾民視息之所！興言及此，哀痛何云。夫總統一國之元首，中外所具瞻也。今袁氏躬為叛逆，自失元首之資格，斯其醜行涼德，固有無能為諱者，更舉其略以告國人：南北和議初成，黨人歡迎南下，袁氏欲留無辭，乃煽動兵變以為口實，京津一帶慘付劫燒；張家口兵變首亂不過數人，而全軍咸遭坑殺。逞一己之淫威，輕萬眾之生命，是為不仁。黎副總統一代元勳，功在民國，段陸軍總長，當世人傑，志尤忠純，皆袁氏股肱心膂也。徒以反對帝制之故，積被猜疑，瀛臺等夢里之囚，西山有云夢之辱，近傳噩耗，未卜存亡。歎烏啄之凶殘，悲烏弓之俱盡，是謂不義。梁士詒、段芝貴、張鎮芳、袁乃寬、楊度、胡瑛、顧鰲輩，皆市井小人，頑鈍無恥。袁氏利其奔走，任以鷹犬之材，梁等遂竊威權，肆其狼狽之技，羣邪並進，一指當前，望夷之禍匪遙，輪臺之悔何及，是謂不智。當和議初起，袁氏握清廷全權，每語人曰“吾誓不作總統”。及叛逆已露，中外咸知，袁氏猶曰：“公等若再以帝制相迫，則我必逃英倫。”竟言猶在耳，今竟何如？是謂不信。辛壬之際，義旅同興，爭冒死以圖功，更舉國以相授。袁氏之有今日，伊誰之力；乃動矜譎讓，橫肆誅夷，謂不殺于謙則此舉無名，謂苟無曹瞞則凡人稱帝。功反為罪，生者之力已冤，死而有知，地下之目豈瞑，是謂不讓。又若財權集于內府，計部徒建空名，大借款以鹽稅抵押，用途始終秘密，長蘆運鹽公司獨占商利，壟斷閩亦同登。袁乃寬、梁士詒、張鎮芳，袁氏之聚斂臣也；交通銀行，袁氏之外府也。甚至以一國之元首而寄私財于他邦

騰笑外人，貽羞当世，其寡廉鮮恥有如此者。尤可異者，显違亲訓，陌視孔怀，乖戾已深，本实先撥，宮門喋血，患已伏于隱微，斗尺寻仇，禍恐烈于典午。彼宗且复，吾国何存。哀我無告之人民，忍与昏暴而俱尽者哉。昔者董逃未唱，关东州郡同盟；莽窃初成，兩河义軍並起。今袁氏之罪，更浮于二凶；民国之危，尤甚于季汉。而且孙皓与下多忌，祖約偏阨不仁，孟津之八百不期，牧野之三千愈奋，斯其时也。各省軍民長官身为共和官吏，实系共和安危，必能揮士行之义旗，标茂弘之大节，举足輕重，立判存亡。其有海內顧廚，先朝耆碩，在昔首陽貶节，原知心在国家；于今大盜潛移，宁肯助其乱逆。諒同义憤，請共驅除。至南陽旧部，新室故人，誰非国人，豈任私暱。况悲涼風于解律，划地难除；感大树之飄零，長城已坏。难共憂患，請視韓彭，其必有倒戈以圖，奋袂而起者乎。自余各界人士，虽未与人軍师之謀，应念兴亡有責之义，則匹夫蹈海，义感邦君，小吏登壇，节厉羣后，于古有之，是所望也。堯等痛念阽危，誠發宵寐，力虽穷于填海，志不挫于移山。請負弩以先驅，冀鼓桴之相应，將与摧公路之枯骨，走楊越之居尸，义声播而黄河清，大旆指而幽云卷。然后保固有之民国，定再造之旧邦，解此倒悬，綿我华胄，天下自此定矣，諸公其有意乎。乃若冀延漏刻，眷恋穷城，等防后之稽誅，效蜚廉之死紂。則师直为壯，助順者天，何枯朽之能安，將声名之並裂，幸勿貽悔于他日，庶其有感于斯文。唐繼堯、蔡鍔、李烈鈞、任可澄、刘显世、戴戡暨軍政全体同叩感〔二十七日〕印。

护国軍原定出师計劃，以四川为进取中原幽燕要道，为袁逆所注重，故以第一軍蔡鍔率赵又新、顧品珍兩梯团出永宁，取瀘州，为中路主軍；以第一梯团刘云峯率邓、楊兩支队出昭通，取敘府，为左翼，于四年十二月即先發。以戴戡任护国軍右翼总司令，率黔軍熊其勳一团並由殷承瓚率华封歌一支队协助，出松坎，攻綦江，規重庆，为右翼。

左翼軍既先發，一月十六日即行抵滇川接壤之新場附近之燕子坡、黄坡耳、捧印村等处均已有北軍川軍防守。十七日与敌接战，士气甚盛，連战皆捷。由捧印村抵橫江黄果舖敌軍甚众，約一混成团又兩

營之兵扼守，一鼓破之。廿日渡江進至柏溪，敵軍望風披靡，遂于二十一日占領敘城。袁逆聞耗震憤，褫伍祥禎川南鎮守使職，責令帶罪立功。四川將軍陳宦調兵分四路圍敘。激戰于斗牛岩、白沙場等處，雙方死傷甚眾。鄧楊兩支隊奮勇衝殺，敵軍不支，分向自流井、南溪潰退。再由朱登五所部由屏山牯舌片涼水井犯敘；又集川軍兩營，北軍六連攻宗場；又北軍一團、陳宦親軍兩營由犍為方面援牛喜場，共三路，計敵軍兩旅六營規敘，卒被摧破，三路之計遂敗。旋因瀘州敵軍增加，蔡總司令電調敘軍分撥赴瀘。敵軍乘虛進犯，眾寡懸殊，守軍田鍾谷部不得已率眾向橫江退卻，再圖恢復。美教士適以敵軍有意助順，要求停戰，我軍暫取守勢。

中路總司令率三支隊，于一月二十六日經畢節，川軍第二師長劉存厚派員密商響應辦法，計劃入蜀軍佯與劉軍對壘。劉軍佯敗，我軍尾追，會合直搗瀘城。詎劉電洩漏，川中有備，不克依計而行。劉部乃于二月二日在納溪宣佈獨立，會合攻瀘，戰于藍田壩，敵軍敗走，進占五峯頂，瀘城指日可下。敵軍突由瀘城潛師渡江，襲击月亮岩，守軍猝不及防，相率退卻，劉部團長陳禮門憤極自殺。我軍退回納溪，劉軍退向江安。趙梯團方抵納溪，董支隊亦回兵合攻藍田壩、月亮岩，何支隊亦抵納溪，合攻双合場，敵軍敗退。二十、二十一等日，攻其右翼，以正面未能同時並舉，致稍頓挫。二十三、四等日改攻為守。二十六、七兩日敵軍增援來攻，經我軍击退。二十八日以金馬各營增援已到，復集合兵力開始攻击，戰線左至大江邊，右至永寧河，綿亘二十余里。敵軍憑險設防，散兵壕多至三線。最險要之朝陽觀、石堡溝經我軍肉搏數次未下，而左翼軍敘府失利，中部亦整隊离去納城。為休養兵力，重整建制分散敵勢計，總司令行營移至大舟驛，第二梯團全部移住下層圃，金支隊移住白芭灘打鼓場。是役經三星期之劇烈戰鬥，屢次肉搏血戰，傷亡逾千人。蔡總司令有電云：“此次激戰，實

有鎗砲后之第一战也。”有此一战，各方視線改觀，知义軍之不可忽視。袁逆尤惊心破胆。中間停战期間陈宦及北軍首領于停战条件皆極就范，有陸續効順之勢。未几广西宣佈独立(三月十五日)，湘中响应。田应詔、望云亭兩部往之，袁逆遂于三月二十日下令取消帝制。

貴州之响应 云南地瘠民貧，現兵仅兩师一混成旅。加之袁逆早蓄陰謀，削弱南方兵力，縮減軍費預算。所幸軍民咸知大义，举义后擴張軍隊，筹募餉需，如响斯应。而事前聯絡貴州、广西等省，皆有桴鼓之应。貴州为唐繼堯旧治，最有潛势力之刘显世、显潛等，与繼堯尤相契合。任可澄、戴戡等在滇，内外应合。只以下游之鎮远一帶尚有北兵駐防，經派李雁宾、王伯羣赴黔商洽，早得刘护軍使显世同意，及通电中即已列名。后又遣护国第三軍先遣縱队徐进，率一混成縱队抵貴陽。巡按使龙建章先事出走，遂于一月二十七日宣佈独立。推显世为都督，戴戡为护国第一軍右翼总司令，王文华为东路司令，分向川湘出發。右翼所部兩梯团，戴戡原充第四梯团长，后改任总司令。以熊其勳、王文华兩支队出湘，文华后改任东路司令。所部四混成团集中鎮远，銅仁一帶，进攻晃州，敌守軍一混成团被我軍奮勇力攻，敌勢不支，退离晃州三十里之吳公关，我軍遂进占晃州。連夜进击，复占領吳公关，乘胜追襲，势如破竹，連克黔陽、洪江，进占沅州。吳团长傳声以剧战陣亡。我軍节节进攻，連占麻陽、通道、綏宁諸城。敌軍尽棄槍械，潰入武崗一帶。我軍暫分兩路集中，从事休养。三月杪，敌軍由武崗分四路来攻，有張作霖所部馬賊援助，勢甚頑强；黔陽、沅州先后陷落，我軍退守裴家店一帶。旋于四月二日向麻陽方面进攻，战線長三十余里，战斗極烈。迨七日蔡总司令电令停战，然經旬日之剧战，下游諸省益震動矣。右翼軍由參議殷承瓚率华封歌一支队，改道松坎助攻綦江，連攻青羊寺、东溪、分水嶺、馬口壘、柑子堆，均被我軍占領。馬口壘激战尤烈。进至石牛口、割草坪，敌軍大

量增援，憑險設防。綦江急切難下，乃變更戰略，分兵襲擊川南涪州各處。以分散敵之兵力，並圖巫夔。

广西之响应 广西將軍陸榮廷早即密表同情于云南，願以佈置未周，餉械未備，仍與袁逆通電委蛇；且託言躬自征滇，向袁逆賺取大宗餉械。一面約梁啟超入桂，征訪北方詳情。啟超本應滇約，自香港密至海防，繼而滇川桂事緊急，亟待發表，商允啟超先赴广西。袁逆已偵知桂情，偽令以陸榮廷為貴州宣撫使，以師長陳炳焜代理將軍任務。榮廷交代訖，自率兵向柳州進發，聲言為攻滇之準備。時廣東將軍龍濟光已奉查辦云南之命，由桂運輸子彈，榮廷悉截留之。餉械既充，部署已定，遂于三月十五日宣告獨立，推榮廷為都督，梁啟超為參謀。時滇已擊破龍軍，因會師勸令偽查辦使龍觀光所部繳械，並勒令電其弟濟光獨立。桂軍復入粵境壓迫之，又有民黨何海鳴等倡義于潮汕，連合于欽廉，于是龍濟光亦不能立足矣。

广东之响应 云南初舉義師，唐繼堯即以密電，敦勸各省同鄉軍界長官同舉大義，于廣東將軍龍濟光尤為肫摯。殊濟光不聽忠告，反從袁逆偽命，派其兄觀光為查辦使，率兵由桂攻滇；復遣其子龍體乾等秘密回滇，勾結土匪，擾亂南防一帶，以為搖撼護國軍根據之計。自三月九日匪眾肆起，陷箇旧，分扑臨安、蒙自，其偽軍司令黃恩錫復乘隙竄入邱北、弥勒、瀘西、竹園等地，扰至婆兮。幸滇軍早已有備，駐蒙自第二師長劉祖武臨機應變，又得唐都督派撥蔣光亮、趙世銘兩支隊赴援蒙箇，馬為麟、鄧墳兩支隊赴援臨安，次第克捷，轟斃悍匪無數，失陷各地一律恢復，直搗龍氏老巢逢春嶺。我護國第三軍出百色抄其后，挺進軍助之，遂迫龍觀光部繳械投誠。並曉以大義，電其弟迅速反正，宣明宗旨。時欽廉潮汕相繼附義，龍濟光遂于四月六日與巡按使張鳴岐宣佈獨立，南方各省皆躍躍欲動。

湖南之响应 當广西宣布獨立發表，袁逆大窘，即于一週間（三

月二十二日)取消帝制,命四川將軍陳宦致电护国軍請求息战。並派旅長雷飊赴永宁,与蔡总司令接洽(时蔡鍔由大舟驛回宁)。守敍敵軍亦託美教士至橫江,与梯团长刘云峯协商要求停战。唐繼堯連夜由电机上密告陈宦,反复陈說,申明大义,宦已向繼堯輸誠。我軍知其有悔禍之意,因暫允其在蜀湘之北川各軍停战一个月。由蔡总司令規定条件,彼此遵守。屆滿协商,尙無头緒,复由江苏馮国璋、四川陈宦合电請展期一月,我軍初严拒未允,陈宦一再請寬假时日,乃允之,仍促宦早日宣布独立,先讓出敍府由护国軍接防。停战期間,滇軍府所委湖南招撫使程潛、陈强,已由黔至湘。零陵鎮守使望云亭所部軍隊,多为潛之旧部,潛先遣人聯絡,望鎮守使遂于四月二十六日宣布独立,收容各路軍改編后,复由潛並其旧部統率进駐武崗、宝庆。湘南一帶遂归我軍掌握,王司令文华更派人聯絡鳳凰厅鎮守使田应詔部下,多表同情,田鎮守使亦于五月十三日宣布独立。敵軍第二路司令周文炳所部及范国璋所部混成旅,悉向辰谿蔡州以下撤退。桂軍复进逼湘境,与独立諸軍相声应。湖南將軍湯薌銘素以屠虐,不协于湘人,至是受护国軍之压迫,又被袁逆猜忌虑禍,不旋踵乃密派員与黔桂協議,並設法迫退袁逆所派之倪毓棠、唐天喜諸偽軍,遂于五月二十九日宣布独立。

四川之响应 滇軍都督唐繼堯与川軍第二師長刘存厚同学,夙相契,举义前已有密商。迨我第三支队董鴻勛部到达畢节,刘軍即派員与董鴻勛密商响应办法,有請滇軍速行入蜀会师攻瀘之电,为畢节县知事刘某扣留,轉致陈宦。宦遂派軍严防瀘州,前計不克实施。刘部遂于二月二日在納溪宣布独立,第二混成旅鍾体道亦于川北独立。刘师会合攻瀘,激战于藍田壩、月亮岩、石牛口、割草坪等处,敵軍皆数倍于我,而勇猛奋进則远不及我。嗣因陈宦請求停战,协商收复敍府,蔡总司令与刘云峯率何海清支队赴敍雷飊所部第一团,进駐自流

井、熊克武、鄭英所部分駐富順、南溪。滇省並令黃毓成率部赴敘，並調趙鍾奇部赴瀘，聲勢甚盛。陳宦遂于五月二十二日宣布獨立。袁逆調陳入京，任周駿為崇武將軍，督理四川軍務。周與王陵基率兵由渝西上攻陳，陳敗遁。蔡總司令宣布周駿罪狀，率諸將領分道進攻，周不支遁去，川亂以平。蔡鍔繼任川督。

浙江獨立之計，醞釀已久，將軍朱瑞作梗，且調兩師入省援助防衛。嗣寧波、嘉興獨立，杭州繼之，朱瑞遁走。乃推屈映光以巡按使兼總司令，屈氏叵測，眾舉呂公望為都督，浙局乃定。此外，江蘇之江陰、吳江，湖北之南湖，安徽之大通，山西之歸化，皆曾舉義師，雖作陳勝、吳廣之先驅，終亦底于成功。惟居正、吳大洲等在山東較能持久，而占優勝。陝西民軍，自得雲南舉義消息乘時屢起，陝南鎮守使陳樹藩密表同情。將軍陸建章遣其子陸承武率兵拒之，為樹藩所敗，承武被擒。樹藩遂于五月九日在蒲城宣布獨立，自任陝南護國軍總司令，率師由三原進攻省城。建章知不敵，派代表議和繳械，樹藩派兵護之出境，于是陝西盡為護國軍底定。袁逆見大局瓦解，取消帝制；宿昔豢養之陳宦輩皆倒戈聲討，憤極嘔血而斃。

四 各省之軍隊情況

雲南舉義之先，已密派人員分赴滬港各處，探查各省民情。京津則蔡鍔、梁啟超早有密報。皆知袁大失人心。各省軍政首領大都陽奉陰違，憚于發難，身家之念切，則國家之念輕。惟唐、蔡諸人不惜犧牲一切，地位及家室性命亦皆置之度外，首舉義旗，果爾人心大同，各方響應，遂得迫袁退位以至滅亡，恢復共和民國。今將護國軍及袁逆派出各軍，表列于下：

护 国 軍 政 府	軍都督唐繼堯 参贊任可澄	
	参謀厅长張子貞 軍务厅长庾恩賜	
	秘書厅长由云龙 政务厅长陈廷策	
	財政厅长籍忠寅	
护国第一軍总司令蔡 鍔 总参謀長罗佩金	第一梯团长刘云峯	第一支队長邓泰中
		第二支队長楊 葵
	第二梯团长赵义新	第三支队長董鴻勛
		第四支队長何海清
	第三梯团长顧品珍	第五支队長祿国藩
		第六支队長朱 德
	第四梯团长戴 戡	等七支队長熊其勛
		第八支队長王文华
	第一梯团长張开儒	第一支队長錢开甲
		第二支队長盛荣超
	第二梯团长方声濤	第三支队長黃永社
		第四支队長馬为麟
护国第二軍总司令李烈鈞	第三梯团长何国鈞	第五支队長林开武
		第六支队長王錫吉
	第一梯团长赵鍾奇	第一支队長华封歌
		第二支队長李植生
	第二梯团长韓鳳楼	第一支队長吳傳声
		第二支队長彭文治
		第三支队長楊 杰
	第三梯团长刘祖武	第一支队長楊体震
		第二支队長李友勛
	第四梯团长庾恩賜	第一支队長赵世銘
		第二支队長唐繼禹
兼护国第三軍总司令唐繼堯	第五梯团长叶 荃	第一支队長馬 梁
		第二支队長邓 損

挺进军司令黃毓成 { 第一縱队司令楊 杰
第二縱队司令叶成林

右列每一梯团約合一旅，一支队約合一团。挺进军系由第六梯团改編。

自来云南用兵，以川湘为必由之地。故护国軍發动，即分入川湘；袁逆亦集重兵于川湘。今將由正月中迄三月初，袁軍之調川湘抗义軍者不下十万余人，分列如下：

在川中者	{	曹錕軍(第三师約八千五百人)
		据当时报告，由宜昌溯江到重庆之北洋第三师兵，至一月底到二千人。二月初，第十一十二联队續到。三月初，新編陸軍第一二三四旅中續撥入川增援。
		張敬堯軍(第七师約六千人)
		一月十三日电，北洋第七师步炮兵十日抵渝。十四日电，二十八团九号到渝，二十七团十号到渝。
		李長泰軍(第八师約七千八百人)
在湘中者	{	第八师之全师一月六、七兩日由鄂入川。又撥駐奉第二十七师一混成团南下入川。
		周駿軍(四川第一师旋改編为第十五师約六千人)
		伍祥禎軍(第四混成旅約四千人)
		馮玉祥軍(第十六混成旅約四千人)
		馬繼增軍(第六师約万人)曹錕軍(第三师約二千人)
在湘中者	{	唐天喜軍(第七混成旅約四千人)李長泰軍(第八师約三千人)
		范国璋軍(第二十师約四千人)張作霖軍(第二十七师約三四千人)
		倪毓棻軍(安武軍十五营約三四千人)王金鏡軍(第二师約四千人)
		胡叔麒軍(湖南混成旅約四千人)盧金山軍(湖北独立旅約四千人)

以上兩軍相較，护国軍与袁軍殆四与六之比例。而袁軍調入川湘前線作战者，皆其最悍厉之軍隊，然而护国軍忠义奋發，無不一以当百，为之統率者多系一时名將；軍隊所經，壺漿簞食欢迎道左，給养供应、响导、救护，皆得極大之順利補助。故一入川湘境，势如破竹。

最剧烈者在川如纳溪藍田壩馬口聖之战，在湘中者为黔陽洪江沅州之战，名將吳傳声因之陣亡，可知其战斗之烈。自經此諸处战役，敌军咸知护国軍之不可輕侮，袁逆为之夺气，各省为之震惊，知我义軍之必終底于成也。然自敘州起达湖北之宜昌，湖南則自沅州常德达宝庆，战線長二千余里，备多力分，义軍彈藥之接济困难，勢必不能持久。蔡鍔乃更易战略，每以攻为守。联合黔軍分兩路退卻，一退至永宁，一退入黔边。于是熊祥生告克瀘州，曹錕告克綦江，馮玉祥告克敘州，張敬堯告克納溪江安南安。伪政府封爵授勋之令紛如雨下。刘显世亦撤其一部兵力退守黎平，馬繼增聞黔軍退卻，正欲乘机恢复失地，忽暴斃于辰州营次(二月二十六日)，湘軍夺气，主帅易人，軍心涣散。未几广西宣佈独立，川軍求和，各省响应者相繼而起，护国軍經整頓后复分路进击，袁軍不能再战，而帝制取消矣。

起义前后，派唐(繼禹)李(宗黃)兩君在滬聯絡，接洽各方同志；以及南防之戡乱，川南之防維，皆于护国之师有密切关系。茲擇录其重要書牘，以見一斑。

上孙中山先生密派唐李在滬接洽同志請示机宜書

中山先生道席：中国数千年君主專制，荼毒人民。我公以旋乾轉坤之手，建熙天耀日之勳，革除專制，还我民权。方謂永享共和，与欧美各先进国齐驅並駕，晋世界于文明。乃梟雄窃柄，大盜移国，会設筹安，欲行帝制，举国靡靡，誰敢抗顏。繼堯自入同盟会以来，受我公革命之訓导，义不苟同，秣馬厉兵，待机报国。云南全省人民亦复义憤填膺，誓不与此賊共視息。然而云南地瘠民貧，兵單餉絀。長沙子弟虽仗劍以先来瀘水师干等孤注之一擲。所幸四方豪傑具有同心，茲特密派唐李二人代表駐滬，祕与各方面同志周旋接洽。或冀將伯之援；或为鼓鑼之应；或拔戟以共鋤渠魁；或解囊而乐輸义粟。窃盼我公登高一呼，俾羣山之皆应，执言仗义，重九鼎以何殊。一切机宜，祈予随时指示，得有遵循。总期早除袁氏之大慙，复我民族之自

由。馬首是瞻，共成義舉，驥尾竊附，佇听佳音。謹上燕函，諸希鑒鑒。唐繼堯頓首。

同時致陳英士先生密囑唐李晉謁請示機宜書

英士仁兄先生偉鑒：夙仰英風，每深勞結。人自滬來，詢悉坐鎮海疆，榮間益豐，竊慰所懷。吾國不幸，梟雄竊國，袁世凱闇奸民意，亟欲稱尊。舉國上下，多數苟安，大有淪胥以靡之勢。繼堯激于忠憤，又不苟同，誓拚一切犧牲，與彼周旋到底。所幸云南民眾既愛國情殷，四方豪傑亦同心早契。我兄革命元勳，黨中俊傑，以砥柱中流之身，居綰轂四通之地，諒不忍以艱難締造之民國斷送于權奸之手。已密囑駐滬代表唐李二人，隨時晉謁，請示機宜。伏冀推同盟之旧誼，錫以南針；本革命之熱誠，助之鼎力。臨風翹首，無任傾心。敬頌勳祺，諸希亮鑒。唐繼堯鞠躬上。

右錄兩書均系起義前所發，原拟密派唐繼禹前赴港滬一帶，訪迎蔡鐸李烈鈞就商；李君相機與各方接洽（時李君已先奉派在滬）。嗣唐繼禹因他職務羈縻未行，乃將此兩書寄滬。

起義後，袁氏派其駐寧遠之楊起元旅進擾滇北。時我北路防軍單薄，不得不虛與委蛇。嗣我李友勳支隊、華封歌支隊渡江進攻，形勢好轉，亦北路戰事之一也。錄唐繼堯復楊起元一書：

澤濱司令執事：接三月十四號手書展誦之下，不勝詫異。執事知袁氏敢于盜國之故乎？袁氏操莽性成，迹其在职四年固無日不以化國為家為惟一之務；而又有一般薰心利祿蠅營狗苟之輩為之左右，日夕詆共和政體之不適，以是助其逆謀。指顧義軍北搗，組織法庭，审判元奸，此輩助逆党徒自必一一予以相當之處分。來書以帝袁為幸事，復以救濟餉項保升功名諸說污我義軍之听聞，何臭味與上述助逆各党徒類也。惟來書頗就國家立說，則姑略心論跡為執事長言之，冀有所覺悟焉。執事謂抱國家思想者當以國家為前提。今試問所謂以國家為前提者，為保國乎？為亡國乎？度執事決不敢悍然曰“為亡國”則試問密謀加入協約，遣派賣國大使以求遂其帝慾，

是否將陷吾國于萬劫不復之地乎？袁氏稱帝不惜亡國，志士仁人謀保國之道，舍討袁外更有他道乎。我滇省父老昆季寧不痛心于同室之操戈，顧帝袁則亡國，討袁則尚可求一線之生存，用是兩害取輕，同心倡義。差幸風聲所播，薄海同仇，今袁氏自知勢窮力蹙，二三鷹犬斷不足抗我義旗，于是宣言取消帝制，冀以釋怒于全國。不知自帝制發生以後，五國警告，特使被拒，益以制造民意各種奸謀披露，舉國太息痛憤，對內對外信用全隳，更何能儼然代表一國；況元首謀叛，載在“約法”，已為法律所難容。加之袁氏及其黨徒，寡廉鮮恥，履任時之煌煌誓語尙轉瞬等諸弁髦，此時勢窮力蹙之宣言，更何人敢為之保證。故義師北征，誼無返顧，必明正袁氏之罪，剷除亡國之根由，決不敢苟安一時，重貽將來之大患。至共和政體之優良，玩來書語意似亦執事所信仰，所慮者僅在教育之未能普及、生計之未能發展。則試問自國會解散以後，大權操諸一人，彼袁氏所行之政，除增加苛稅敲剝脂膏，供預備帝政之揮霍及助逆各黨徒之侵蝕外，其為人民謀教育之普及者何在？其為人民謀生計之發展者何在？自治之制廢，而學校之數驟減；取民之額增，而溝壑之填日多。率是以往，將民智日塞，民困日深。近鑒安南，遠征埃及，亡國滅種，計日可待，尙何共和之足云。欲將躋我國于世界政體最良之列，尤非決心去袁不可。民國初元，政治之未能盡合軌道固無可諱言，然試一繙世界共和國歷史，改革之際較之吾國尤有甚者，惟志士仁人積其經驗，徐謀矯正，用能終達改良政治之目的。若以共和制之推行未能盡利，遽欲復君主制以易之，是怯乔木之多風而欲下幽谷以避之也。義軍倒袁以後，與國人共謀更始，並懲前度之失而預為之防，福國利民必于是乎在，執事姑徐以觀之。執事又謂滇省地瘠民貧，固也。然今茲之役，毀家助餉，投筆從戎之士不絕于道，加之海外僑商望風慕義，輸財濟械，數達千萬。蔡李諸公忠誠為國，矢志不回；執事乃以怨讟煩興，卷款而去等詞，膠相揣測。夙聞袁軍沿途淫掠，軍行所至，雞犬不寧，執事殆習于是故言之如此耶。義軍万众一心，決非簧鼓之詞所能煽惑。現在黔桂同風，龍軍釋甲，粵湘各屬紛紛宣告獨立，晉魯諸省響應北方，而揚子江下游馮將軍態度嚴明屹如山鎮，袁氏日夕防維不安寢饋，浙朱、贛李與金陵勢若連雞，袁氏兵餉兩窮，授首之期計

在指顧。蓋順逆之勢既異，故成敗之分愈明。執事同為國民，應知大義。去逆效順，功在河山。況陳將軍受知黃陂，黃陂辭偽爵而不居，陳將軍豈甘為偽廷之鷹犬。前者迭與義軍通好，情詞懇摯，徒以軍實上之阻碍，未克立建義旗。執事若更闇于事情，必至身敗名裂。既承知念，敢盡忠言。前者執事率犬羊之眾，乘我不備，在滇邊焚掠良民，慘無人道，實為天理國法所難容。但能反旆來歸，不特著歷史上令名，並可懺良心上之惡孽。義軍大公無我，決不修及前嫌。生死禍福決于須臾，惟執事熟圖之。言不尽意，伏惟珍重。唐繼堯啓。

廣州將軍龍濟光，奉袁氏之命，派其兄觀光為雲南查辦使，率兵由廣西進攻，並密派其子體乾先至箇舊，勾結土匪。時蒙自衛戍司令兼蒙開廣道尹何國鈞已因事晉省，惟箇舊縣知事張維翰一力維持，而縣署無兵，空拳難以搏戰。迨省城舉義電到，體乾知之，遂圍攻縣署。維翰為縣警護出，受傷甚重，數日不知人事，不進飲食；稍甦乃密與紳士計劃，派急足詳報事變，並計劃規復方略。唐都督立派劉祖武、趙世銘等率兵星夜至箇，一依維翰計劃，將蒙自、箇舊、建水等屬次第恢復。觀光一路初亦侵陷剝隘富寧等地，泊義軍第二軍趙梯因鍾奇、方梯因聲濤等趕至前線，連破敵于龍潭巴節直抵西林。挺進軍黃司令毓成亦由興義出潞城，直趨百色，破偽司令朱朝瑛之兵潰回百色。適廣西獨立之耗至，桂軍陸旅長裕光自后追之，龍觀光遂繳械投誠，通電各省，贊同共和。茲將來往各文電錄后：

致龍觀光函

怡廷仁兄先生大鑒：逕啓者，袁氏食言背誓，謀叛民國，以致薄海櫻心，列強警告。乃竟悍然不顧，倒行逆施，帝制自為，假託民意。堯為維持大局，普順輿情起見，不得不聲罪致討，以伸大義于天下。因于上年十二月宣告獨立，興舉義師，為國効忠，為民請命；初非有一毫權利之見存乎其間。幸自起義以來，滇黔合力，分路出師，于川于湘，迭得捷報；我第一軍之出川者

已先后占领叙瀘，刻已进取成渝；第三軍之出湘者，刻已攻取晃州，直規辰沅。义檄初傳，威稜四播。諒执事聞之，当亦以手加額，同为国家称庆也。桂林象郡砥柱，共推爱国热誠，夙深欽佩。切盼智珠密运，早树風声，袍澤同歌，用張撻伐，庶会师武汉，飲馬蘆溝，实惟閣下是望。唐繼堯啓。

龙觀光贊同共和电

急滇唐都督鑒：函件誦悉。觀光贊助共和，業經通电各省付达台覽。刻舍弟济光亦表贊同。此間專冀于老任公到邕，協商条件征求同意表示中央大局当即可定，中夏之責我公綦重和平妥善。觀光叩。江印。

龙觀光贊同共和通电各省电

分送，急。北京統率办事处、參陆兩部、各省將軍巡按使都統鎮守使、各師長、宿州長江巡閱使均鑒：咸日桂省宣告独立，奋起义声，大勢所趋，諸軍咸应。觀光忝总師旅，誼無所辞，当辞云南查办使責任，贊助共和，以謝天下。前已停战，謹告。龙觀光洽印。

附录梁啟超与蔡鍔書。其《盾鼻集》只載第五書，且刪去后一段。茲將当日录存之二三四三書及第五書之后段一併补录于此，以供参考。其中第一書已失之矣。中有啟超認為应守秘密而刪去者，今日觀之，事过境迁，皆無碍也，故並录之。

梁啟超与蔡鍔第二書

松坡吾弟麾下：时局概勢及鄙怀略具前書。今將应报告应商榷之事，条举如次。

伪政府对滇之法，威压与术取兼用。威压計尊处想已知之，吾敢信其悉屬無效。彼气已全餒，仅虛張声势而已，其实無一兵可派也。术取之法，首在离間。滇人將軍新巡按之命，即其一端，此亦甚拙劣不值一笑。其暗中最著力者，則用在京滇人归而运动，聞已派数輩，李即其一。然此輩即到滇，恐亦不敢施其伎。此外則各軍官学生欲脫逃投効者，所在多有，而伪政府即

利用此种心理，派人冒充，攙入以作偵探。此則在諸賢申其人平日性行及临时察言觀色，期于進不失人，退不失事而已。最當注意者，則敵確已派外國偵探數輩前來。癸丑之役，敗于此輩之手者不少，宜慎之又慎。以吾愚悍所及，則凡可疑者，中國人至少予以拘禁，重則除之，外國人至少予以監視，重則遣之。寧我負人，勿人負我。危急之頃，不能空談仁恕也。

外交之事，因現在仅有云南一省，未能公然著手，必俟兩廣或四川到手，乃易進行。然唐少川、溫欽甫兩君暗中極出力，王亮儒亦尽力，現在已著著預備。京滬有力之外人已漸認識我軍之價值，法人殊敬重吾弟，表深厚之同情。)有重慶法總領安君，吾借孝懷先生名刺為介紹于吾弟，相見時希善遇之(以上一段原批擬不發表)。吾在此惟會晤日領一次，余皆未晤。擬致書大隈、松方、犬養，又致書駐京英、法、美、日四使，日內即發。又擬派靜生或覺頌往駐日本，若吾能抽空則當親往一行，旬日即返(此段亦如前批擬刪去者)。

此間言論極不自由，有力之報皆被賄收，外報亦然(路透電最可厭)。我軍機關惟《時事新報》及《中華新報》兩家，皆受壓迫，未知命運能有幾日。寧滬久不動，此間立足之困難可想。吾每日皆竭全力以作文，然皆未發表，稍待時局發展然后于數日間盡發之。蓋發布后倘效力不能應時立見，則吾將不復能居此，而于大局甚有妨，故不得不稍忍待也。

偽政府今方以全力謀我，偵探暗殺密佈寓側，屢電嚴責軍使道尹辦理不力，情急可想。吾亦以四印捕自衛，室中不用一僕役，惟小妾執炊。吾終日不下樓一步，吾自信危害決不能及我，乞勿以為念。亮才來電言欲北旋，外電且報其已行，確否？勿計亮在漢誠不如在寧之得力，若尚未行，請勿維繫之。亮眷已代移至津，勿念。敬民嫌疑極重，已不能駐京，今在津，日內當與覺頌偕來滬。季常則非至萬不得已時不行，欲借彼稍得北中消息，然現在無信不拆，消息亦殊不易通也。外電稱漢政府提取鹽稅，稽核分所洋員請命中央等語。想是確耗。伍光建(前鹽務署首席秘書久以洋務能員著稱)嘗為人言：軍政府實可以硬請稽核洋員离境，將鹽稅全部自由處分。蓋稽核分所本為担保外債債權而設，外債本息能否照償，當北京政府未倒前

彼当任其責，若至平和克复，新政府完全成立之时，我新政府亦自能任其責，此时我軍佔領地实無稽核洋員之必要，不妨以軍政府命令护送出境，將來略地至蜀亦然。一則我軍可以得大宗收入，一則亦使敌之財政亦陷困难（鹽稅余款無得可提亦略足制彼死命），对外信用亦复墜地，斯亦足以速其自斃。茲事望决行之，虽于条約有小抵牾，要知外人既不能以兵力加我，則其干涉亦何所施。若云恐失同情耶，則彼洋員並非代表他国政府之人，而实为我之僱傭，其职务实屬於我国内部行政之一部份。我出于应急手段而暫遣之，不遣，恐或为伪政府偵报我举动，尤当妨也。可以恐保护难周，暫令避患为辞。因彼为中央任命之官，恐軍民誤会云云。外人安能苛相責备，感情虽伤亦有限。而他方面尚可别圖良感之昂进，可無顧慮也。此实目前財政救急之第一策，望断行勿疑。但当其冲者須用一稍善于辞令之交涉員耳。京电謂已有令滇中国銀行筹备处燬兌換券，不知該券已运到否，尚保存否。黔行之必能保，則可悬断矣。蜀若得手，亦宜首注意渝行，保得此物为要。軍用票久为蜀黔民所苦，若能勿用則宜勿用。吾今頗思筹得一欸，在日本定造銀幣若干运來，若得实值三十万之銀幣，其名值可至三百万。現在內地所最缺乏者，輔幣也。若得此欸善推行之，实民所乐。因以吸集現銀以充准备，則虽發千万以上之換券而信用不墜。今正設法筹集此項資金，能否筹得不可知，尽吾兄力而已。此时軍政府若能不別發軍票，即將所到之地所有中国銀行券尽数提取，以漸發行，而別出五角二角一角之三种小票，以为之輔，使与銀行券严保十进法。一面多鑄銅元，应此种小票之兌換。亦救急之一法也。

尤有最要之一事，請將自筹安会發生以来北京关于选举推戴各項事宜咬使之密电全份录出交此間机关报發表，將彼陰謀尽情暴露。蓋非此不能抵參政院反唇相詰之口实，且于外国人之觀听关系極重。而前有派幼苏駐港之議，不审幼刻能离滇否。即不尔，亦須別派人來，海防亦宜有人。通信机关見扼，痛苦至不可狀也。

又聞尊处近仍有多电寄滬，此間不能接到一通，聞敌正設法搜索密电本云。尊太夫人曾有書到津寓，詢弟所在，並有諭帖与弟。想今早別有府

報。原件已焚去，希諒。又續得川中書言伍祥禎近日甚墮落，大失軍心云云。果爾，則此一族亦不足平。又聞彼于我軍起義前已來通款，確否？

梁啟超與蔡鍔第三書

松弟麾下，行人未發，續有應相告語者，拉雜寫為三書。數日前路透電忽傳有段芝泉脫逃來寧滬之說。路透久被賄收，曷為肯傳此耗，識者方滋疑詫。近聞段實被誘脫走，而于中途遇害。此說似稿，賊險惡手段，真無所不用其極。

馮華甫可謂豎子不足與謀。最近一兩日間殆已失其自由，其幕下參與大計之諸賢已悉被偽政府驅逐而不能庇。恐此公為段芝泉之續不遠矣。吾屢警告以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彼不能用，是以及此。益可信意志不強者不足與共大事。惜乎此公質美未而聞道也。今東南大勢視數日前正劇變，同人應變之方約分三派：急進派主張直從下起，不顧成敗，但求助西面聲勢，使敵狼顧不敢分兵西指；慎重派主張仍醞釀不動，以待此中之變，但使華甫一日不離寧，則終有可以利用之一日；折衷派則擬由彼軍隊擁護使起，若辦不到，則仍勿動。吾頗袒后說，然機局瞬息萬變，亦不能刻舟也。

張勳最猜險可惡。寧處發與南京、徐州、南昌、南寧四鎮之密電，三鎮皆祕守，惟張獨以告密于北京。幸吾未與布腹心，不爾，几為所賣。

偽政府昌言征滇，只是虛張聲勢。曹錕雖奉命，至今猶逗留岳州，且密電所親，求代關說免此行，其中餒可想。調張敬堯所轄原駐南苑之軍南下，索餉要挾，几成變。今仍节节逗留觀望，未知何時能達宜昌，即達宜昌，亦豈有救于川耶。此外則彼亦更無可調之兵矣。聞彼此數日內對於用兵威滇一節，亦已斷念，惟力求敷衍離間脅迫他省，使勿響應。其對付東南各鎮則既已精疲力殫，至于黔桂，計決非彼所能動搖。惟滇之起義已及半月，而此兩省態度尚未明了，頗難索解。据此間同人所推測，想是欲弄彼以攫取若干餉項。惟鄙意頗不謂然，與此狡賊鬪智術，豈易操勝算，實恐反授以隙而為彼所乘。吾以此警告華甫，彼不能用，今殆敗矣。黔桂雖形勢稍殊，然終不可不慮。且先聲奪人亦軍事一種大作用，滇起而黔桂久不應，外國且漸致疑

于我之實力；而東南諸鎮之觀望者愈多，愈益怯懦，其所失非細也。數日來黔似已動，而桂仍寂寂，此間已有人枉詣甯南陳利害，願尊處更力促之。

日本警告之舉，本為彼政府系之單獨主張（即所謂外務省系），元老及陸軍系乃至在野各黨皆反對之。議會开会即以此為攻擋之第一口實，彼政府亦几于不能自持，遂將變其主張。吾南下時已聞對日交涉漸次得手，當十二月二十左右，交換條件殆已完全成立，及又師一起，而日本全國態度乃大變，政府系自以觀察不謬大鳴得意，反對派亦盡屏息。今全國哀同情于我如潮斯湧，偽政府派周自齊為特使送禮乞憐，而東隣猶拒晏容行期，即此一著，老賊之氣已奪矣（按此段原批刪去）。

有自北來者，言老賊確已病重，都中人參差被搜買，价為之飛漲。元且入質者見彼面目黧黑且瘦削至不可辨識云。津報載有太子監國之語；其原因實由此。以情理度之，此賊安得不氣急急殺，但若彼得正首邱天道猶為無知耳。

偽政府財力之窘不難推見，司農本久仰屋，此次團體運動費支出者又不少。前月中旬新借款稍有眉目，今已絕望，並鹽稅余款亦不能提。又軍既起，各省託詞防務截留京餉，一文不解。湘、粵、桂各省且要求征討費，既不敢給，又不敢不給。其北軍之直接要索者，又無論矣。本日京電稱，中央官俸仿元年例，改為六十元均一。此電《亞細亞報》亦已載，是其財政竭蹶情形既已暴露。今彼窮極無聊，維持中交兩行濫發紙幣。然以吾度之，此兩行不出兩月必且破裂，其時即為北京兵變之時，亦即老賊絕命之時也。

大樹若遂不能保現在之地位，則將來全局破裂后東南更無人可以收拾，大約前清瓦解時必成事實，而主動者則非我國人，沿江沿海一帶，糜爛當不知何若。西南責任于茲益重矣，諸賢勉之。

滇中財政計劃近稍有生發否？極盼以概略見示。前嘗言當自由處分鹽稅之全部，此事宜在所必行。更有請者，滇中巨富頗多，此時宜曉以毀家紓難之大義，半勸助，半強迫，亦非不得已。其最兩全者，則莫如擴充富滇銀行資本，強勸巨室投資，集得此資即以公債形式全部貸與軍政府。此种办

法不惟與敵納軍貨迥異，即與一般之強迫軍事公債亦異殊。蓋就銀行方面論之，既得此資本，宜求放貸生息之途，而貸諸政府比較的最為可靠，然銀行之所貸與者，以免換券相授受而已，其現金則仍存儲銀行，專充兌換準備，但使兌換券信用能孚，則現金始終不動，豈惟不動而已，且使運用得宜更可廣為吸集，使準備日厚，銀行對於股東負有債務，而對於政府取得債權隨時可以相抵，而中間人增其活動之力。就軍政府方面言之，但使能監督銀行，使常有三分一或四分一之準備，則兌換券之信用必無虞望，信用既立，其兌換券必有一大部分不來兌現，而此一大部分不來兌現之券額即可化為永息公債。蓋政府以公債之形式而對於銀行負有債務（一般公眾以債權者之資格），銀行以免換券之形式而對於一般公眾負有債務，一般公眾以債權者之資格對銀行，既信用其券而不汲汲于兌換，則銀行以債權者之資格，政府亦可以信用其公債而不汲汲于索償，各國永息公債之起原皆由此也。就出資人方面言之，直接貸資於政府，一重担保而已，投資銀行，而由銀行貸與政府，則得兩重担保。而在銀行，非所稱世界金融總心臟者乎。考其起原，則不過二百年前英王因軍費不給之故向倫敦富室商借百二十萬磅，富室允借而要求設此銀行，取得發行兌換券之特權，其后逐漸發達，遂有今日。其動機本出于勸借，其結果乃得一圖國利民之機關，為萬邦取法。此實一最有趣味之歷史，而正我前事之師也。彼中國交通兩行不過一大錢庄耳，曷能盡銀行之職務，且為貪賦驟爾，倒閉行在旦夕。誠以首義之區，天下所宗。將來“富源”之名，必且易為“富國”，在今日即宜以國家銀行之職責自任。漢之富源欲投資者，其特權优越豈有過於此哉；望以利益及義務兩種觀念奮發精神，勉為担任，利賴曷極。吾始終不欲漫發軍票，蓋以今茲倡義非圖避死，而圖建國，無論將來能否奠定全國之功，而最少亦須整頓一切，振興邦模範；殊不願以苟且之政，勞將來以收拾。故語及財政輒斤斤注意此事，在北經已討論極多，今特詳贅者，以備出際好義之巨望也。

頃聞梁士詒勾通稅司，假海關事為名，與俄稅司往來密電甚多。此事至危，請厚慎約束凡外人往來之電，無論領事教士稅司只准用明確，不得用密碼；必不得已須用時，非經檢查員檢查過認為無害，不得囑電云云。切要

切要。伪政府顷对于各口岸通商之电已如此办法，不然何至此间与尊处通电之路尽绝耶。寇能尔而我不尔，取败之道也。

第二警所官将伪政府前后捣鬼之密电宣布一事，请速办。先由尊处發布且譯寄各領事，並作一文，指此駁參政院呈文斥復反復之語。一面仍將全件寄此間報館發表，能將官印原電紙拍照寄來尤妙。

外电称精衛已在軍，聞之喜而不寐。希为我極致相念之誠，余禱布。

梁啟超与蔡鍔第四書

松坡吾弟：前由法郵寄三書，託幼蘇轉，復將原書呈副託陳信人帶上，想均達。即夕得六日賜書，欣慰無量。今將回復應陳諸事列次。

信人行時向託帶擴充富滇銀行說帖一篇，諸公謂此辦法何如？若以為可行，即請復示，並請由滇印刷交進行轉布。當設法在外招股，與募捐並行。

東南諸鎮真是朽骨，今惟觀望成敗而已。乃至桂帥亦同此志？良可浩嘆。大樹已成青瑛，今無復可望。江浙間從下舉動固非不可能，乃勝算初無一二；吾力持不可，蓋即此微權之勢力得之亦不易，何可孤注一擲。夫戰，勇氣也。旋起立敗，其挫突多，影響將及他方。且使敵得以誇于外人謂彼尚有平亂之力，此大不利也。今即此醞釀亦不患時機之不至，所爭者時日耳。吾即亦無所失望，吾儕在津定計時何嘗希望他方之立應，此一月來眩于空華，徒自扰扰耳。須知今日之事不能與辛亥齊觀，辛亥專倚邊聲，今次唯圖實力。倚虛聲故，故諸高基弱不能自堅，最為元兇所益奪。今茲但能力顧藩籬，得寸則寸，得尺則尺，相持數月諸方之變必紛作，而吾主力軍輒立于不可敗。夫然後天下事乃有所憑借，以得所結束。更質言之，將來必須以力復經營，庶得有淨洗甲兵之一日。他鎮之不響應，又庸知非輒耶？諸公勿緣此而稍有懷喪。天下事惟求諸在我而已。凡人若只能听好消息不能听惡消息，便是志行薄弱，便不能任大事。須知我輩當此万難之局而毅然以身許國，豈為高興來耶？將來所遇困難，失意之事應不知凡几，若以小利小挫而生欣戚，則即此憧憬之心境已足以敗事矣。吾書中不好報告好消息，而惡消息則必報，亦為此也。有一事亟須奉聞者，則岑西林已于四日前抵滬。

也。此行誠未免失之太早，因黨人以為兩粵指日可下，故往迎之。及到港而情形不妥，不能淹留，乃以原船來此，幸極輒無一人覺。而在此無論何地皆難安居，乃迎來與吾同寓。惟其所响頗費研究，吾力主共入滇，蓋一則可以壯軍勢；二則彼在蜀民望尤隆，得彼遙為坐鎮將來蜀中內部之整治裨助不少，且游說兩廣亦較有力也。而西林先生頗自引嫌有所徘徊，其後商略之結果，謂入滇後只能作寓公，以贊襄帷幄，無論何種名義皆不屈，若滇中允此條件，則甚願行云云。事其意殆恐到後有人議及位置，彼反無以自容，所慮亦至有理。今已決意先行東渡，日內如兩粵動，則彼自當留粵；若勢依然，則以彼地望無論何處皆難託足，舍滇奚適。請弟與翼公虛作一書來歡迎之，聲明但請來指示機宜，無論何種位置決不奉強，則彼必欣然相就也。滇中財政之窘久在意中，來此莊再匝月，一籌莫展。慚汗焦灼，不可言喻。頃已決派小婿周希哲往南洋募捐，彼為南洋產，多識其人。今得西林作書介紹，吾亦作書，或可有得。惟當由滇政府發一印文委任狀，想已有空白狀到港，彼得此即行。若富滇銀行擴充辦法可行，則並以招股事委之可耳。

前兩書言提用鹽款，護送稽核分所洋員出境事，不知已辦否？此著屢經研究，確矣可行，望勿遲疑。蒙自关税亦宜與商提取。即不能提，亦當办到存儲外國銀行，不辦中央（上海銀行）。

“外交界消息極佳，日本公然拒絕英國專使，聞三大警告不日將提出。且日本刻意聯絡吾黨（青木少將特派駐港，專與吾黨通氣，日內便到），餉械皆有商榷余地。張潤宏頃來滬，明日可到，到後便知其詳。吾決以二十八日東渡，或能有大發展亦未可知。”（上四行原批刪去）

擬起程又佔領包頭。潘矩楹至，以孔喪代。總統府發見炸彈，陰謀者為袁乃寬之子。國方大興黨獄，人心惶惶。賀頓、孟希、佛芬三人中，日內必有多人借往粵以脫罪罟，使迫龍歸。聞桂之冤孽頗由肇作梗，此行當彼釜沉舟，還三寸不爛之舌冀有所濟也。歸西頃隨西林東渡，似留彼在滬襄外交事。吾東渡后小住旬日，便當來滇。孝懷、賀頓必偕行，孝懷性行才識為吾黨第一人，尤諳川事，彼來所助不少也。來書尚約遠席，痛哉痛哉今失此人矣社會不可恢復之損失也，書此泣然。

《盾鼻集》所載第五書只到“可痛哭也”，后尚有一段云：

孟曉頃赴粵作陸賈，無論能否有效，使命既畢，便當道滅入川。孟公任事之勇，見事之明，治事之敏，正是未易才。弟虽与久交，或犹未能深悉其才器，彼此行，当助弟不相也。有蜀人張君名智字佩严者，性行才識皆卓越（留學日本，國學最優）。三年前曾任四川鹽政局長，其人諳練川事，尤善理財。然性恥竟進，今在滬為人作謀師以自贖，吾力助其行，未見許也。弟宜親作一書寄我代致之，以礼罗之，此弟之法孝直也。趙堯生先生青德碩望，弟子編蜀中，各派人士皆敬而愛之。宜以蒲輪致政府，待以賓師，勿勞以事，其于攬物望融堂見必有大裨。處彼不出，今別以書為弟致功也。來書囑招蜀故吏某某某等三人，願三人者皆非佳士，且蜀人殊怨而薄之，願弟且勿与為緣。欲陳尚多，姑止于此。蜀中名宿尤有曾幾如先生鑑者，必宜礼罗。此公在蜀負重望，此次國民投崇誓死不回，請加礼教聘。度彼斷不肯就，不妨再四敦促。即不來亦足收众望也，式而容聞，作用甚大，望勿忽。

民國三十六年十月二十九日丁亥九月十六日 定厂手稿

五 外交之險惡 日本之陰謀

云南舉義后，照會駐北京各國公使暨駐津、滬、漢、渝、云南各領事文，大致謂：中國人民久苦君主專制之壓抑，乃奋起而為政治革命。及民國政體成立，曾承各友邦承認。不幸總統袁世凱謀叛民國，自為帝制，本都督前受委任于中華民國政府，只知効忠勳于民國。爰舉義師，翊護共和。對於貴國力求敦睦，應繼續履行條款開具于后。相應備文照會貴公使領事查照，并請轉達貴國政府云云。照會去后，首由德國領事答复，大旨謂云南願與德國增進友好邦交，殊屬可感，來文當轉呈本國駐京公使云。又《字林報》一月二十四日北京電：云南來電，德領事韋斯正式承認，曾接到義軍宣告獨立之公文。且因云南政府願維持中德兩國友好之邦交，而表示其謝忱。並允以所接公文轉達德國駐京公使。此項復函曾載入云南各報云。

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五國公使赴外部提出通告，謂此後對於中國帝制問題當取監視態度。又外國公使聲明對於帝制運動抱監視態度，時外交長陸徵祥復述中國自信能鎮定事變之語。二月十九日駐在北京之英、俄、法三國公使，同往訪問日使日置氏，討論關於我國之時局如帝政問題及西南軍事問題，歷一小時之久。對於南方態度，主張同一公平，不取何等干涉之行動。

十二月十五日下午，日本及協約之五公使，以展期變更國體提出第二次之警告，送交外交部。中國僅答稱，變更已完全竣事。日本對於此強硬之言辭，暫置不論。英文京報則譏評五國公使之舉動等於馬出而關槽門云。

二月九日東京各大新聞論及中國之現情，以為與其承認帝制，毋寧根據列強之宣言更發第三次之警告。其對於動亂更以重大視之云。

外交界消息言，列強第三次警告即所以救現在之時局，廢無用之帝制，不可不盡全力維持秩序云云。

又新聞界可恃消息，第三次警告即要求袁氏確定取銷帝制期限，袁氏恐惶益甚。

袁政府因外交陷入窘境，又向美國方面秘密運動。但聞美公使曾電詢本國政府意見，迄無復電。

東京電：英國駐北京公使朱遜典允作內亂調人之報告到日，日本人相信英國必不拋棄與國而採此單獨之行為。又有袁氏依賴朱遜典，緩和日本顧慮態度之報。日本政府斷不無端變更現在之態度也。

東京外交界消息：俄國特使赴日之效果，使兩國對於遠東問題之意見殆歸一致（日俄由協約而進于同盟）。俄國當承認日本在中國政治上經濟上之優越權也。

云南獨立之際，國華等報，捏造法國因中國用兵云南，允假滇越

鐵道輸送軍隊。法公使向外交部聲明並無此事，已由內務部飭各報更正矣。

法國官方鑒于云南之現狀，聲稱縱令他國承認袁氏之帝制，法國亦決不承認。

各外交團特開會議，謂袁政府如不能在預定之六個月內削平滇事，則各國為商務關係，不能不正式承認滇黔為交戰團體云。

各國駐滇領事：昆明，英法總領事各一；蒙自，英法意總領事各一，奧領事一；河口，法意領事各一；騰越、思茅，英領事各一。近日本政府特重視云南之政局，據《宇林西報》七日北京電云：云南府消息，日本政府已于該地新設領事館一所。又日本少將一員已行抵該地，調查軍事情狀云。（按七日即一月七日。日本領事為堀義貴，即曾任駐滇領事者。后升任日本駐英大使，傳系日本外交界出色人物，可知其對滇事之重視矣。）

日本朝野之意見，以中國南方之擾亂即由不實行延長帝制所致，當然由袁氏負其責任。此時袁氏對於五國之勸告，除將實行帝制之日期延緩外，別無他策。

中國政府確已電令駐日公使陸宗輿氏，在東京向日本政府開始交涉，磋商承認帝政及即位日期之事。（一月十一）。

工商總長周自齊將赴日本，假代表袁氏慶賀日皇加冕之名，秘密進行承認帝制之任務，有隨員周家彥、劉崇傑及外交部秘書施肇本等同行。此外尚有託名視察團七人。據某日人言，周氏並帶有取締在東華堂及商議早付鄭四鐵道借款之任務。（一月十日）。

袁氏請求日本承認帝制所提出之交換條件，確已由國務卿外交總長示意于日本，俟得日本政府許可，正式簽字。其內容如下：（一）吉林全省割歸日本；（二）奉天司法權讓與日本；（三）津浦鐵路北段割歸日本；（四）天津、山東沿海一帶海岸線割歸日本；（五）中國財政聘

用日本顧問；(六)中國軍隊統歸日人教練；(七)中國槍炮廠由中日合辦。又說明此次帝制交換條件俟定約後，袁前總統即可稱帝，日本即可承認。一面將吉林全省文武官吏及奉天司法官吏全數裁撤，以便日本派員接管云。

中國政府於本月(即一月)十一及二十五兩日，密向日本政府聲言謂：如帝制重大問題未與日本協議，自知甚為不合。惟今如果中止，不特帝制派許多人物不能保其地位，袁總統之地位亦大有關係，果爾則難謀中國之統一，今此帝制問題總須仰求援助，事後斷不棄置日本等語。日本政府答以日本之警告非為窘袁總統或其周圍帝制派之人物，現據一般之觀察，中國欲求承認帝制，無論如何須費所有手段與其犧牲云。

大隈伯爵被人拋擲炸彈。周自齊使日之舉已決中止。

日使照會外交部，請赴日周特使暫緩起程。

此次特使周自齊之派遣，始由外交次長曹汝霖與日使交涉，日使答應；現忽於十六日回絕，當局諸公頗為失色。又外交部行文初用洪憲元年，各國紛紛退回，不得已暫寫西曆，各國方肯承受。(十七日)。

日政府既照會駐日中國公使請賀使緩期啟程，其理由謂：中國黨人或將加害。且日本輿論反對袁總統之稱帝，尤恐有所陰謀。公文中引及李鴻章赴日遇險及此次大隈被狙擊事。又日人方面謂：日政府因日本人民反對袁氏之接受帝位，恐周使赴東將發生意外之事，故止其行。

曹汝霖偕周自齊、朱啟鈐入內，袁甚切勿登極，以緩外交上之危險。袁默然。終以無可如何，飭用正式公文通告各國公使，宣稱云南事未平以前決不登極。是此時尚未用皇帝名義，外間傳言因國書被拒者，書尾署“中華帝國洪憲元年”故二次被拒也。

日人北京有志團之宣言其序文云：“對支問題根本解決之好機會

正在今日。”宣言共七項，其第五項云：雲貴獨立軍之根柢，云：“此次雲貴獨立，本系民國成立后，在袁總統之下協贊成共和政治之進步覺首領等，對於袁氏違背共和宣誓自做皇帝之野心，由主義上反對之，為多數人民奮發義憤者，是為中堅勢力。而革黨分子与之勾通，足征其結束頗為巩固，決不可輕侮者也。況且通國人心所向，莫皆歸奉帝政，陰以袁氏為不信不義之人。雲南獨立以來，其郁積不平之氣日盛一日，况彼贊成帝政新聞日減，而反對帝政新聞日增，亦足綱征之矣。民心既然如此，默先應之，南方各省排袁之勢，饒愈烈，日后扰乱处处頻出必矣。如果各省獨立軍頻起，袁政府所有兵力及財力到底不足彈壓，遂致全國大亂，不待智者而可知也。吾人不敢輕看雲南一部獨立者，此也。”其第七項略云：“好機不可逸，此時日支亲善如能實現，吾人固然喜之。然与現元首袁世凱之間到底不能實現，必須另行物色一真實确定日支攜手之人，与之握手，是為切要。”其結論謂“歐洲戰乱，列強未遑東顧，是為根本解決對支問題絕好之机会。切望政府不固执自己偏見，各政党亦不發揮党派異論，舉國一致為國家大計起見，永遠确立對支政策。然則強制該國中止帝政，是為急務中之急務也。第三次勸告提出于支那政府，帝政因之中止，則袁總統威望失墜愈甚，究竟南方獨立軍勢饒自高，或袁政府為之推翻或南北兩政府分立，或又各地方獨立政府羣起，全國糜爛，其勢所及固不可逆料。總之，是我日本厥起之好机会也。”

日本侵略中國之計畫遠在四五十年前，故于中國內情，調查極為詳細。所言乘歐戰期間列強不能東顧實為對中國侵佔之絕好机会。然自雲南舉義擁護共和，義聲所播，全球震悚，以為中國尚大有人在，頓改其輕視之態度，日本亦稍戢其野心。然則護國一役所系于國家之存亡者，至為重大，固不僅帝制民主政體之消長得失已也。袁逆對日初亦知尊重國體持強硬態度，對於日人所提廿一條件頗能慎重考

慮以應之，迨逆帝制滿反共向日之初心，不惜犧牲棄國，以遂其私。苟帝制果實現則其私許日人之一切權利，必將一一履行，日本更為進一步之侵略。中國前途何堪設想。我逆席大有可為之地位，一旦為其左右臂小及豚犬之子所欺惑，到底不知醒悟，何昏聩之甚耶。日人宣言中謂反對袁氏者為革黨份子及進步黨首領，云南軍政要人本多數為國民黨人，舉義之後曾派唐君某李君某赴滬聯絡革命同志，並請孫益理、陳真士兩先生多所指示，号召沿江海一帶黨人直接間接協力援助。其函件當擇要甄錄，以資考據。所謂進步黨則因梁啟超本系進步黨首領，自初發動及進行中，啟超派其門人亲友分赴各地鼓吹宣傳，並將北方情形陸續報滇，而蔡紹父系啟超弟子，任可澄、戴戡、陳廷策等皆與啟超有密切關係，故日人宣言云云。實則舉義中堅人物，如唐繼堯、李烈鈞、熊克武等皆國民黨要人，非他黨所能左右其間者也。

六 財政之窘迫

據臨時政府民國五年（被稱洪宪元年）之預算，收入四一七、九四六、七一〇元，支出四七一、五一九、五三六元，不敷八百余萬元。而四年年底統計海關減收至二百十六萬五千兩，約合三百余萬元。至四年旧曆岁暮，需款甚鉅，分令交通銀行籌款五百萬元，中國銀行二百萬元，與政府有關係之其他各銀行籌一百萬元。自滇事發生，張敬堯率隊南下，曹錕佈置司令部設兵站安糧臺已耗用三百余萬元。袁逆以軍事為先，凡屬軍事請款者決不稍加留難，約計在川三師一旅，七師八師全部，每師出發費各三十萬元，輸送各費尚不在內。在湘六師一旅，三師一旅，二師二十師全部，照上列合算各不下一百余萬元。而各省之請款者紛紛不絕，如陳宦請領二百萬，廣東龍巖光領五十萬出發至南寧即歸，又請一百萬。陸榮廷請領二百五十萬，袁逆為籠絡計發一百五十萬。其他臨時費用增加甚多，即電報一項因突然增

多，電報生晝夜忙碌不得不加給雙份薪俸。又况袁逆向來以金錢施其籠絡，恣意揮霍，于是遂陷于窘乏焉。

急催欠款 各机关請款無法支應，以四年份各省欠解之款甚多，特通電欠解各省，催令迅速補足。各省多以云貴事起為保衛本省安甯計，截留自用，無款可解。且有以地方危急更向之請款者。袁逆異常焦急，曾派財長周學熙偕同陸軍王士珍赴天津，向商務總會婉求挪用救國儲金，並向該處鹽商商借鉅款，亦無甚結果。

議節用減政減官俸發行公債 袁逆政府每月軍費已需五百餘萬元，餉戰事延長即無款接濟。于是力從節約，通電各省遵照節用四事：（一）極力撙節政費，不得超過預算，不得臨時追加；（二）遇有不得已事故只能在他項款目下挪用維持；（三）各項開支節余之款另案存儲，報部听候撥用，不得擅自動支；（四）凡中央直接收入之款，無論其何理由不得截留。此等計劃收效無多，無濟于事。于是又議折發普通政費，一律以八成折發。裁減辦公人員，實行禁止兼職。袁逆認為其法良善，下令實行，辦公人員益惶惶不安。又議不如減削道尹薪俸公費，謂道尹僅為巡按使縣知事中間一承轉機關，可減薪俸若干成，公費則減半，以裕餉需。又議發行強迫公債，分內國六厘債二千四百萬，儲蓄票一千萬；又恐此項債票不能得人民之信用，擬搭放官債，分派各省。后經各省承認擔負者尚不能達五百萬圓，仍不能解其困難也。

搜括之種種 既已通飭將中央直接收入之款認真整理，不得有挪欠及截留情事；于是印花稅、鹽契稅、屠宰公費各稅，督責甚厲。與所得稅、牙稅、厘金、田賦等一律加征，牌照稅分八等，每年按兩期征收，全數解部，鹽契稅換驗冊費皆加倍征收。其餘各省陋規及一切不正當之收入，無論巨細，歸公解部。又議鹽斤加價：四川每百斤一元五角，山東、滿洲二圓，直隸、河南、廣西、浙江二圓五角，江西、湖北、

安徽、江苏三圓，云南、貴州四圓。据法文电云，新鹽稅不久即將实行。又議大开捐例，二十五万以上者授上大夫，五十万以上可授少卿，以下类推。皇帝尚未登極，已实行卖官鬻爵，袁逆可謂穷極無聊矣。

私借外款 袁逆因軍餉浩繁，初議以崇文門釐稅为担保向天津瑞記洋行借款二百萬元。交涉一时不能成立。難濟急需。另以收回商办汉口水电公司資本为名，向美国借款四百萬元，即以該处水电事業作抵。其实公司只得五六十萬元，其余概以充軍費。又議以实業名义向日本三井洋行議借二千萬元未成，乃議向清室籌借其財產五百萬元，真無聊之極思耳。

金融混亂 中国交通兩銀行濫發紙幣已达二億元，实则其准备金不过千萬元而已，且此項准备金早已提作別用，而軍費及其父子秘密不可告人之費用，任意提取，当局者仰屋無計，兩行又各增發二千萬元。商民信用全失，外国各銀行皆有相当戒备。若再拖延，則袁逆唯一之搖錢樹必相繼倒閉。即此一事已足制袁逆之死命，况其他軍事政治外交之相逼摺耶。

七 內部之紛扰

五年一月十九日，袁逆所居之新华宮忽發現暗杀之陰謀。其主动者为袁英，而沈祖宪、程克明与焉。英字仲德，新皇族袁乃寬之次子也。乃寬本十三太保之一，籍河南，与袁逆虽不同宗，历在幕中，甚得信任，嗣即認为同宗。此次帝制發端，其人鼓吹喧傳之力甚多。子袁英自癸丑以来与党人接洽，聞人言在京師从事革命，必先从警察入手，遂聞其父荐充警察督察長，因系貴族，故無人注意及之。一月前，以書致各省將軍約期舉事，內有致張作霖一函，張得書惶駭異常，即告知段芝貴，段併原函密達于京。同时並發現其以血書運動模範团之事，而案遂發。时袁英方潛赴津某党人机关之约，当由天津警察厅

長楊以德于十三日將其緝獲，扶送其父。乃竟遂呈明袁逆，交軍政執法處訊治。袁英入獄後，宮中大肆搜查，查獲炸彈五十餘枚。據袁英供云：“系備新皇登極時用者。先割斷宮中電線，復放炸彈。”只因此項危險物之輸入宮中，與內史沈祖宪、內尉瞿克明有關，十八日午前，步軍統領江朝宗拘執沈、瞿。并於二人宅中逮捕十餘人，搜去証據多種。內有盟單一紙，共百餘名，均系軍政界要人。尙有五、六名匿居交通次長麥信堅宅內，江親赴麥寓，向麥要索歸案。此外，司法次長江庸之弟爾弼亦受捕執，一併解交軍政執法處懲辦。大獄既造，人心惶惶，平民憚于誣指，官吏不安其位，北京政府諸人如芒在背，几于倒閉矣。

沈本北洋幕賓，相隨二十餘年。瞿自十六歲投袁宅為家丁，亦二十餘年，其母妻均在宮中服役。變出蕭牆，令人莫測。軍政執法處長雷震春對於袁沈瞿三人略行訊問，知株連甚眾，有碍政局，怒江朝宗邀功太急，牽動全体，批江之頰。江亦還以足，二人互閤。時肅政史傅增湘並上封事言：“官吏人民非有法律上之証據不可逮捕；檢查家宅，此後須遵循文明手續，斷不宜任听兵役肆意蹂躪，致人心國計俱受影響。”蓋指江朝宗搜查沈瞿居宅而言也。袁逆惧政府動搖，飭雷寬辦，以安人心。二十一日雷釋沈瞿及其他嫌疑犯，暫留袁英于拘留所，此案遂結。但沈內史自恃無確鑿証據，堅不出獄。偽太子袁克定手函勸導不從，迨袁逆遣人慰問始歸。翌日京津御用報犹偽造新聞，謂沈瞿案與袁英無關，英素荒唐，與劉積學往來，致函京外，謀起革命，皆積學所為，故與沈瞿無關云云。或曰周自齊被拒之後，外交秘密洩露，皆內史沈祖宪、內尉瞿克明所為，瞿所供，並牽連其偽皇妃皇子，甚至皇后、乳媼、女婢皆曾染指洩漏秘密代價，直不能究其辜。故先將瞿釋放，沈則有所挾，非袁逆致害陪禮不能出獄也。

袁逆胞弟世彤責難之，函云：

兄弟不同德，自古有之。如大舜，周公，柳下惠，司馬牛是也。聖賢尚有兄弟之變，何況平人乎。顧棠棣之詩則必酒淚，蓋有兄弟之感耳。詩云“兄弟鬩于牆，外御其侮。每有良朋，燕也無戒。”此常人常事常情也。若夫君父之大義，虽兄弟亦難相濟。蓋德同則相濟，德異則相背。大舜聖人也，周公亦聖人也，舜化傲象以骨肉私嫌不必加誅，周公誅管蔡乃國家之公罪，故不妨以大義灭亲也。吾家數世清德，至兄則不然。二十年來兄所為之事均于母教相背，朝中勳兄者四百余條，兄試撫心自問，上何以對國家，下何以對先祖。母亲在生之日，諄諄誡誡于吾兄，置若罔聞，將置严慈之訓于何地。兄能忠君孝亲乃為吾兄，不能忠君孝亲，非吾兄也。又云：“曾上書于護理河南巡撫景月汀中丞，祈轉稟葉相，以朝中無能制兄之人，恐將來尾大不掉，莫若解其兵柄，調京供職，犹可保存忠臣之后也”。云云。其言昭昭如在目前，但願蒼天默相，先副式憑，兄能保全終始，忠貞報國，則國族幸甚。六弟世形謹啓。可知袁逆野心其弟兄骨肉間早已窺見其微，不惜痛切規勸之。

迨洪宪帝制將行，世形又與袁逆胞妹為清兩廣總督張樹聲之子婦稱張袁氏者，同署名遍登京津各報曰：“袁氏世凱與予二人完全消灭兄弟姊妹关系。將來帝制告成，功名富貴概不與我弟妹二人相干；帝制失敗，一切罪案我弟妹二人亦毫不負責，特此聲明”。云云。袁逆聞之大為懊惱，然亦莫可如何也。

此外袁諸子之怙勢攬權，袁諸妾（克文克良生母尤甚）之爭位爭寵，倘帝制告成，其影响于国家政治者審堪問乎。

八 一般之觀感

初帝制議起，日英兩國均持沉靜態度。未几，日本力主監視，主持五國提出三大警告，拒絕洪宪年号，拒絕特使周自齊，並于暗中力助护国軍人物之活動。其意無非欲造成中国重大內亂，而彼收漁人之利耳。然于护国軍方面未嘗不獲多少之裨益。至英國則因歐战未止，頗懷觀望。然因驻华大使朱爾典與袁逆私交甚厚，每以英國君主

立憲為比，後見日本態度嚴重，中國輿論不直袁逆，遂漸變其主張。一月二十一日，英外部副大臣薛西爾在下議院答復議員里斯氏之質問謂，中國帝制尚未宣佈，英政府未曾予朱選典以承認之訓示，此一事正在籌議中云。嗣駐英日兩國公使皆有電到京，報告外交緊急，宜速中止帝制。德國初亦贊成袁之帝制，旋有戰勝消息，袁逆益自信。乃不久德國挫敗，并有承認南方交戰團體之議，袁逆益失其所恃。至則自齊被拒，外交運動完全失敗，國內則除力量無多之直隸朱家寶、奉天段芝貴、安徽倪嗣冲、湖北王占元、河南趙倜、陝西陸建章、福建李厚基外，大都陽奉陰違。如江苏馮國璋，則派蔣雁行監視之。方各省勸進，馮電致后，袁已疑之；中外又盛傳馮反對帝制，將舉兵寧垣，袁大恐。既調陸軍第四師第十師屯駐上海，第五師之一旅駐苏州，安武軍之第一路駐南京，以為之備，又以行軍總司令屬之，冀使離任。馮力辭，乃派雁行駐寧，以協辦防務為名，蔣至，馮請假養病，袁許之，暫以南京鎮守使王廷楨代理其職，欲因以轉授蔣也。江西李純、山东靳云鵬聞之，屯袁留馮，略言馮保障東南，功在国家，將以一人之去留，牽及國家之安危。袁知馮不可動，而蔣亦畏難不敢取而代之，計遂寢。馮假滿親事，旋即與張勳、齊耀琳合辭電達政事堂、國務卿、各部總長，略云：“近日京中有人發起籌安會，意在變更國體，一再通電各省，並要求派員入會討論。勳等因此等非常舉動，仅由三五私人立會号召，何敢率行附和，致蹈越職違法之嫌，故未復電派員……事關國家根本，實系中外矚目，勳等才識短淺，于大局之安危，法理之出入，窺天測海，咫尺難周，若為扣槃捫籥之談，不免摘瑣索澁之惧。諸公贊襄密勿，操握國柄，為百司之表率，舉凡社會推移，人情向背，自己燭照數計，洞燭無遺；此事應如何定計決疑，必早權衡至當。應請統籌立斷，由國務卿定稿頒銜提交參政院代行立法院公議，以昭公正，而免參差”云云。此電到京，留中不發。急派阮忠樞馳往泰安江宁，

反复陈說后，暂时不發表意見，仍暗中与云南秘密通电。

浙江朱瑞，本極服从袁逆者，云南义声所播，軍界首先發动。宁波、杭州，嘉兴均宣布独立，朱瑞潛逃，推原任巡按使屈映光为都督。映光首鼠兩端，軍民疑慮。映光恐釀亂，乃辭職。众举吕公望为都督，浙局乃定。四川陈宦，本袁案所信任；乃密与云南商洽，因电袁逆謂人心不端，暫許其表面独立，以圖补救。此其一时詭計，未几即遁走。

各省軍民首長固知帝制之難成，而姑为是委蛇一时之計耳。不第此也，各省代表之請願皆系強迫而来，西南風云緊急，袁逆諸繼承之人犹故作乐观，或云“事态未必如是”或云“不久即可平定”。至第三次推誠書上后，全体代表齐集于新华門，跪求正位，三呼万岁。有汪立元者独呼“中华民国万岁”，有人提出質問，汪承認受罰。迨礼畢，請願代表总会，料理招待經費之孙毓筠宣布：“各省代表任务已完，每人致送路費一百元，远省二百元，諸君返本省，如有需要，再行召集。”軍請增費，毓筠不允，众乃大譁曰：“我輩非傀儡，招之即来，麾之即去。”欲駭毓筠，毓筠奔入臥室，以电话召警察彈压，众益憤怒，毀物撞門，軍警磨集亦莫敢護何。后經朱啟鈐出面調停，各增二百元，其事始寢。即此可見各省人心絕非誠心贊成，不过賺其往來之旅費，至此圖窮而七首見，不能再为掩飾。云南起义檄文，謂其開奸民意冒千古之大不韙，誠实录也。

九 袁世凱取消帝制

自黔省宣告独立，广西繼之，川湘迭获捷报，护国軍益振奇，積極进行，袁逆夺气。前此各省之歸为附和者，至是皆联銜电請終止帝政，袁氏乃延期即位。护国軍益进而促之，袁逆穷無復之，乃与其左右密計，取消帝制，以緩和内外之危局，于五年三月二十日發表取消帝制伪令曰：

民困鑒往，災故紛乘。薄德如予，躬膺艱鉅。憂國之士，悚予禍至之無日，多主恢復帝制，以絕爭端，而策久安。予屢加呵斥，至為严峻；自上年時異勢殊，凡不可遏，竊謂中國之本，非實行君主立憲決不足以圖存，倘有葡墨之爭，必為越軌之禍，遂有多數人主張恢復帝制，言之成理，將士庶同此憫忱，文電紛陳，迫切呼吁。予以原有之地位，應有維持之責，一再宣言，人不之諒。嗣經代行立法院議定，由國民代表大會解決國體，各省區國民代表一致贊成君主立憲，並合詞推戴。中國主權本于國民全體，既經國民代表大會全體議決，予更無討論之余地。然終以驕驕大位，背棄誓詞，道德信義無以自解，掬誠辭讓，以表素懷。乃該院堅謂，元首誓詞稟于地位，當隨民意為從違，責各弥周，以至無可讓避，始以籌備為詞，借塞眾望，並不實行。及議變事故，明令決計從緩，凡勸進之文，均不許呈遞；旋即提前召集立法院，以期早日开会，征求意见，以俟轉聞。予憂患余生，無心問世，遑辨直上，譁亂不知。辛亥事起，謬為眾論所推，勉出維持，力支危局，但知救國，不知其他。中國數千年來，史冊所載帝王子孫之禍，历历可征，予猶何心貪恋高位，乃國民代表既不諒其辭讓之誠，而一部份之人心，又疑為功利思想，性情閹隔，謬為厉階，誠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燭物，實予不德，予人何尤。苦我生民，勞我將士，以致中情惶惑，商業凋敝，撫衷內省，良用髮然，屈己從人，予何惜焉。代行立法院轉除推戴事件，予仍認為不合時宜，若將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認帝位之案即行撤銷，由政事堂將各省區推戴書一律發還參政院代行立法院，轉發銷毀；所有籌備事宜，立即停止。庶希古人罪己之誠，以洽上天好生之德。洗心滌慮，息事寧人。蓋在主張帝制者，本圖巩固根基，然愛國非其道，轉足以害國。其反對帝制者，亦為發抒政見，然斷不至矯枉過正，危及國家。務各激發天良，捐除意見，同心協力，共挽時艰；使我神州華裔免同室操戈之禍，化乖戾為祥和。總之，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承認之案業已撤銷，如有抗亂地方，自貽口實，則禍福皆由自召，本大總統本有統治全國之責，亦不能坐視論者而不顧也。方今閭閻困苦，綱紀凌紊，吏治不修，真才未出，當念及此，中夜以興，長此因循，將何以創。嗣后文武長官務當掃除私習，隨勉圖功，凡應興應革諸大端，各尽职守，

實力進行，毋託空言，毋存私見。予惟以綜覈名實，信賞必罰為制治之大綱。我將吏軍民尚其共體茲意。此令。

此令之發，在袁逆以為護國軍意在要挾取消帝制，帝制取消當可罷兵，尚可遷借大總統地位再謀帝制之死灰復燃。護國軍知其狡謀，且袁逆之反復歷有証驗，豈可再貽養癰之患，故接到此電仍堅持此志，迫袁退位。

十 袁世凱之灭亡

袁氏既取消帝制，任徐世昌為國務卿，仍令提前召集立法院議員組織正式立法院。后又任段祺瑞為國務卿，聲明實行責任內閣制，冀以緩和國人反對心理，而苟總統之命。遂由政事堂、統率辦事處及與護國軍首領唐、蔡有旧誼者紛電和解，概未得復。副總統黎元洪與徐世昌、段祺瑞復聯名電唐，唐始復電商榷辦法。四川方面則由陳宦派員帶同條件，向蔡總司令商請息戰。蔡鑄立即通電聲明原意，并復陳函云：

此次雲南起義，特為護國起見，誠然誠然。當時鈞等以為起事之後，可用軍事上之態度表示國人反對帝制之意。如袁氏良心不昧，即當俯從民意，中止帝政運動。詎料袁氏並無悔禍之心，反調大兵南下，實行武力壓制，以為如此則真正之民意可以撲滅其壓制，而帝制即可成功，因此致令生民塗炭，將士喪亡，舉國騷然，四民失業，袁氏豈能辭其咎耶！及見人民反對日烈，帝制終無成功之望，始不得已勉行取消。論者以為袁氏至此必將退位，以讓賢者，乃復尸位不去。試問袁氏居此失敗地步，能否再掌國家大權，操縱如意。即使能之，又試問其尙有何面目以見國人。袁氏屢次布告國人，自謂當初本不欲再入政界，因辛災迫于公義，國人之請，不得已始出肩國家大事，以盡愛國愛民之苦心。茲者舉國人民要求袁氏退位，為袁氏計亦只有自行卸職之一途。否則帝制雖取消，焉知將來不死灰復燃，公等有何担保，足以取信于國人耶。或者以為袁氏退位恐不免發生新競爭，致使國家陷于

危境。此則不然。袁氏果能退位，則依照約法，其責任職權當以副總統繼任。袁氏果去，則黎副總統照法律上應繼其後，當不至發生若何紛爭也。

又護國軍聯合軍政府第一號宣言，如下：

前大總統袁世凱，受民委託，為國元首，不思奉公守法，顧國利民；反著逆謀，圖覆國命，嗾使徒黨設立籌安會名目，紊亂國憲，公然倡亂。又陰唆政府大員，密發函電，勒逼各省軍民畏官干涉選舉，矯誣民意。其密電多至五十餘通，皆有政事堂密碼及官印原紙可憑。當國體投票尚未舉行之前，已在總統府設立大典籌備處，預備登極；卒乃公然下令自居皇帝，其種種謀叛實據已由軍政府翔為臚舉，宣示在案。查總統謀叛，應受彈劾裁判。載在約法。今袁世凱謀叛罪之成立現已昭然，即將帝制撤銷，已成之罪固在。特以約法上之彈劾裁判機關久被蹂躪，不能行其職權，致使逍遙法外。除由本軍政府督率大軍，務將該犯圍捕，待將來合衆國會依法彈劾、組織法庭依法裁判外，特此宣言。前大總統袁世凱因犯謀叛大罪，自民國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下令稱帝以後，所有民國大總統之資格當然泯滅。布告中外，咸使聞知。唐繼堯、劉顯世、陸榮廷、龍濟光、梁啟超、蔡謨、李烈鈞、陳炳堃、任可澄、戴戡嘯（十八日）印。

護國軍聯合軍政府旋即通電，擁戴黎元洪依法繼大總統任。其第二號宣言如下：

前大總統袁世凱因犯謀叛大罪，所有大總統資格當然銷滅，經本軍政府根據約法宣言在案。查民國二年九月國會參眾兩院議決公布之大總統選舉法第三條云：“大總統任期六年。”第五條云：“由副總統繼任，至本任大總統任滿之日止。”云云。前大總統既已犯罪，缺位所遺未滿之任期，當由副總統繼任。本軍政府謹依法宣言，恭承現任副總統黎元洪為中華民國大總統，領海陸軍元帥。其遞選副總統一職，俟將來國會新召集時，更依法選舉。為此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右電發後，復正式照會各國公使各商埠領事查照。

時湖南湯壽銘與湘西宣慰使熊希齡聯名電袁，撤退北軍，以止護

國軍攻擊。一面與桂粵密相聯絡，派湘軍至岳，防禦北軍，一面宣布獨立，勸袁退位，其致袁電云：

自粵安撫發生，樞府大僚日以叛國之行為將授意旨，電旨兩下，怵誘兼至，愧偏偏處，奴索國民，瞻笑使然，路人共見。彌銘忍尤含垢，背髮冲冠，以卵石之相懸，每徘徊太息。天佑中國，義舉西南，正欲率我健兒共勦大舉，乃以瘠牛全力壓我潮湘，左掣右牽，有加無已。現已忍無可忍，于本日誓師會眾，與云貴粵桂浙陝川諸省取一致之行動。須知公即取消帝制不能免國法之罪人，彌銘雖感知遇私情，不忘國家之大義，前經尽情忠告，電請退位息爭，既充耳而不聞，強拊心而滋痛，大局累卵，安能反此依違，將士同袍，實已義無反顧。但使有旁途之悔悟，正不為羹豆之相煎。如必舉全國而犧牲，惟有執干戈以相見，情義兩違，嚴陣上言云。

其詞之峻厲，較之他响应各省之電尤為過之。距四川省獨立仅一週間（四川五月廿二獨立，湖南二十九），湯壽潛陳宦二人皆袁逆蒙養之心腹人也，平日利用二人皆年少急功，以屠杀川湘之民，以威服羣眾，乃至此利害关头，遂尔苟全性命，操呂布入京之戈，袁逆之憤郁為何如，加以中外環迫，暗潮明誦，羞愧怨恨，不十日而以疾告終矣。時中華民國五年六月六日也。其偽遺令曰：

民國成立，五載于茲。本大總統奉國民付託之重，徒以德薄能鮮，心余力絀，于救國救民之素願愧未能發達萬一。自就任以來，晝作夜思，殫精畢力，願國基未固，民困未蘇，應革應興，萬端待理。而賴我官吏將士之力，得使各省秩序粗就安寧，列強邦交克臻輯洽。撫衷少慰，懷疚仍多。方期及時引退，得以休養林泉，遂吾初望，不意感疾，浸至弥留。顧念國事至重，寄託必須得人，依約法第二十九條，大總統因故去職或不能視事時，副總統代行其職權。本大總統遵照約法，宣告以副總統黎元洪代行中華民國大總統職權。副總統忠厚仁明，必能宏濟時艱，奠安大局，以補本大總統之缺失，而慰全國人民之望。所有京外文武官吏以及軍警士民，尤當共念國步艱難，維持秩序，以保治安，專以國家為重。昔人有言，惟生者能自強，則死者

为不死，本大总统犹此志也。

袁世凯既死，黎元洪遂于次日午前十时正式就职。自袁氏取消帝制，联合军政府及军务院叠次有电，推戴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无如身居袁氏势力范围内，未能自由，至是始正式就职。袁氏退令所依据者又为新约法之第二十九条，尤为全国所绝对不能承认者。然而张勳等之复辟派、段祺瑞之小站练兵派、曹錕、倪嗣冲等之北洋派军阀，潜滋暗长，排撼黎氏，不久遂有解散国会督军团种种要挟，贿选总统之事发生。此护国军所以不能不扩充军队，计划护法北伐之举也歟。●

十一 军务院之成立

袁逆既丧失元首资格，北京政府当然不能复认为民国政府。最初以军政府名义对内对外发布一切文告，自联合政府宣言依法推戴黎副总统为大总统，民国元首已自有人。顾黎氏身陷北京，不能执行职务；法定代理之副总统一职，亦尙虚悬；攝行其职之国务院，又非俟总统任命经国会同意不能组织，而军事正亟，一国政治中心豈可任听中断迁延。于是独立各省往复电商，暂设一军务院于广州，直隶大总统，指挥全国军事，筹办善后。军务院置抚军若干人，用合轍制，所有对外交涉，对内命令，皆以军务院名义行之，俟国务院成立撤廢。当经议定军务院組織条例十条，于五月八日組織成立。推定撫軍十五人，互选唐繼堯为撫軍長，岑春煊为撫軍副長。附設政务委员会，推梁啟超兼政务委员長。設政务委員若干人，代表若干人。表列于下：

- 功成之后，不特梁、蔡与唐繼堯之爭執，而云南内部亦大有得譚之舉，或言我所主張，或言我所効告，或言我在川桂中战事出力最多，我得的报酬少，甚至以一少尉排長（邵若衡）妄言竊公謀之于我，我應酬云云。極为可鄙可恨。其中扣派員之坐大樹下不言功者，惟叶荃。葉自川中拔級自成一隊，出陝、洛打垮陳得澤，生擒曹金聚，全軍而歸，未嘗言功也。

軍務院職員表

職	員	姓 名	籍 貫	原 職
總 軍 長	唐繼堯	云南东川	云南軍都督 統護國 第三軍 總司令	
總 軍 副 長	岑春煊	广西西林	兩廣都司令	
陸軍兼政務委員長	梁啟超	广东新会	前司法總長	
總 軍	劉昱世	貴州兴义	貴州都督	
	陸榮廷	广西武鳴	广西都督	
	陳炳堃	广西柳州	广西陸軍第一師師長 兼 護理都督	
	呂公望	浙 江	浙江都督	
	龍濟光	云南蒙自	广东都督	
	湯壽銘	湖 北	湖南都督	
	蔡 鈞	湖南邵陽	護國第一軍總司令	
	李烈鈞	江西武寧	護國第二軍總司令	
	戴 戡	貴 州	護國第一軍左翼總司令	
	羅佩金	云南河陽	護國第一軍右翼總司令	
	李鼎新	福 建	海軍總司令	
	刘存厚	四 川	四川陸軍第三師師長 護國軍總司令	
秘 書 長	覃士釗	湖南長沙	兩廣都司令部秘書長	
外 交 專 使	唐紹儀	广东香山	前國務總理	
外 交 副 使	王寵惠	广 东	前司法總長	
外 交 副 使	溫宗堯	广东台山	前司法總長	
滇桂粵聯合軍副都參謀兼撫都參謀	李根源	云南騰越	兩廣都司令部副都參謀	
駐 滬 代 表	范源瀾	福 南	前教育總長	
駐 滬 代 表	谷鍾秀	直隶定县	國會議員	

駐 日 代 表 王 侃 江 西 國會議員
 駐 日 代 表 趙 仲 雲南騰明 雲南省議會議長
 駐 日 代 表 張孝准 湖南長沙 前陸軍部司長
 駐 滬 軍 事 代 表 鈕永建 江蘇上海 前參謀部次長
 軍 務 院 直 轄 李烈鈞 見 前 前江西都督
 滇軍護國第二軍總司令

第三軍見前，后以莫軍為第三軍。

桂軍護國第四軍總司令 莫榮新 廣西桂平 桂平鎮守使
 肇軍護國第四軍總司令 李耀漢 廣東新興 廣東肇陽羅鎮守使
 桂軍護國第五軍總司令 譚浩明 廣西龍州 前廣西陸軍第二師師長
 龍州鎮守使
 贛軍護國第六軍總司令 林 虎 廣西臨川 江西獨立旅旅長
 兩 廣 都 司 令 岑春煊 見 前 余从略

軍務院成立后，其主張重要者為恢復約法，恢復國會及黎氏繼任。護國軍提出之主要條款，均已完全達到。是時黎大總統既無須南下，軍務院無所秉承，兩政府同時並立，殊碍國家統一形式，應即將該院宣告撤銷，俾國權統一，恢復和平。在當日軍務院宣言撤銷時期，以國務院依法成立時為準。然當此國會中斷，元首權宜任命國務員執行國務，以俟國會追認自無不可。唐繼堯長以此商之各撫軍同意，遂于七月十四日通電中外，將軍務院宣告撤銷，其文曰：

帝制禍興，漢黔首義，公理所趨，輿情一致。桂、粵、浙、秦、湘、蜀相繼仗義。其時戰禍迂延，未知所屆，獨立各省前敵各軍不可無統一機關，爰暫設軍務院，為對內對外之合議團體。其組織條例第十條規定：本院俟國務院依法成立撤廢之，等語。屢次宣言佈告，一再聲明。今約法國會次第恢復，大總統依法繼任，與獨立各省最初之宣言遙相符合；雖國務員尚未經國會同意，然當此閉會時，元首先任命以快追認，實為約法所不禁。本軍務院為力求統一起見，謹于本日宣告撤廢。其撫軍及政務委員長、外交專使、軍事代表均一併解除。國家一切政務，靜听元首國會主持。為此佈告天下，咸

使聞知。

右電發出后，旋得大總統復電嘉獎。略謂：滇黔首義，薄海從風。合議機關應時成立，披云見日，再締共和；則是軍院諸君大有造于民國也。項城長逝，責在羸弱，猥承諸公擁護之殷，提攜之切，約法國會獲戢初心，雖幸免乎愆尤，猶自慚其滯滯。諸公乃主持正論，踐履前盟，舉重光之日月，還吾國民；挈百戰之河山，歸諸政府。從此民有常軌，國無曲師，藩禍不興，鄰氛自戢，則是軍院尤大有造于后世也。云云。末復議及共籌善后之策，護國軍之主張先后一致，略無權利私見，頗足見其光明之度焉。

十二 軍隊之擴編與餉械之籌措

當舉義以前，云南軍隊因袁氏為實行削弱南方兵力之計劃，縮減云南軍費預算。如民國三年度軍費預算猶為三十二萬餘，至四年度則銳減為二十四萬餘，相差至四分之一。財力既絀，即不能多為編練。現役之兵，僅兩師一混成旅，憲兵一隊及西南普洱各防地獨立步兵十餘連，普防獨立步兵一營，警備隊九十三隊。舉義后，護國第一軍編三梯團入川，第二軍編兩梯團出桂入粵，第三軍編一梯團及先遣一縱隊出黔入湘，又一支隊駐武定。防袁之川軍南犯，相機窺寧雅，會師成都；別編挺進一軍出辰、沅、常德，以趨武漢。各軍既照計劃出發，而後方之留守，前敵之補充，不能不需較厚之兵力，于省城設征兵事務所，自原有之八團依次編練至二十八團；警衛自原有之二團，編練至四團；騎兵砲兵補充成兩團；先后共成三十六團。此護國軍進行時軍隊之大略情形也。及袁取消帝制，猶憑借總統地位不退。護國軍以為非厚集兵力不能達倒袁之目的，擁護共和仍不徹底，于是擴編護國軍至八軍，改編挺進軍為第四軍，以增加第一軍之力，出川；第六軍增加第二軍之力，出粵；第五軍計劃由會理寧遠出陝西；第七軍由桂

林出长沙。唐繼堯自率第三軍及增編之警衛一軍，由黔出湘，与各路护国軍会师武汉，期达最后之目的。及袁氏病亡，黎氏繼位，为节餉需謀統一起見，唐繼堯先將云南軍隊裁遣改編；未几解散国会，督軍团要挾政府为非法之举，險象环生，裁遣之計中阻。是时第四軍已出川，第五軍長叶荃亦按道进發，是以靖国护法之師不得不相繼而起也。盖国是动盪不定，护国軍實無旁貸，不能不起而肩之，观梁啟超致滇中將士兩書可以見其概略焉。

其第一書云：

滇中同又諸將校士卒公鑒：大造移國，天柱將傾，賴諸公一怒以安天下之民，海內志士仁人感極而泣，環球萬國動色起敬，自有史以來，以一地方之舉動而关系全局，功未有若斯之偉也。啓超竊下無似，徒懷孤憤，數月以來，在外奔走呼號，思与諸公作桴鼓應，以效助于一萬一，而力不副志，所成就殊微劣不足道。蓋幸是非既已大明，各友邦態度日趨變而助順，大約日內必承認为交战团体，更稍進展，則承認为正統國家。而購械之路已通，此后可源源接濟，大局之定，當不遠矣。啓超本拟俟外交略定后，即入滇从軍，与諸君共此壯猷，行有日矣，而桂中陸將軍清使兄招，謂當俟啓超入桂，乃能部署發表。以今日形勢，桂之見重于天下，自無待言，故不得不改馬首，以趨所急。今已抵越南之海防，五日內外當在桂軍矣。為事會所牽，未能与我最名譽最敬愛之首義諸賢握手並轡，企念之懷，另其有極。諸公義麾所指，荷殊獎勵，恆使萬國動色。雖曰以順伐逆，應乎心理之大同，然非义勇兼之有素，曷克釋此。元兇之殲，指顧間事耳，在今日几已不成問題。然非卓犖殊，大局豈遂云已定，將來若何窮滿余孽，若何獨立治安，此艱鉅之任，仍惟諸公肩之。望諸公益奮其高尚武俠之精神，為全國軍界樹最良之模範，則國家之利賴，其永永無疆也。啓超瞻望云南，不勝崇拜渴慕之誠，謹託友人黃雲舫脂昆明，代達忱款，尙希鑒此微誠，相与努力，啓超不勝榮幸之至。

其致滇中將領第二書云：

前略。補充兵之訓練編制計當為滇政府目前第一大案。下走素不知兵，

云何敢參末議；惟以鄙見所及，則不能專重于練，而尤當注重于教。所教者不能專注重于技術，而尤當注重于精神。須思我軍方在極孤危之時，而餉計又為極貧乏之地，將來經略四方，其所遭值萬種艱厄，決無可避，即餉罄之時時不繼，亦在意中。我有何所恃以與敵軍決勝？恃軍心之固結而已。固結軍心，以愛國觀念為根本，自無待言。然抽象的愛國觀念欲士兵体会而刻入，談何容易。真實之固結，要以將校與士卒個人感情之膠漆為最有力。曾、胡、江、羅、二李之治湘軍，其精意與其成規，在今日之中國尚最為適用，未可以新舊之見而漫然吐棄也。吾友某君為余言，頗怪辛亥以還，東南諸鎮所部号称十數師，历时一年余，何為癸丑之役，不旬月間而為猜敵運動殄盡，無一旅可以自堅。推原其故，謂得毋軍帥位望已崇與軍士太隔閡，所得望見顏色者，惟三數師長族長，師長族長之于其所屬亦犹然。帥與將校，將校與士卒其親屬之甚不植于平日，故一旦有事而瓦解不可收拾也。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願諸賢常念諸。抑下走猶欲有言者，吾前所云，莽卓伏辜，大亂方始。當知此實為今後無可逃避之禍變，試思盜國逆賊三十年來所播惡種于我軍界者，其深廣之度何若。自今以往，即為我國民茹此惡果之時矣。計非以兵止兵，則天地永無清明之日。以兵止兵者，以水滅火之義，非以火滅火之義也。夫必今之兵有以異于昔之兵，然後能有所挾持以息之。嗚呼！此責任實在今之滇軍政府，而練兵處之諸賢矣尸之矣。計滇之兵力現在能出二師以上，但使將來補充兵中，有一二師受完全精神教育者為之後盾，則他日國防之礎且植于是，而于國內之戡亂夫何有，是在諸君也已矣（后略）。

函中所重要者，即“莽卓伏辜，大亂方始”數語。尔時南北洋情勢猶是如此，端倪已見，護國軍所以有擴張軍隊之舉。

餉策之籌措（軍需總監報告）

滇本貧瘠，清時，每年由清廷令川鄂兩省接濟，謂之協餉。光復后，協餉驟停，銳意整理財政，收支漸達平衡。民國四年，護國首義軍興，兵多餉鉅，供應浩繁，以一隅而負擔全國之重任，困難可知。滇省無內外債可借，增加人民負擔又不忍為，當籌備倡義時，內部決定自己

養自己，力求自給。一切稅收，如已由中央抵押大借款，派洋員稽核之鹽稅及劃為國稅之專款等一概截留，併同省收各稅課，詳晰規劃，大加整頓，剔除中飽，使稅源暢旺。凡全省軍政機關所有存款，或已指為工業用途，水利經費，一律提撥集中整訂，統一收支，事權劃一，使庫儲丰裕，俾緩急盈虛得以調劑。他如不急之需，可緩之事，土木工程，概行停辦，使財無虛耗。而間接之運用，如減產出口貨物提倡輸出或竟免稅，希望出超，借貸挹注運用，冀達到財力兵力無不以一當十當百。故當軍事順利得手，各省紛紛響應義軍之時，得以出口貨，如大錫、山貨、藥材之類向滬港易購大量黃金入滇，鑄造護國紀念金幣，就富滇銀行按兌現準備額發行三分之二之紀念紙幣，流通市面，任听人民隨時持赴銀行照票額兌現。信用昭著，人民稱便。行軍區域成立軍用銀行，與富行切取連系。當時對外匯率，滇幣九百元即能匯香港幣千元（實則只需滇幣八百元）。滇票八百十餘元即能匯滬幣千元。故人稱為云南時代。而其重要關鍵尤在財政金融各不牽混，不以財政累及金融，虽遇財政艰窘，而金融穩固如恆。換言之，即兌現方面靡不籌維，应付裕如。所以軍事進展，財政並不稍形枯竭，即其明証。先后出發之護國軍第一、第二兩軍全部，第三軍之一部及挺進軍、別動隊等，皆規定預發三個月薪餉及旅費馬干醫藥雜費，並各發預備費，按人數分等差；其出征軍官佐每人照級留薪半數，作安家之用，立給留薪摺，按月持赴軍需局領取，因得士飽馬騰，有眷屬之官佐無內顧之憂，一鼓作氣，常以少勝眾。北洋軍隊素號驍悍，而一當護國軍輒挫折挑敗。自民國四年十二月起發勸舉義，前后方軍事費之激增及擴派新兵，補充驛馬，設兵站總分部、醫院、野戰病院及種種必需之設廠；軍費支出，每月由八九十萬元，逐漸增至一百二三十萬元。迨至五年一月至六月，七閱月間，約共支出七八百萬元。袁氏系四年十一月十三下令稱帝，改元洪憲。義軍節節勝利，各省相繼獨立，袁氏技劣，

取消帝制，我欲恣恣總統地位，密令腹心出而調和。護國軍實以無恥，主張徹底解決，迫以即日退位，听候組織特別法庭裁判。各義軍首領咸認為最后勝利，非武裝進行不能達到，乃扩編護國軍至八軍。在此期間，軍費支出益鉅。未几，袁氏暴斃，黎元洪依法繼任大總統，軍務院應時撤消，力謀收束，以節餉糈。而滇省犧牲重大，黎總統及国务院虽以收束軍隊籌發款項電詢滇黔川桂粵諸省，唐繼堯以護國軍陸續裁遣，酌留三師，電复中央政府，請先核實計算目前急待支發之款，迅予撥濟：（一）遣散甫經抵到編練之兵，計一万九千四百五十二名，應發月餉旅費三十二万四千零八十二元；（二）遣散留守步兵三团，應發恩餉旅費八万一千一百一十一元；（三）遣散出征第五軍全軍，應發恩餉二十三万五千一百二十九元；（四）积欠拟留之各团營官兵薪餉三个月，共八十六万四千二百一十六元；（五）积欠軍事机关薪餉三个月，共十七万七千一百五十九元；（六）陣亡受傷官兵一次撫卹金調養費，共一百零八万二千五百二十元；（七）借墊軍餉，發行中國銀行紙幣計一百三十五萬元；（八）提借各机关商号添充軍餉，應归还八十一万三千一百二十元；（九）龍軍滋擾南防十余屬，按照受災輕重撫卹，約需五十四萬元；（十）護國第一軍、第三軍道經貴州，先后由該省借墊軍餉，共一十八万四千八百四十五元；（十一）第三軍第一梯团道經广西，由該省保安公司借用軍餉二万一千一百四十四元；（十二）由滇省各县分一二三等攤借軍餉，共一百一十四萬元；（十三）由富滇銀行及香港分行解總行之款，借作軍餉九十八萬元。以上总共需銀七百七十九万四千二百二十五元。其在川在粵滇軍急需各款，由蔡、李兩總司令之核計，逕行電呈。旋得總統總理复電，謂已飭財政部迅予籌發。節經電催，迄以空言搪塞。經財政厅长繆嘉寿在京懇陳，總統始飭部先撥四十萬元，領取帶滇，交軍需局接收。此役中央之協濟滇省者，只此而已。以此辦理結束之時，財政困難至極。至不得已而將教育暫行停

办三个月，其他困苦可知。在中央經濟艰窘固不待言，而秉國鈞者歧視義軍，有意勒扣，亦屬事實。蓋黎總統既為北洋軍閥所挾持，至七年府院交惡，軍閥橫行，安徽倪嗣冲首先發難，所謂督軍團者繼之，稱兵叛變，擁內閣總理段祺瑞協逼元首，下令解散國會，毀法亂紀，云南不得已復興靖國之師，宣言護法，各省響應。滇之兵力到达川、黔、陝、湘、鄂、豫、粵、桂諸省區，各省推戴唐繼堯為靖國聯軍總司令。繼堯親出督師，軍次重慶時，因外交局勢險惡，在渝召集各省重要將領會議，圖謀解決時局辦法。在國事綢繆期間，北洋政府則特舉債度日。而護靖兩役之軍資，皆滇省力謀自給，未得任何協助。外間傳有南洋各埠華僑捐有巨款助餉，后在九年十年間，港粵僑商頗有持唐撫軍長所給獎狀褒狀，謂即捐款所得者，滇實未收此等捐款，亦未办过此类褒狀獎狀，究竟系何方面收款給狀，已無從查知。上所列提取借撥各款，尚有變賣官產截留各款未計在內，實則積欠之數，應行籌發彌補者為八百四十一萬零二百二十五元。至軍械除原定辦法收集各屬快鎗修理旧存各械，並由兵工廠加工趕造子彈外，密向某國購買鎗械，第一次四千餘枝，第二次一萬枝。又龍觀光繳械投誠，得鎗千餘枝。又由各方面所得及勝利收取之鎗枝亦不在少數。厥后八軍成立，勉敷分配，其艰苦奮斗于此亦可見焉。

十三 護法軍復興

黎元洪既正位，申令召集國會以定憲法，憲法未定以前仍遵行民國元年之臨時約法，至憲法成立為止。並任命段祺瑞為內閣總理及各部總長；外交唐紹儀（唐久不到任，改任伍廷芳），財政陳錦濤，內務孫洪伊，教育范源濂，交通許世英，農商谷鍾秀，司法張耀曾，陸軍由段自兼，海軍程璧光。至八月一日，兩院議員到者五百十九人。黎總統到院補行宣誓就任禮，提出總理及各部人員，征求同意，均已通過。

国会既开，政府主持有人，羣情咸喁喁望治。然段以北洋軍閥，与黎等本不甚相洽，加以公府方面孙洪伊多所主持，徐树錚以院秘書長兼陸軍部次長擅权用事，二人咸尚意气，公牘往还，常生齟齬，遂起府院之冲突，馴成黎段之恶感。于是黎段乃交迎徐世昌入京为府院之调人，因議决免孙职，而令徐辞国务院秘書長，以示调和。然黎段感情卒不能融洽，至对德絕交案起，遂告决裂。

初，欧战起后中国曾宣布局外中立。后德採用無限制潛艇政策，通知我国，自二月一日起一律封鎖海上航行。时中立国美国首先对德絕交，並劝告我国取一致行动，我国咨复美使贊成，一面向德提出抗議書。翌日參众兩院各开秘密會議，段祺瑞及国务員全体出席，报告外交經過及对德絕交之不得已。兩院經討論后，以大多数票决贊成。适德使复書亦到，責我不能履行中立义务，且何以独不向协約国抗議。三月十四日，遂由大总统布告与德断絕外交关系。旋美国于四月五日对德宣战，国务院亦于五月一日国务會議議决对德宣战案，七日咨送众議院征求同意。議員中頗有私議借此倒閣，不贊成宣战案者。五月十日遂演段派賊使民团包圍議院，毆打議員之事，有代表趙鳳圖等六人入謁議長，声請須即日將宣战案通过，否則不許議員出院，被議長拒絕。时全院开委员会改为大会，請国务总理內政次長出席質問。段祺瑞等到院，令巡警總監吳炳湘派警將公民团驅散。事后外長伍廷芳、法長張繼曾、农長谷鍾秀、海長程璧光均先后提出辞呈，迄未批准。旋国务院將參战案一再咨請众議院从速議决，議院以閣員辞职者多，不如俟全体內閣改組后再行討論，咨复政府。十九日各省多数督軍忽呈請大总统改制宪法，国会方面以系有人主使与国会为难，遂草請黎氏于二十三日免段总理职。

时政府因研究軍政及对外計劃，召集各省督軍及各特区都統在北京开軍事會議，晉、豫、魯、贛、鄂、直、皖、吉、察哈尔、綏远俱到。一

致主張對德宣戰，而國會不與通過。旋聯名呈請改制憲法，未奉批簽，及段氏免職，咸指為不合法，相繼出京。倪嗣冲遂于二十九日通電與中央脫離關係，於是張作霖、陳樹藩、趙倜、楊善德、張懷芝、畢桂芳、曹錕、李厚基、閻錫山等繼之。復在天津設立各省軍務總參謀處，以雷震春為總參謀，于六月二日宣告獨立。通電謂：意在鞏固共和國體，另訂根本大法，設立臨時政府臨時議會云云。此即所謂督軍團之要挾也。

督軍團出，黎氏頗自危，乃電召張勳入京，共商國是，借以緩冲。張到津先派兵入京，並電陳調停條件，請限日解散國會。黎不得已，于十二日下解散國會之令。總統下令，例須國務總理副署，時新任李經羲未到職，乃任步軍統領江朝宗兼代總理，副署令既下，張勳乃偕李經羲入京，倪嗣冲等亦取消獨立。

張勳入京，演成復辟之舉，事雖未成，而立法機關依然中斷。段祺瑞以平定復辟之功，重任總理，決計另行改組國會。黎大總統堅決辭職，由馮國璋代行大總統職權。於是云南唐繼堯復聯合西南諸省起靖國之師，以護法為鵠的。于八月十一日發出通電，略謂維護法統，即所以維持民國，闡明數義，願同主張：（一）總統仍應復職。否則應向國會辭職，照大總統選舉法第九條第二項辦理；（二）國會非法解散不能認為有效，應即召集國會；（三）國務員非得國會同意由總統任命，不能認為適法；（四）稱兵抗命之禍首，應照內亂罪按律懲辦，以彰國法。凡此四義，一以約法為依據，不能意為出入。二十一日，海軍總司令程璧光、第一艦隊總司令林葆懌亦發出通電，謂海軍將士以擁護約法，恢復國會，懲辦禍首三事自矢。旋率全體艦隊開赴廣東，民黨議員及唐紹儀、汪兆銘亦紛紛赴粵，作護法運動，拥戴孫中山先生在粵組織政府。九月十日，中山先生就大元帥職，其餘各部總次長等略備。國會議員組織非常國會。以大元帥名義發表命令，敘述北京政府另組

新國會之悖謬，並以段倪等背叛民國，下令進攻。西南方面，唐繼堯躬率護法軍由滇出發，經貴州畢節，又滇川中變亂，乃決計前進，其報明出征日期及軍行道路電云：“十萬火急。江寧馮副總統、天津段總司令、各省督軍、省長均鑒：繼堯前以復辟實現，國勢阽危，化日光天，橫行魍魎。若不亟行撻伐，何以冀安民國。當經編集靖國各軍，擬即躬率北上，助諸公一臂之力，謀國家百世之安。乃師行在即，而川變警耗適至。滇川唇齒相依，休戚與共，權其緩急，自不能不以靖國之軍先盡鄰鄰之誼，纓冠被髮，責無可辭。茲于本日由滇啟行，親督三軍，誓除叛逆，川省為義師必經之地，倘內亂未弭，則後顧多憂，故思惟北征，宜先靖蜀，若先發諸將遂已克平川亂，則即劍履及，與諸公會師燕薊，迅掃逆氛。否則不能不稍延時日，暫顧川局。总之，繼堯受國厚恩，矢志擁護共和。願聞近日張勳仇頑強抵抗，盤踞京邑，如國賊不除，國法不立，破釜沉舟，義無返顧，肝膽塗地所不辞也。今當師旅瀕行，謹掬誠奉告。”段氏復職，仍本其對德宣戰之主張，于八月十四日公布后召集臨時參議院，于十月十一日開會。呈經唐繼堯等一再通電，反對非法國會，而北京政府之造法機關仍告成立。

西南護法軍起，馮主聯和，而段主用兵。及長沙陷落，傅良佐逃遁，段氏之武力平南政策竟大失敗，遂辭國務總理，而代以王士珍。段既下野，馮派竭力與南方聯絡，力圖平和，而段派扼之，鼓動倪嗣冲、張怀芝、曹錕及奉、黑、晉、豫諸省，主張開戰。馮不得已，復任段為總理。段欲貫徹其武力平南政策，各種借款相繼而興，又與日本密訂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其後患誠有不可勝言者。

馮氏代黎，黎氏代袁，均為袁世凱之任期，于七年十月十日法當滿期。馮氏通電聲明任期屆滿，新國會另選賢能。參眾兩院遂組織總統選舉會，舉徐世昌為大總統。至期徐氏宣誓就職，段即辭總理，專任參戰督辦。新總理錢能訓與新財長龔心湛、陸長靳云鵬同時就

職，余則多與段閣相同。

徐既就職，廣州國會乃于十月九日開兩院聯合會議，議決自十月十日起委託軍政府代行國務院職權；又依大總統選舉法之規定，攝行大總統職權。並即咨行軍政府，經軍政府政務會議議決承受，通電護法各省知照。初中山先生就職大元帥，廣州非常國會以大元帥制不適宜于現局，修正軍政府組織大綱，設政務會議，代大元帥行使其職權，選舉政務總裁七人。中山先生北伐之計為陳炯明叛變所沮，至是遂辭卸大元帥職，高舉赴日。

時軍政府發表通電，聲明反對徐氏。徐氏正高唱和平，又值歐戰告終，段祺瑞及段系主戰人物亦不得不附和之。徐氏乃于十一月十六日令所有前方任事各軍隊即日罷戰，一律退兵。軍政府亦宣告停戰，由是南北議和之端啟。北政府以朱啟鈐為總代表，南政府以唐紹儀為總代表，于八年二月二十日會議于上海。開幕後，陝西北軍復進攻民軍，徐樹錚復積極招募參戰軍。南代表提出抗議無效，和議破裂。未几，江督李純、贛督陳光遠、鄂督王占元等起而調停，南北兩軍亦實行停戰，雙方代表復于四月初旬開會。然討論數日，毫無結果，段系陰持大權，並欲操縱和議。故八月十二日改派王揖唐為總代表，南方以王為段系之主戰者，拒不與晤，和議又告停頓。

馮段以主張不同，意見日深，釀成直皖戰爭，吳佩孚戰勝皖系，迎合國人心理主張開國民大會解決時局；並提議將南北新旧國會一律取締，裁撤南北議和代表，所有历年一切糾紛均由國民公決。雖未必見諸實行，頗博中外人士之贊許。迨奉直之戰，吳佩孚又戰勝奉系，仍主恢復舊國會，以為時局最後之解決。然徐總統為新國會所選舉，有非法之嫌，護法軍迭電反對。又鑒于環境之險惡，下令宣告辭職。黎元洪更為一度之復職，為直系擁曹者所擠，仍被逼迫離職赴津，而曹錕賄選事起。其後曹張更迭，奉直水火，南北紛爭，迄無寧宇。所謂

非理之理，非法之法，不足以服國人而謀統一也。

曹錕精選既成，奉浙反對，戰事發起，與孫總理聯絡，儼然為奉粵浙三角同盟之勢。浙軍初獲勝利，因閻督孫傳芳率兵入浙，盧永祥敗遁，戰事中止。粵桂內部不調，孫總理鑒於內憂不靖，外患必起，乃刻意謀黨務之改進。十三年一月召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另訂政綱，分對外七條對內十五條，發表宣言，說明當時形勢，種種主張皆屬錯誤，惟有以國民革命實行三民主義庶幾有復興之望焉。

時軍政府因內部爭執，粵桂兩系實力派復不相同。莫榮新率桂軍退出廣州，岑春煊通電解除軍政府職務。護法軍首領乃通電各軍，主張六義，其電略云：

和金久頓，固金諸君以失望于時局，圖救濟之方，遂有改組軍府之議。鄙見以軍府之改組非先決問題，宜先立一短步相同意向相合之義，以整齊各方之實力，然后再進而求內部之整頓，于時局前途庶有進步之望，而無崩潰之憂。竊就鄙見，陳茲六說：（一）以民治主義制定憲法，立最高之信仰，以收內外之人心；（二）竭力擁護正義，以倡導全國之趨向，使武力統一派之主張有所根據；（三）就西南各省施行適當之地方制度，實行改良政治，立護法救國之表信，以待全國之轉移；（四）對於和戰相機因應，一面整備實力，以靜待外交時局之變化；（五）以遵行憲法及取消賣國密約之主旨為和戰之步趨；（六）以各省各軍聯合一致為進行之標準。竊信六者于時局根本有應機先決之必要。云云。

繼復倡議廢督自治，通電略云：

自悍督稱兵，國會解散，復辟繼起，總統去職。法紀凌替，國本動搖。繼而以為法律未能尊重，即國家無由奠安。爰及同人，宣言護法，乃武力統一主義與法治不相容，南北兩方以兵戎相見馴至國力益耗，民病益深。吾人鑒于戰禍之不可以久延，乃順國民心理而主張和議。不意和議屢停，南北糾紛愈甚，在南方，則粵中事變方幸戡平，而川省戰端又起。在北方，則吳趙爭鋒，陳許爭奪，而湘皖直奉之間，亦各磨刀相向。此外之禍機潛伏，待時而發者。

尙不知凡几。推原禍始，皆由督軍制为之厉阶。今和議既難猝成，海內洶洶，發焉不可終日。惟有即行廢督裁兵，為曲突徙薪之計，實行即從開始，于六月一日即行解除督軍職務，暫以聯軍總司令名義保衛地方。將來隊伍一俟裁兵事竣，即當解甲歸農。亦望當局諸公為銅山洛鐘之應，救國自救，當不后人。云云。

唐繼堯率軍入川，节节胜利，直到重庆，召集蜀、黔、粵、桂、陝各軍事首領，各派代表開軍事會議于重庆，主張川事由川人自決，別具軍事政治聯合互助各條件，議決共守。旋即率兵回滇，而通電所陳各義，究未實行。在川各滇軍退回，唐氏出走，政局又一變矣。^①

唐繼堯裁撤靖國聯軍總司令通告全國電：

頻年以來，軍閥專橫，民治無由實現，國脈凋敝，險象迭呈。繼堯特鑒于社會之潮流，順應人心之趨向，倡為廢督裁兵，實行民治，以期共和野治，順軌進行。暫以聯軍總司令名義維持地方。邇者，所部駐川各滇軍業已退守邊境，改編收束大致就緒，並聲明從此閉關自治，不以武力解決時局。聯軍總司令部已無存在之必要，應即裁撤，所有維持地方各事宜，即由各衛戍司令負責辦理。其民政事仍由省長完全担任。繼堯即日解除職務，以踐息壤之言。凡我同志，其共鑒之。

袁世凱叛國稱帝，于是乎有護國之師。帝制撤銷，而袁氏余孽盤據把持，坏法亂紀之事，接踵而起，于是乎有靖國護法之師。述其本來，其得失安危，可得而審觀也。

① 功成之后，唐赴重庆就七省（滇黔粵桂川湘陝）聯帥職，自首川人以五色橫綢搭十余里之彩棚歡迎之。面滇后，大肆奢淫，忌視同學同事，杀同学罗佩金、何千田，排斥旧同事，荒淫無道，任意掠取部民子女为妾婢，取唐翼服之軍，拟于王者。其护國軍命名为伐飛軍，坐褥綉並皆用黃緞繡龍。姬妾充斥，帷薄不修，开奢侈之風，肆享受之慾。較之桑榆之消份，遠遜之矣。

記載護國軍之書甚多，略舉所知者：

庾恩賜：《云南首義擁護共和始末記》[1916年云南圖書館出版] 此書

頗詳，稍嫌偏于個人感情，瑣瑣述焉。

庾恩賜：《中華護國三傑傳》[1917年云南圖書館出版]

蔡 鈞：《松坡軍中遺墨》[1926年松坡學會出版] 詳于川戰。

梁啟超：《盾鼻集》[191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其中電文密札事居多有更改，

故与各報發表者多有出入。惟拙稿系原稿，最為真確。

梁啟超：《國體戰爭躬歷談》、《松坡軍中遺墨跋語》、《祭蔡松坡文》

上數種對唐繼堯之圖實甚重，當分別度之。

章行嚴等：《軍務院考實》[191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李子猷：《再造共和始末》

周鍾嶽：《護國軍紀事》原名記不清，因其人已死，稿亦散失，或有抄存者。周系在

川戰已將完時到川，在薪幕中。所載諸事，多川中片面之旨，不甚全。

何鏡秋：《護國軍之推動者》似仍以蔡為主，何系在軍幕充一秘書，仍不免感情用

事。

徐 某：《護國軍紀實》此書于袁系軍隊派到湘蜀始末頗詳。

云南通志館：《護國軍紀事長編》此書多採報章筆記而成，不尽任實。

此外所採取之書甚多，不僅此數，書已散失，但拙稿已採其實在而公正無私者入稿矣。

南昌大事記

(从五四运动到八一起义)

江西省南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历史沿革组

編者按：《南昌大事記》叙述自五四运动至八一起义这一期間，以南昌为中心的革命历史，可供历史研究者参考。本文是編年体裁，可以使我們从輪廓上有个一般的了解。但对一些事件只能做概括的叙述，不能注出資料来源。本文为初稿，恐有遺漏和錯誤之处。編者又为知識能力的限制，对原文所引資料未能查对；涉及有关的人物，也未能訪問；希望讀者根据文中的線索，加以补充，协助原編者，使初稿成为定稿。

說 明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間，南昌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地参加了斗争，留下了相当丰富的材料。对于这个期間的許多重大事件，以及在斗争中各方面的事蹟，我們現在只是从輪廓上有个一般的了解，还没有能够进行比较深入的調查和系統的整理。因此参考現有的材料，根据訪問記錄，把五四运动到八一起义的革命事蹟，編成南昌大事記，以它作为線索，再約請熟悉情况的人士，就某一事件或某一方面，写一些較詳細的回忆文章，来使这一阶段的史料搜集工作更加深入一步。这就是我們的第一个目的。

我們搜集到的材料，到現在还是数量很少、極不完全的。所整理

出来的大事記，虽然已經作过一次全面的补充与修正，但仍然存在条理不明、主次不分、詳略失当的缺点，時間錯乱和張冠李戴的情况也可能存在。把它作为一次修正后的初稿拿出来，再請领导上和有关人士認真审查修正。这就是我們的第二个目的。

在搜集这些材料时，得到了許多負責同志和社会人士的熱心帮助，我們表示感謝以外，並且希望今后再給我們更大的帮助。

1. 从“五四”运动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1919年

5月7日“五四”爱国运动的消息傳入南昌，全市青年学生热烈响应。首先由江西省立农專学生發起，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全体学生同意，假百花洲沈文肃公祠召开全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大会。会上决議：(1)五月九日，全市学生举行总罢課，並在皇殿側公共体育场举行全体学生大会，組織宣傳队到街头演講，講解国际形势与中国現阶段情况；(2)每校每班推派学生代表一人，組成“南昌学生联合会”为学生运动的領導机关，推定柴祖頤、刘子馳、李凌鶴、傅鏡人等草拟“章程”和“宣言”；(3)与各界联系，發起罢工罢市，並筹备示威遊行。

9日 全市十二个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和市民羣众六千余人，在皇殿側公共体育场举行遊行示威大会。羣众高呼“內除國賊，外抗強权”，“取消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約”，“不簽訂巴黎和約”，“力爭收回青島”，“打倒卖国賊”等口号。並举行遊行。当天，工人罢工，学生罢課，商人罢市，宣傳队伍深入各街道举行講演，散發傳單，羣众的爱国热情表現極為高漲。

6月4日 南昌學生聯合會正式成立。辦公地點設在百花洲沈文肅公祠內(現省圖書館所在地)。

7月×日 南昌學生聯合會組織全市中等以上學校學生，成立“救國講演團”，利用暑假假期，深入羣眾進行抗日救國的宣傳，並編印《南昌學生聯合會週刊》指導宣傳活動。

12月10日 南昌學生舉行總罷課。罷課時間延續達十四天。

1920年

4月19日 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全市學生掀起了“抵制仇貨運動”。在袁玉冰同志策動下，全市每個學校都組織了“仇貨檢查隊”，到各商店進行檢查。並在皇殿側公共體育場集會，當場搗毀檢查出來的日本商品，計打破洋瓷臉盆上千個，焚燒火柴數十大箱，銷毀海帶、洋布一批。事後並舉行了示威大遊行。

27日 為再次表示要求對日經濟絕交的決心，又舉行罷工、罷課，一部分商店也罷市，這一愛國運動繼續擴大。

5月9日 直系軍閥江西督軍陳光遠害怕運動擴大，下令鎮壓。首先摧殘學生組織，解散學生聯合會，並監視進步學生行動，派反動武裝部隊把各中等以上學校嚴密包圍，管制學生的自由行動達七天。南昌學生在袁玉冰等同志領導下，曾召開了各校學生代表秘密聯席會，與軍閥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並組織了“十人團”進行了有組織的自衛，粉碎了反動軍閥的陰謀。

7月×日 江西各界聯合會成立。參加的有工人代表、學生代表以及商會、同業公會、回教促進會等單位的代表。該會在工人代表劉野樵、學生代表鄒努的主持下，領導羣眾開展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當時，軍閥掌握的江西省參議會自議增加議員工資，由六十元增加到一百六十元(大洋)，激動了各界羣眾的公憤。在各界聯合會的策動下，羣眾湧至參議會，把參議會搗毀，議員葛第春也被痛打一頓。

其他議員均吓得四处逃散。軍閥当局企圖严厉鎮压，因怕激起更大的憤怒，乃以申斥了事。

1921年

1月1日 改造社成立。为了团结社会智識青年，宣傳进步思想，南昌第二中学学生袁玉冰、黃道、黃在駿、徐先兆和南昌大同中学学生邵秀峯等八人發起組織“改造社”。該社初名“鄱陽湖社”，后改今名。曾出版《新江西季刊》，發表宣言，提出“改造社会”为該社宗旨；主張1. “……打破一切威权和階級制度——如軍閥……对于平民，資本家对于劳动者，男人对于女子……的各种不平制度。”；2. 說“劳动神聖，是我們良心的主張。要使他們有覺悟、能自动，引着他們到光明的路上去”；要对社会上的“是非顛倒”下“严格公正的批評，由此：得出真理来”。改造社初以二中为基础，到一九二二年在本市各中等以上学校都發展了社員。参加的二中崔豪、崔驥，一中邵式平、汪肇、汪偉，甲种工業学校方志敏、洪宏义，一师鄒努等共一百多人。后来在江西各县也發展了社員。大部份社員后来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开展革命活动的骨干。

5月×日 为反对学校的腐敗教育，江西省立甲种工業学校学生以方志敏同志为首，向校方提出了三点要求：（1）撤換飯桶教員；（2）清查学校賬目，实行經濟公开；（3）修建校舍，改进衛生。校方拒不採納，蛮橫的压制了学生的正义要求。甲种工業学校全体学生罢課抗議，本市其他各中等以上学校均紛紛起而声援。当即形成了一个羣众性的反对腐敗教育运动，掀起了“五四”以后南昌学生运动的新高潮。在反动政府和学校当局的鎮压下，方志敏同志等三人被开除学籍，但广大学生却因此更認清了反动派及其学校醜惡卑鄙的面貌。方志敏同志离南昌后即去九江，考入南偉烈大学附中，旋又轉上海，在上海正式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7月×日 各中等以上學校主持的平民夜校紛紛開學，吸收了附近的勞動羣衆參加文化學習，並結合宣傳反帝愛國的思想。

8月×日 羣衆抵制日貨運動再次掀起高潮。這時，江西督軍陳光遠勾結奸商龔梅生等合組天昌米谷公司偷偷地把米谷賣給日本，牟取暴利。全市人民對軍閥這種無恥賣國行為極為憤怒，一致反對。各校學生紛紛出動街頭宣傳，散發傳單，揭露軍閥陰謀；南潯鐵路工人，沿江碼頭工人也一致拒絕搬運，結果米谷都沒有運出去，天昌公司也垮了台。

1922年

5月1日 全市工人學生代表三四百人，在東湖邊通俗教育會（現在工人訓練班）首次舉行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大會，會議由袁玉冰同志主持，並假《大江日報》出版了“五一特刊”，介紹了國際勞動節的簡要歷史。

5月3日 軍閥陳光遠及偽省長楊慶鑒假“宣傳赤化”“擾亂社會”罪名，查封了南昌學生聯合會，沒收了未發出的“五一特刊”百餘份，《大江日報》也被迫停刊。

6月13日 軍閥蔡成勛來南昌，企圖抵禦廣東“北伐軍”。

15日 江西督軍陳光遠辭職，蔡成勛繼任江西督軍。蔡以謝遠涵為江西省長，謝未到任又以何剛德為護理省長。

8月17日 江西各團體代表及旅京贛人赴北京國務院請願，要求撤換江西軍閥蔡成勛。

9月17日 江西護理省長何剛德被迫離職。軍閥蔡成勛委李廷玉繼任，南昌、九江等地學生一致通電反對，相繼罷課罷市。這時李企圖以“保送免費留學”為餌，向一部份革命份子進行收買，但遭到可恥的失敗，終于李廷玉因贛人反對激烈而離職。中共中央機關報《嚮導週報》為這兩次事件，在九月廿七日發表“勸江西人民”的評論

中說：“現在江西人民的需要，是在將運動的質量立刻擴大起來，運動的羣衆立刻武裝起來；不要利用一派打一派，也不要再分心力向北京做沒用的請願，‘把一切軍閥官僚當一個整個’，對着他們一起開火起來！江西人民要努力，不要錯過了這個做中國打倒軍閥官僚的先驅者的機會呵！”

10月×日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派趙醒儂同志由上海來南昌領導江西革命運動。並與方志敏同志開設新文化書社，推銷《新青年》、《解放與改造》等刊物。由方志敏同志親自主編出版《新江西半月刊》，宣傳馬列主義，號召開展反帝反軍閥的革命鬥爭。該社設在東湖邊席公祠（現花紗布公司）內，後為中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機關最初所在地。

1923年

1月×日 共產主義青年團江西支部成立。成立時有團員趙醒儂、方志敏、袁玉冰同志等七人。後來以改造社社員為主，吸收了鄒勞、汪羣等同志和鉛印店員工人中的一批積極分子參加。到一九二四年，江西二十三縣都有了團的組織。

2月×日 為擴大馬克思主義影響，趙醒儂、方志敏、袁玉冰、曾天宇、鄒勞等同志發起，吸收進步青年學生，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並吸收有民主思想的社会人士，成立民權運動大同盟。在百花洲席公祠（現在花紗布公司）舉行成立大會，公開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反帝反封建與爭取自由民主。但不久，即被軍閥查禁，新文化書社也同時被封，袁玉冰同志等三人被捕下獄，監禁了八個多月。趙醒儂、方志敏等同志在軍閥偵騎搜索下，也被迫離開了南昌。

11月8日 在全市人民的鬥爭和抗議下，袁玉冰同志保釋出獄，並出走北京轉赴蘇聯學習。

12月×日 紅燈社成立。由共產主義青年團員崔豪等同志主

持，並由崔豪同志主編出版《紅燈週刊》宣揚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黨在南昌的又一個宣傳機構。該刊出版了廿餘期，每期百餘份，在應天寺一平印刷局秘密印刷。

2.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1924年

1月×日 中國國民黨改組後在廣州召開有共產黨人參加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趙醒儼、洪宏義同志等三名共產黨員代表江西由上海前往出席。會後，趙醒儼同志等被派來南昌，擔任籌備組織國共合作的國民黨江西省黨部和領導江西全省國民革命的地下工作。先後成立了省黨部、二個市黨部、五個縣黨部、四個臨時縣黨部。各縣黨部的黨員人數由不到十人增加到四、五十人。大大推動了江西各縣的革命工作。

2月×日 中國共產黨中央直屬江西支部成立。趙醒儼同志親任書記，鄒努、曾天宇同志等六人任支部委員。

3月×日 為培養革命青年，趙醒儼、曾天宇等同志籌辦黎明中學。該校初設一班，學生30餘人，後擴增為三班，學生百餘人，在軍閥統治下為便於立案及掩護革命活動，聘請江西議長龍欽海任名義校長，曾天宇同志任校務主任，共產黨員舒咏三同志等擔任教員，校址在解家莊。

×日 黨的重要幹部譚代英同志來南昌，在黎明中學內演講，宣傳反帝反封建與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大大提高了當時青年們對革命的認識和熱情。

×日 明星書社成立。這是在新文化書社封閉後，我黨重新設立的文化機構。負責推銷《雷聲》、《新青年》、《中國青年》及其他宣揚馬列主義的刊物。並與全省進步青年建立了密切聯繫，成為黨在南

昌的交通机关。曾天宇同志任經理。地址在百花洲橫街二十四号，(老門牌四十二号)。

4月×日 在党领导下工会組織相繼成立。首先有一平印刷局、官紙印刷所組成的鉛印工会，由赵醒儼同志亲自领导，有會員四十多人。接着成立的，有：南潯铁路工会由熊好生同志领导，划駁工会由季慎秋同志领导，揀茶工会由淦克羣(女)同志领导，海員工会由馮任同志领导及郵务工会、店員工会等。

7月×日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国民党江西省临时党部秘密成立。赵醒儼、曾天宇、鄒努、邓鶴鳴等七人为筹备員，其中五人为共产党员。总机关設解家厂黎明中学內，秘密机关並分設于：明星書社和一平印刷局。为开展江西农民运动，在中共江西党組織的领导下，赵醒儼同志等深入市郊羊子洲区首先发动农民运动，广泛宣傳党的減租減息与耕者有其田的主張，許多貧苦农民都秘密参加了乡农协会，为进一步开展全省农运創造了前提。

9月×日 江西学生联合会、南昌学生联合会改組。由共产党员鄒努同志任省学联主席，姜铁英同志任市学联主席。並在《江西正义日报》出版《江西学生》《南昌学生》等副刊，指导学生运动。

11月×日 为加强党对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江西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赵醒儼同志仍任書記。原中共中央直屬江西支部同时撤銷。

12月×日 青年学会江西总会成立。这是党领导本省青年运动的一个重要机构。后来九江、臨川、吉安、鄱陽、鉛山、永修等十多县都成立了分会，會員發展到数千人。入会的多是工人和学生中的青年積極份子。通过这个組織，他們受到了党的培养教育，有很多人加入了青年团和共产党。該会曾出版《江西青年》，作为机关报。

9日 江西督軍蔡成勛被逐，新軍閥方本仁就任江西督辦。

×日 為響應中國共產黨“對時局主張”中關於召開“國民會議”和“反對軍閥戰爭”的主張，全省各界人民聯合成立了“國民會議江西促進會”。該會在趙醒儼同志領導下組織了全省人民，參加了全國要求召開“國民會議”和反對軍閥混戰運動，黨並派了譚代英等同志來省指導工作。有力地打擊了軍閥段祺瑞御用的“善後會議”。

1925年

3月×日 孫中山先生逝世後，南昌人民極為悲痛，紛紛集會哀悼。為了把這一悲痛化為革命力量，在趙醒儼同志和國民黨左派份子主持下，追悼孫中山先生逝世大會，在百花洲席公祠連續舉行了三天。先後到會的達十餘萬人。大張旗鼓地宣傳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和“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召開國民會議”等主張。並印發了大量宣傳品，形成了一個規模巨大的羣眾性的政治運動。

6月×日 “五卅”慘案發生，帝國主義的血腥暴行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南昌人民在黨的領導下，成立了“滬案交涉江西後援會”，熱烈支援了上海人民，卷入了全國規模的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在消息一傳來後，南昌即舉行罷工、罷課、罷市，並由學生組織了演講隊，廣泛開展反帝救國的宣傳。接著，在各界廣泛舉行抗議和聲援的基礎上，舉行了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提出“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回一切租界及租借地！”“收回海關管理權！”“收回領事裁判權！”“撤退駐華的一切外人武裝勢力！”“中國人民有絕對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等口號。給予帝國主義份子和封建軍閥以極大的震動。同時，為表示反對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決心，再次掀起了抵制仇貨運動。南昌學生在方志敏、鄒努、姜鉄英等同志領導下，組成了仇貨檢查隊，查禁了各商店出售的進口商品。以後，武漢、青島、九江又連續

發生了慘案，南昌人民的反帝鬥爭更加深入开展。在這兩個月的時間內，許多革命的羣眾組織建立起來了，黨團員人數有了發展，羣眾的革命覺悟，得到很大的提高。

×日 女青年的進步組織“江西女青年社”成立。社員有二百多人。假馬王廟辦公。

7月×日 國共合作的國民黨第一次江西全省代表大會，在解家廠黎明中學內舉行。派遺代表出席的有十六、七個縣市黨部，代表黨員二千六百餘人。趙醒僑、張朝燮、方志敏、許鴻、朱大橫、鄧鶴鳴等七人當選為執行委員。曾天宇、王實心同志等三人當選為監察委員，並推定趙醒僑同志等為常務委員，正式成立了國共合作的國民黨江西省黨部。

9月2日 本市反帝愛國抵制仇貨運動繼續深入开展。奸商李怡昌私藏哈德門牌仇煙二百多箱，經羣眾檢舉後，仇貨檢查隊當即將其全部沒收，並在芝蔴田豫章中學後面廣場公開焚毀，燒了兩天，人心大快。這時，江西督辦方本仁已接受了英美煙草公司給予的四五十萬元賄賂，決心破壞抵制仇貨運動。乃以“焚燒商品，造成外交事件”為名，指令反動的南昌戒嚴司令部，無端查封了南昌學生聯合會、滬案交涉江西後援會等革命團體。並捕去共產黨員及愛國學生鄒芳、姜鉄英、楊大廣、熊成、陳步翔等六人。更令德安縣知事捕去已回家之一師學生代表袁亞梅下獄。此外並列名通緝方志敏同志等三四十人。已捕去的学生監禁達一個月，後在羣眾的一致反對下，才被釋放出獄。

11月 南昌“青年互助社”成立：為繼續开展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宣傳運動，江西黨團負責人趙醒僑、丁健靈等同志領導下，發動了南昌省初中等學生千餘人，組織“青年互助社”，並在南昌一中（現南昌二中）樓上開成立會，到各校學生代表六七百人，該社並出版了《南昌青年》作為自己的刊物。發表了“二七”“五四”宣言，舉办了民衆

夜校。为培养发动农民运动的骨干，以該社名义，先后介绍了許多进步社員去广东农民运动講習所和黄埔軍校学习。社員們在党的教育下，階級覺悟普遍提高，成为本市历次学生运动中的骨干。

12月17日 江西督办方本仁日益反动，除經常派出大批暗探，四出“稽查”，檢查邮电、盤問行人外，並于今日下令封閉一平印刷局，檢查明星書社，还在牛行車站捕去出席广州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江西代表 赵醒僑同志等三人下獄(至一月釋放)。許多印有“青年”二字的刊物，也被沒收，不許出售。一时南昌城內“捉共产党人”的声浪大起。很多同志被迫暂时离开南昌。

28日 共产党人和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左派份子，通电反对国民党右派——居正、謝持、鄒魯等非法在北京召开的“西山會議”。电文中斥責西山會議为“别有作用”的反革命行为，江西省党部对此會議“絕對否認”。

1926年

1月4日 九江学生联合会为反对日本出兵东三省援助張作霖發表宣言，南昌学生通电支持。

15日 九江聖約翰学校因当局無故开除学生八人，激成全体退学風潮，發表宣言，組織全体学生退学委员会。該風潮延續达半月之久，退学各生一致抱定自办的决心，于二月初組織了募金团，協力募捐，期能成为事实。此为江西全省学生收回教育权之先声。

30日 江西旅滬各界联合会上海大学同乡会兩团体致电江西軍閥方本仁，責其無故拘捕学生鄒魯、朱由鏞等三人。

2月7日 南昌、九江、广州、汉口、北京、上海、杭州、長沙、長辛店等地民众举行“二七”紀念大会。追悼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京汉铁路工人为組織工会被軍閥吳佩孚屠杀的职工运动战士。

20日 安源萍矿工人汪先宗因主持安源工人团体事業，發動安

源工人罢工，而被资本家解雇后回株洲原籍从事农民运动，又遭到当地土豪劣绅的反对，诬告于株洲反动团防和清乡队，以“土匪”罪名，处死刑。株洲农民得知消息，极为愤怒。

3月19日 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在赵醒僊同志主持下，召开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于南昌。会期四天，到会代表四十余人，代表全省党员一千七百余人。议决统一运动，工人运动，农民组织，妇女运动，参加民团、青年、商民运动，党务进行和发展组织等案，并通过反对奉直军阀联合的宣言。

4月1日 为援助遭受帝国主义及反动军阀迫害的革命同志，由各界进步人士筹备组织了江西济难总会，并于今日在馬王庙召开成立大会。济难会成立以后向各界人民募集了一批捐款，对遭受迫害及来本省避難的革命人士给予了巨大的经济支持及政治支持。

5日 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为扫除在江西的异己势力，对江西督办方本仁展开了包围进攻，并从方的内部收买了他的主要部下邓如琢，委邓如琢为赣军总司令，邓把军队从九江开到南昌，用武力驱逐方本仁出江西，以制止发展起来的革命势力。江西的政治局面更加趋于反动。为应付这种突然的事变，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召集了各县市党部代表的紧急联席会议，通过对省政的具体主张，并接着召开了各群众团体的会议，向军阀当局提出了三点要求：1. 召集南昌各人民团体的联席会议，制定全省各团体代表会议的组办法；2. 制止军阀吴佩孚势力侵入江西；3. 在短期内召集全省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自决省政问题。

26日 江西女青年社举行大会，追悼刘和珍女士。刘和珍女士是3月18日惨案在北京为军阀段祺瑞杀害牺牲的。到会女青年很多，会场笼罩着悲愤的气氛。

5月20日 江西全省学生总会成立，并在党的机关所在地——

黎明中学开成立会。鄒努同志任主席，会上通过了维护学生本身利益、开展反帝国主义运动和帮助工农运动及开展平民教育等决议多起，並通过了成立宣言。

7月×日 国民党右派份子出卖革命 向軍閥告密。黎明中学内党的机关被破获，共产党员赵醒儼同志被捕，明星書社等文化机构亦被查封。

7月 南昌学生为反对軍閥腐敗教育的“会考办法”，开展了全市性的罢課运动。运动結果，反动教育厅長朱念祖被迫放棄“会考办法”而取得胜利。

9月×日 北伐軍进入江西境内，逐步逼近南昌，党秘密发动各界人民，組織偵察队、运输队，准备接应北伐軍的进军南昌。

16日 晨，軍閥邓如琢以“宣傳赤化，圖謀不軌”为“罪名”，在德胜門外芝蔴田，枪杀了江西人民的优秀兒子共产党员赵醒儼同志。

赵醒儼同志，江西南丰人。因为家貧，中学沒有讀完，就到長沙、常德等地当学徒，以后又流落到上海以卖报纸为生。在上海时，晚上沒有地方住，就住在小菜場內，有时为巡捕所驅逐，竟在馬路上徘徊步行到天亮。就在这时，醒儼同志找到了一条革命的道路，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在上海積極参加了革命活动。1922年，醒儼同志奉党的指派来到南昌，与方志敏等同志一起，在江西建立了青年团和共产党的組織，领导了进步思想的宣傳活动和多次反帝反封建的羣众运动。1926年8月間，赵醒儼同志被捕，那时他正在病中，軍閥曾想尽各种办法企圖获得江西革命地下組織的全部材料，但是沒有效果。在杀害醒儼同志时，軍閥在城内外密佈着軍警，並在黎明时分，就将赵醒儼同志唤醒，秘密押至城外。醒儼同志态度从容，曾要求写一遺囑，未准，就义时，还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軍閥！”“共产党万岁！”等口号。

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週刊》在十月十二日出版的一百七十五期上發表了《悼趙醒儼同志》一文。文章中指出：这个事件，是在北伐軍佔領武汉以后發生的，是孫傳芳在江苏殘杀了农民首領周水平、在上海杀了工人首領刘华的同时發生的，这是反动軍閥孫傳芳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对革命人民示威的一个表現。文章中号召：江西人民应该由此进一步認清共产党。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为从帝国主义及軍閥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而斗争！

19日 北伐軍程潛第六軍一个团，从高安进攻，得工人、学生及省署警备队之内应，攻克南昌，但因孤軍深入，于23日退出。軍閥部队乃复返入城。当时，有些青年女学生不明真相，尚在遊行庆祝，當場被捕去数百人。軍閥入城后，即下令閉城劫杀三日，並允許士兵自由行动。邓如琢因其小老婆被羣众打死，更特別下令：“凡青年女子亦杀無赦”。一时，共产党员及革命青年遇害者甚众，居民財物被劫一空。

10月9日 北伐軍再度圍城，軍閥負隅頑抗，並下令將撫州門、惠民門、德勝門外的房屋全部燒燬，企圖使北伐軍在城外不能隱蔽。同时，在城內大批殘杀革命羣众，凡士兵認為“行跡可疑”的甚至落了头髮的，都可以不經审訊，就地槍決。总计先后被杀害的达一千余人，民房商店被焚燬的万余戶，財物損失在一亿銀元以上。

11月8日 北伐軍与軍閥激战七天七夜后，再克南昌，軍閥邓如琢駐守南昌的部队全部歼灭，並俘获反动軍長李彥清以下軍官数百人，士兵一万余人。北伐軍入城时，全市居民夾道欢迎，盛况空前。

9日 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公开后，常务委員由方志敏同志等三名共产党员担任，並由方志敏同志兼任农民部長，張朝燮同志任工人部長，饒思誠任青年部長。

×日 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公开成立。設馬王廟老當舖內。共产党员季恨秋、肖国华等七人为执行委员，姜铁英等三人为监察委员，并由季恨秋兼任工人部长，肖国华为妇女部长。

×日 蒋介石来到南昌。AB团成立。蒋介石来到南昌后，即令陈果夫出面指派段锡朋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以负责江西党务为名，阴谋排除共产党在江西省、市、县国民党党部和群众团体中的领导地位，夺取党政领导权。段锡朋为了建立自己的政治地位，首先以北大同学、吉安同乡的关系，聚合了一批出身地主买办阶级的反动知识份子，把他们陆续地派到各个部门，以特派员名义进行破坏；同时，又通过他们收买了一批流氓、政客，組織起AB团。AB团是Anti-Bolshevik（反布尔什维克）的简称，是在蒋介石直接领导下，以反苏、反共为目的的第一个特务組織。他们先在南昌、以后在全国各地，进行了許多陰險惡毒的破坏暗杀活动。AB团成立以后，南昌人民随即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反对AB团的尖锐斗争。

11日 南昌《民国日报》出版。该报为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机关报。由共产党员謝震、陈资始等同志主持。对傳播革命理論，宣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提高群众觉悟起了重大作用。

同日 蒋介石赴九江举行会议，指派朱培德、程潜担任南昌、九江的警备事宜。数日后，又回到南昌。

15日 江西临时政权机关江西政务委员会成立。该会发表宣言，将努力改革政治、发展教育、稳定金融、保障工农利益、支援北伐战争。宣言最后指出：“国民党工农政策，凡以保障工人农民利益，扶助其团体組織以謀發展，本会必以全力拥护其进行。”政务委员会設在藩台衙門（現衛生厅）內办公。陈公博为主任，曾振五、姜济寰、蕭炳章等为委员。

19日 江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成立。由方志敏、涂克合同志等

十余人為籌備委員，設在百花洲沈公祠內。並在臨川、吉安和贛州設立了贛東、贛南、贛西三個辦事處，在全省農民中展開了熱烈的宣傳和組織活動。在宣傳工作方面，三個月籌備期間內計發行書報三期，小冊子五種，血潮社面報三期，標語二十種。在組織工作方面，全省農民協會組織由六個縣發展到五十四縣，會員由五萬人發展到三十餘萬人。

秋×月×日 毛澤東同志由廣州北上考察農民運動，路過南昌，並在黨的機關所在地（原黎明中學內），召集本市黨員幹部作關於農民運動的報告。

20日 各界人民假皇殿側公共體育場舉行祝捷大會，到十餘萬人。一致提出七項要求：1. 召開省民會議；2. 建立廉能的省政府；3. 整頓金融，穩定物價；4. 筑路拆城；5. 沒收逆產；6. 救濟災民；7. 保障人民自由權利。

24日 南昌總工會籌備處成立。共產黨員李根秋同志等五人為籌備委員，設三道橋席公祠內辦公。

26日 理髮工人罷工，並向店主提出要求二條：1. 廢除不合理的薪工制度，改為四六分紅的辦法；2. 實行十小時工作制。店主拒不採納，本市理髮業工人乃舉行總罷工，以示抗議。

27日 南昌、新建兩縣農民協會籌備處成立。在省農協方志敏同志的直接領導下，郊區農民運動得到迅速發展。據統計，在不到三個月的籌備期間內，南昌縣已成立十六個鄉農民協會，會員九百三十九人，新建縣已成立了十二個鄉的農民協會，會員一千二百一十六人。

12月2日 宋慶齡、何香凝抵達南昌。這是國民政府決定遷都武漢，前往武漢之首批中央委員。顧問施羅廷也同時到達。

3日 南昌婦女解放協會成立。由蕭國華、賀服丹（共產黨員）等同志領導。該會提出：以“團結全市婦女，實現男女平等，爭取婦

女解放，做好自己崗位的工作，爭取更多的會員”為主要任務。

4日 全市人民在皇殿側廣場舉行了歡迎大會，到一万余人，鮑羅廷顧問並在會上發表了長篇演說，指出：“我們援助‘三民主義’，不援助‘二民主義’（指把政權交給少數富人，而不歸諸平民）。更不援助‘一民主義’（指以為打倒清朝就完了的狹隘民族主義），我們要分清敵人、朋友、兄弟和同志，努力实现三民主義”。

4日 江西政治委員會成立。朱培德、李富春、林伯渠、程潛、朱克靖等十人為委員。該會為江西各界人民的最高權力機關，代表人民羣眾實行監督政務委員會的工作。

同日 羣眾搗毀江西銀行。軍閥潰敗前，買辦階級江西銀行行長趙翰卿、包竹峯等勾結軍閥利用江西銀行名義，加印江鈔數千萬元，換成申票，匯往上海。北伐軍入城後，該行停止兌現，市面流通的江鈔，立時盡成廢紙，貧苦市民衣食頓成問題，對中小有產者打擊也很大，商店倒閉的很多。全省金融一時瀕于絕境。市民莫不痛恨，情緒沸騰。今日，齊集在江西銀行者數千人，見江西銀行的門緊關着，遂將江西銀行搗毀，並將包竹峯行長的兒子也抓起來了。

5日 木船工會籌備會成立，在新洲辦公。

6日 省、市民眾團體舉行聯席會議，到各界代表一百余人，決議召開市民大會。反對英帝國主義借款五百萬英鎊援助奉系軍閥南下阻止北伐，並推定工會代表季恨秋、學聯代表姜鉄英、婦協代表蕭國華及市黨部代表等七人為主席團，進行大會的籌備工作。

同日 南昌學生聯合會召開全市第三次學生代表會。到二十余校學生代表四十余人，由姜鉄英同志主持。會議決議：1. 定期復課，並推派代表向總司令請願，要求撤退各校的駐兵；向政務委員會請願，要求發給各學校的經費。2. 參加全市反英反奉運動，每校都要組織宣傳隊，號召民眾積極參加市民大會，並督促國民政府二次北伐。

3. 推陳代表六人向總司令請願，請求沒收軍閥遺產以抵江鈔穩定現洋價格。4. 籌備組織下屆學生會。

8日 洋貨業店員推派代表開會，決定成立店員工會。又因物價高漲，原有工資難以維持生活，決定向店東提出如下幾點要求：

1. 分三級加薪：甲級每月加現洋二十元；乙級每月加現洋十五元；丙級每月加現洋十元。2. 要求店東對待店員一律平等，不得借故隨便開除。倘擬僱用外處新到工友，須審查其是否本會會員，否則不得僱請。3. 倘店東借故歇業，即仿照廣東、武漢的先例，由原同事維持，繼續開業，其紅利分四股攤派：即店東三成，工友三成，報效政府三成。店東拒絕店員要求，全體店員於今日舉行罷工。

同日 江西黨業書圖工會成立，在國民黨江西省黨部（現南昌師範）舉行成立大會，到會一百八十餘人，會上選出了正副委員長、總幹事和執委等七人。

同日 南昌織襪工會成立。今日在高橋魁星閣開成立會，到會者二百八十餘人，選出了正副委員長和執行委員四人。

10日 南昌市總工會籌備處召集各業工會代表開聯席會，討論“反奉示威運動”問題。到會代表五十餘人，由市總籌備處的蕭素民同志主持，會議決定組織宣傳隊，進行反英、反奉宣傳，同時，組織工人刺殺隊。

11日 南昌市民反英反奉大同盟成立。內分總務、宣傳、調查等三股。調查股組織英貨檢查隊，進行仇貨檢查；宣傳股負責組織宣傳隊工作。今日起，全市反英反奉和檢查英貨運動更廣泛的開展起來了。

12日 南昌學生界反英反奉運動委員會成立。

14日 南昌洋貨業商民協會開反英反奉運動大會，到會三百餘人。決議：1、通告同業，自今日起停辦英貨，已辦在途中者限本月

廿四日以前運到，逾期以私辦英貨論，查出者焚毀。2、組織演講隊，到城內外進行宣傳。3、組織糾察隊，檢查同輩有無私辦英貨情事。4、星期四全市反英反奉大會全體會員一致參加。

16日 中國共產黨江西地方執行委員會發表對時局宣言，宣言代表了全省人民的要求，提出共同政綱廿八條。要點是：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出版、罷工、抗租之自由權；承認婦女有選舉權，男女在法律上完全平等；召開省、縣、鄉民會議，政府由人民選舉，打倒貪官污吏，剷除政治積弊；承認農民有自衛武裝；制訂工人最低工資、農民最高租額的法律，改善工廠安全衛生設備，實行八小時工作制；改善士兵生活；發展工农教育，減免學費等。宣言並號召江西各階層人民鞏固聯合陣線，為實現這個政綱而奮鬥。

同日 全市各界人民舉行反英反奉運動市民大會，由學生總會代表鄒努同志擔任主席，到百餘團體五萬餘人。會上羣眾一致通過決議：1、通電全國一致反對英帝國主義干涉中國的暴行，實行經濟絕交；2、通電支援蘇、浙、皖三省民眾開展驅逐孫傳芳，阻止奉軍南下的自治運動；3、聲援上海工人反對封禁總工會的鬥爭；4、嚴重抗議天津英工部局違犯國際公法引渡革命黨人；5、要求政府懲辦本省著名的反動份子。

19日 江西政務委員會議下令取消“張天師”名號，並沒收其財產。第六十三代張天師——張恩溥由貴溪龍虎山逃往九江。

20日 《黃陂日報》出版。該報是國民黨市黨部的機關報，對宣傳三大政策，反對國民黨右派起了重要作用。陳奇涵同志任社長，舒味三同志（共產黨員）任編輯。

22日 南昌綢緞店員聯合會成立，選出正副委員長各一人，執行委員十一人。

同日 電話工會假志道堂開成立會，到會五十餘人，選出執行委

員四人。

24日 江西輪船工會成立。選出委員長一人，執行委員五人。

25日 各界人民在新舞台（現鐘鼓樓）舉行反對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示威大會，今日到五千余人，並發表告教會學校書，號召：“華人基督教徒覺悟起來，脫離洋教師的支配，參加民族革命運動”；“援助教會學校的自由鬥爭，援助華人教徒的自由運動。”

27日 鉛印工人、洋貨店員工人要求改善待遇，經市总工会支持，與資方達成協議。協議要點是：1、增加工資。鉛印工人照原工資增加五元，學徒增加理髮洗衣費二元；洋貨店員工資一律增加十六元。2、實行八小時工作制。3、鉛印工人因工作患病者，半月假期內不得扣除工資，醫藥費由工人、廠主各出一半，傷亡及殘廢者，給予三個月的水薪。4、資方不得無故解僱職工。

同日 江西青年工作團籌備處成立。並假省黨部開第一次籌備會，到省、市黨部、青年互助會、文學研究會、青年店員友誼會及青年學會的代表十余人，會上決議暫時組成三個分團。辦公地址分設：上山路、中山路、下山路三處，由姜鉄英、賀服丹等三人分別負責。該團以團結社會青年、提高青年覺悟、積極組織青年參加革命活動為宗旨。

30日 莫斯科大學來贛招生，並派巴羅教授負責，投考者六百余人。

同日 國民党中央黨部主席張靜江，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闓等一行由廣州抵南昌。

同日 江西女青年社在百花洲省黨部開成立大會。女共產黨人賀服丹、蕭國華等同志被推為該社負責人。

1927 年

1月1日 南昌总工会成立。选出正副委員長各一人。执行委員七人，候补执委五人，並特聘全国总工会特派員陳毅同志和市党部工人部季恨秋同志为高等顧問。在該会筹备期間內，本市工人运动曾得到迅速发展，先后建立了七十三个行業工会，会员發展到四万余人。

同日 蔣介石召开軍事善后會議。會議开了七天，这是蔣介石企圖通过會議把党政大权置于他控制下的一个陰謀。在会上，蔣介石对抗着当时的国民党中央，非法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暫驻南昌。

同日 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召开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大会推方志敏同志为临时主席，开了半月，到各县代表二百余人。在改选执行委員、監察委員过程中，A B团份子在蔣介石的策动下进行收买贿选，企圖排除革命人士，夺取江西省党部的領導权。共产党人方志敏等五人及一部分国民党左派分子获得大多数代表的拥护，仍当选为执委、监委。A B团贿选陰謀失败后，乃由蔣介石指派陈果夫以国民党中央組織部長名义，借口“选举發生糾紛”，宣佈选举無效；並提出实际上由蔣介石圈定人員的“选举”办法，重新选举。这个办法的要点是：“1、由中央介紹执委候选人十八名，监委候选人六名；代表大会亦推出同等人数。2、將所有执、监委候选人名單列于选票上，选举时规定每代表于执委选票中圈定九名，监委选票中圈定三名，投入票箱內。3、开票后，再將执委候选人中得票最多的二十七名交中央圈定九名为执委、三名为候补执委；监委候选人中得票最多的九名交中央圈定三名为监委，二名为候补监委。4、候选人名單先由代表大会提出，再由中央介紹”。经过再次选举，代表大会仍选出了方志敏等同志，但蔣介石根据这个办法，却非法圈定了A B团份子段錫朋、周利生、洪執、王鏡寰、程天放、王礼錫等为执行委員。熊育錫、姜伯彰等

人為監察委員。並以段錫朋、周利生、洪軌為常務委員。委派了一批A B 團份子把持省黨部各部和《民國日報》，至此，國民黨江西省黨部遂為A B 團份子所非法把持，成為蔣介石在江西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工具。

同日 南昌市政府成立（初名市政廳），地點在總鎮坡現省人民銀行內。

6日 彭湃同志來到南昌，並作過多次講演。

同日 南昌市各業店員工會，於今日開聯合會議，到四十餘人，除計劃在油業和糧食業店員中開展工作外，並決定成立糾察隊。

同日 本市店員工人要求提高工資，改善待遇的鬥爭繼續開展，部份私商採取借故歇業和开除工人的辦法進行抵抗。今日，本市首批被資方借故开除的綢緞、洋貨業的离职店員，為資方“任意剝奪生計”，特在“荊坡宛在”（地名）開討論會，一致認為要“堅決鬥爭到底”，“無論到何境地”，對資方“決不讓步”。

7日 南昌照相業工人、醬園業工人、夏布業工人以及國貨疋頭業工人等分別組成工會。

8日 A B 團為破壞工人羣眾中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指派其走狗徐結仁（解放後已鎮壓）組織偽店員聯合會，代表封建買辦的利益，出面與革命的南昌總工會相對立，在店員工人中從事分裂挑撥活動，並以金錢物資收買了一批流氓打手，組織所謂“工人糾察隊”，到處挑釁打架，為A B 團份子的得力幫兇。

9日 南昌婦女解放協會在女師開會歡迎婦女領袖宋慶齡、何香凝。

11日 江西人民裁判逆犯委員會召開處理軍閥宣判大會。該委員會於上月十六日成立，總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任主席，省工會張國、省農協方志敏、省學聯鄒魯等十二人任委員。成立後，對軍閥罪証

进行了搜集，並經开庭审理完畢，于今日假貢院空場開宣判大会。當宣判軍閥唐福山、張鳳岐、岳思寅、白家駿、侯奎本等五犯死刑。執行前，曾遊街示眾三日，羣眾憤恨已極，一路跟着用石頭、鞋子打，他們的鬍鬚也被羣眾一把一把的拔光了。槍決後，人心大快。

14日 反英帝國主義運動繼續擴大。本市各界人民十餘萬人，今日在貢院舉行反英運動示威大會，並組織檢查團挨戶檢查英貨，以抵制英貨銷售。大會由鄒努同志報告開會宗旨後，郭沫若、李富春等同志發表演說，一致決議：打倒英帝國主義，聲援漢、滬工人反英鬥爭，驅逐英艦出境，收回英租界。

15日 南昌明星書社開業，推銷《警導週報》、《新青年》、《中國青年》等進步刊物。曾天宇同志仍任經理，地點在百花洲四十五號。

同日 為紀念革命先烈李卜克內西、盧森堡逝世七週年和列寧逝世三週年，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江西區委員會特決定一月十五日至一月二十一日為李、列紀念週。公開徵求社會青年參加共產主義青年團，並發表了告江西青年書，號召江西青年學習李盧的革命精神，積極參加革命鬥爭，為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軍閥，完成國民革命而奮鬥。

同日 南貨業店員因資本來家延不履行已達成協議的加薪問題，于今日舉行全體罷工。並假趙公廬開會討論對付辦法，一致決議除採取嚴厲手段對付外，對於上次解決加薪條件，須堅持到底，否則即長時間罷工。西藥業的勞資協議，經過店員長期的鬥爭，于今日始達成協議。

16日 南昌市膠皮車夫工會成立，並在三道橋總工會內開成立大會，到會車夫工人一千餘人，市黨部工人部、南昌總工會、學生總會及第三軍四師政治部等單位均派代表參加。會上選出執行委員七人。

17日 江西全省总工会筹备会成立。並在南昌总工会开第一次筹备会，到萍乡、宁冈、都昌、兴国、吉安、修水、南昌、赣州、景德镇、九江等地总工会代表二十余人，會議决定在三月开工会会员大会，並推南昌、萍乡、吉安、赣县、景德镇、九江等县工会代表为筹备会的筹备委員。

同日 列宁逝世三週年紀念会筹备处成立。並召集全市各团体代表开联席会。到会代表五十余人，学生总会代表郭努主持。会上决定：1、定本月二十一日在貢院側举行紀念大会；2、散發标语三万份，傳單五万份，半价出售共产主义書籍；3、推定党部、工会、学联等团体的代表分別担任大会筹备处的总务、宣傳、組織等工作，办公地点設在百花洲总工会內。

18日 上海举行反英运动时，遭到了美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今日，各界人民团体的代表三十余人，假市党部举行联席會議。郭努同志担任主席，一致決議：1、通电斥責美帝国主义之殘暴行为，促起全国人民一致反美；2、号召各界人民繼續热烈宣傳反英扩大反美运动。

19日 A B团首要份子段錫朋等在蒋介石的指使下篡夺了江西省党部之后，紧接着利用党权进一步把持南昌《民国日报》。今日，段錫朋假省党部名义派遣 A B团份子蕭籟为該报總經理，派刘伯倫为总編輯。其他編輯和工作人員均有变动，自此，南昌《民国日报》成了反革命进行“反苏”“反共”和“反对工农”的宣傳工具。

青年工作团在姜鏡英等同志的積極筹备下，以培养教育青年，团结青年積極份子为主要任务。登报征集团友后，今日在第二中学举行考試，应试者極為踴躍。反革命省党部青年部長洪敏（A B团份子）乃改派蕭生楨为青年团筹备主任。当考試正在进行时，蕭生楨即进入試場阻止，並声言“解散青年工作团之組織，不承認前国民党青年部之議决案”。于是羣情憤激，大呼打倒阻止青年运动的反动份子，

並要將蕭某綑綁遊行，同時召集各青年團體代表，假市黨部開緊急會，一致決議：1. 要求省黨部撤換洪軌及蕭生祺，並嚴重警告洪軌不得壓迫青年組織。2. 擁護第二屆省黨部青年部的政策及青年工作團的計劃。3. 對於現任青年部長洪軌提出不信任。4. 散發宣言昭告一切青年羣眾，並提出打倒假借青年部遏阻青年運動的人。最後高呼口號：一切革命青年團結起來，青年運動要青年自己去干；反對包辦式的青年運動；擁護青年本身利益。

21日 各界人民在賓院側舉行“列寧逝世三週年紀念大會”到有軍隊、機關、人民團體及工人、農民、學生、婦女、商人等十餘萬人。會後遊行，人人手執紅旗，上書：“列寧精神不死！”並高呼“列寧主義萬歲！”“中俄聯合萬歲！”“世界革命成功萬歲！”等口號。

23日 布業店員因資本家不執行協議，反而無故辭退工人，今日起，舉行總罷工。經總政治部、總工會、市黨部以及有關團體仲裁結果：（1）由於業務縮小而辭退的工人，應由店主津貼被辭退店員大洋五拾元（不扣借支），藝徒不能辭退；（2）歇業辭退的工人由店主津貼大洋三十元，藝徒一半，工資照例補足；（3）本年底不能再辭工人，如屬必要，需經各店工會小組會議討論，交工會審查認可，方為有效。

年關將屆，奸商乘機將米價由八元八角一担漲到九元五角，同時壓低農民谷子的買進價格，市民不滿，要求當局取締。

24日 江西黨化教育講習所開幕，並假新舞台舉行開幕典禮。

同日 南昌婦女解放協會，為培養婦女幹部進一步開展婦女運動，特開辦“短期黨義訓練班”。現已籌備就緒定今日上課。

同日 南昌商民協會在合同巷遙別館正式成立。汪怡（共產黨員）等任常務委員。自1926年11月24日商民協會成立籌備處以來，已建立各行業協會六十六個，會員一萬三千餘人。

今日，典當舖開贖，因不合理的工資待遇沒有解決，典當業工人

罢工。

25日 南昌市民慰劳军士委员会筹备处成立。南昌市民为加强军民团结，鼓励军士杀敌，特开展慰劳军士运动，鄒努同志为主席。

28日 蒋介石的亲信戴季陶到达日本东京，今日与日记者池田、田中发表谈话，表示蒋介石有意派他到日本去和日本帝国主义商谈重要问题。同时，黄郛、張群、王正廷等人也都蒙蒋介石的任命，出入于蒋介石的幕府，进行反革命的黑暗勾当。和蘭银行的买办兼上海英租界的华董虞洽卿（蒋介石曾经寄食的上海交易所理事长）卿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和中国金融买办阶级的使命来到南昌与蒋介石进行秘密“谈判”，答应蒋到上海、南京后给蒋介石六千万元款子，以“反共灭共为条件”。

×日 朱德同志创办军官教育团，亲任团长，吸收滇军军官和江西青年知识份子，进行马列主义政治、军事教育。办了一期，学员千余人。畢業学生大部份派到江西各地担任工农群众武装干部。其中，留团继续深造的三百余名学兵，后在朱德同志率领下，直接参加了“八一”起义，成为南昌起义主要力量之一。教育团设在花园角潯武堂内。

2月1日 朱培德第三军因“扣留士兵军餉”发生哗变，牛行車站过德胜門河边到总司令部止，沿途佈設警防；乱兵三五成羣，到处随意开枪，城門口及各重要机关都架設机枪、盤索行人。是日，蒋介石命邓演达从廬山来南昌就总司令部代理參謀長职，牛行下車后，沿途受盤索，邓伪称“三军自己人”，始未被留难。傳說此次哗变系蒋介石密电三军一部份军官制造的，企图以乱兵杀害邓演达。

7日 南昌工人、农民、学生及各界群众团体数万人，在皇殿側公共体育场举行“二七”纪念大会，到会群众极为悲愤，会上高喊要“繼續烈士精神！”“完成烈士未完成的事业！”“打倒軍閥吳佩孚！”“吳佩孚是屠杀‘二七’烈士的兇手！”“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

同日 国际工会參觀团——苏联、英国、德国之工会代表四人，乘水上飞机抵南昌，伴行者有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南昌总工会及各界人民推派代表在江西大旅社礼堂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会上南昌人民第一次挂出了鲜明的綴有镰刀斧头的革命红旗。

×日 郊区农民在百花洲举行大会，方志敏同志作报告，动员农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进行反恶霸斗争。会上並檢閱了南昌、新建兩县农民自衛軍武装力量，参加檢閱的农民武装达一千余人。会后，楊子洲、佛头塔一带农民运动获得进一步发展，在农民要求下，斗争了蕭坊乡大恶霸地主李春門（AB团份子李中襄父亲），判决了饒陵乡大恶霸地主陶朝武死刑。

×日 全市各界人民在皇殿側体育场召开斗争大恶霸地主張天师大会，到会者数百人，以学生为最多，大会由方志敏同志主持。会上，大家指着張天师說：“它是什么天师，它是一个狂嫖滥賭生着楊梅毒的吸血鬼。”到会羣众一致称快。

13日 《紅灯周刊》复活期出版。該刊为共产主义青年团江西省委员会的机关刊物，由团省委書記共产党员袁玉冰同志亲自主編，先后出版了十五期，对指导江西青年的革命运动，宣傳馬列主义理論以及在反对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和南昌人民反AB团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20日 江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开幕。到五十四县农民代表一百四十一人。大会开了九天，方志敏在会上作了《会务总报告》，北伐軍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作《政治报告》。大会制定了“江西农民运动宣言和省农协会章程”，並通过了“扩大对英經濟絕交”、“惩办土豪劣紳”、“減輕田租”、“統一农民协会組織”、“建立农民自衛軍組織大綱”、“促成省民會議”等十八个决議案。大会还选出方志敏、涂克合、刘一峰等十三人为执行委員，宣告江西省农民协会正式成立。

同日 蒋介石的江西省政府成立。並在皇殿開慶祝大會，蔣介石奪取江西黨務領導權之後即進一步利用中央黨部和總司令名義，改組臨時政務委員會為江西省政府，派李烈鈞（西山會議派）為主席，姜伯彰（A B 團）為民政廳長，周雍能（西山會議派）為財政廳長，熊育錫（A B 團）為建設廳長，程天放（A B 團）為教育廳長，徐元誥（西山會議派）為司法廳長。A B 團的重要份子洪軌、周利生、王震寰等為委員。自此，江西政權遂全部被蔣介石派所奪取。全市人民極為憤怒，一致反對，在慶祝江西省政府成立大會上，到會羣眾一致表示不滿，高呼：“打倒新軍閥！”、“反對軍事獨裁！”，並要求中央委員暨國民政府遷往武漢。蔣介石在台上狼狽不堪。在羣眾一致抗議下，留在南昌一部份中央委員及國民政府委員均於三月初陸續離開南昌。

×日 北伐軍總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主持，在東湖邊新民報館內召開政治工作人員會議，討論開展提高“黨權”運動。以反對蔣介石軍事獨裁。

21日 北伐軍南昌總部舉行第十四次總理紀念週，蔣介石在会上作了講演。公開反對武漢國民黨左派，反對為防止軍事獨裁而開展的提高黨權運動。講演中，蔣介石赤裸裸地暴露了自己的猙獰面目，口口聲聲說要制裁共產黨。並主張“取消”武漢共產黨與國民黨聯合組成的“漢口聯席會議”。他的演說得到了北京、上海的軍閥和帝國主義的一致讚揚，這些反革命說：“蔣介石已起來反對左派抑制共產派了”、“到底蔣介石不錯，還能起來拋棄共產分子”。

23日 江西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會開幕。大會制定了工人運動宣言和工會組織章程，通過：“統一工會組織”、“工人的經濟要求”、“工人的政治要求”、“改善工人待遇”、“工人糾察隊”、“反對英國派兵來華”等十個決議案，並選出張國、陳實賢等九人為執行委員，正式成立江西全省總工會。

3月×日 AB团省党部与李烈鈞省政府举行联席会议，非法決議取消农民自衛軍武裝，並將农民自衛軍經費移交作为扩充地方警察之用。其目的在于解除工农羣众革命武裝，加强反革命武裝，以鎮压革命运动。

×日 国民党右派省党部为了进一步破坏日益發展的工农运动，离間工农之間的团结，用入城遊行一次津貼銀洋五角錢到八角錢的方式，在市郊乡村对农民进行誘騙、收买，組織所謂“农民請願队”，由右派分子偽裝农民代表，出面向省政府“請願”，要求取締“过火”的工人运动，以便鎮压共产党人。但在农民协会的教育下，这支队伍一进城就走散了。AB团份子只好由自己收买的流氓打手，在街上买了些农具，裝扮成农民来結束这场醜劇。

×日 AB团省党部为执行坚决反苏反共反对工农的叛卖活动，派遣了大批“特派員”分赴江西各县，專門勾結土豪劣紳和惡霸地主，收买反动軍官和僱用流氓打手，秘密組織“暗杀团”从事暗杀革命人士、襲击工会农会的恐怖活动。

7日 贛州总工会委員長共产党员陈贊賢和吉安总工会委員長共产党员梁一清二同志相繼被反革命分子杀害，接着零都、撫州、上饒、万年、景德鎮、都昌、貴谿、星子、九江、永修、丰城、永新等十多县，陸續發生了慘案。AB团在南昌也組織了以流氓打手胡展空、徐自新等人为首的暗杀組織，进行謀杀革命人士的暗害活动。

10日 左派国民党南昌市党部通电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查办和改組反动的江西省党部。

11日 南昌各界成立各县慘案援助委员会。張国、季慎秋等同志主持。办公地址設在市总工会內。

×日 为粉碎AB团省党部的反革命活动，南昌人民在党和方志敏同志的领导下，組成了“南昌市民大会”，向反革命进行有組織的

斗争。該会由省农协会方志敏、工会張国、妇协蕭国华、学联鄒努等各界羣众团体的代表組成，办公地点設在三道桥总工会內。

14日 武汉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會議認為江西省党部及广州特別市党部执、监委員之选举为違法，決議“交常委会从事改选”。

15日 蔣介石离南昌去九江。

南昌民国日报工人举行罢工，反对 A B 团和国民党右派把持民国日报，宣傳反动言論、刊登反动广告。罢工达半个多月，使該报連續十多天無法出刊，直到“四二”反 A B 团斗争获得胜利赶走了右派分子后才复刊。

16日 A B 团首領段錫朋受蔣介石命令解散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左派国民党南昌市党部，並派 A B 团分子尹敬讓、賀楊灵、李曉明、彭先蔚、巫啟聖、曾华英、黃伯鐸七人为“接收委員”，率領一批流氓打手，沿途將市党部、学联会、妇女协会等机关团体捣毀，最后並將市党部的銜牌扭走。

18日 全市各界人民举行“追悼陈贊賢烈士大会”。陈贊賢同志当时担任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員長职务，是江西工人运动的著名領袖，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在他的领导下，赣南工人运动得到了迅速的扩展。蔣介石为了鎮压全省和全国蓬勃高涨的工农羣众运动，实现他卑鄙的反革命陰謀，已秘密决定对革命人士进行殘酷的屠杀，並选定陈贊賢同志为首先杀害的对象。3月6日蔣軍嫡系新編第一师党代表倪阿根根据蔣介石的密示，將陈强迫至贛州县署，由倪阿自用駁壳手枪連發廿余槍，將陈贊賢同志當場杀害。陈烈士牺牲消息傳出后，全国激憤。南昌並組織了“陈贊賢惨案委员会”。今日，在“陈贊賢惨案委员会”的主持下，在大校場召开追悼陈贊賢烈士大会。到工人、农民、学生數万人，会后高举陈烈士血衣遊行，並組織數千人的請願队赴总

司令部請願，要求寬免。張羣代理接見，但不受理，羣衆憤怒，把張羣从桌上拖下來痛打了一頓。

同日 武汉国民党中央改組江西省党部決議案从汉口傳來南昌后，左派国民党南昌市党部首先在馬王廟恢复办公。市党部的机关报——《實業日报》也正式啟封照常出版。

20日 右派国民党省党部段錫朋、李烈鈞等为挽救非法篡夺来的党政领导权，反对武汉国民党中央关于改組江西省党部的決議和南昌人民的反右派斗争，用金錢临时收买了一些無業流氓和被欺騙来的女职学生，在順化門外大校厂开了一个所謂“南昌各界护党示威大会”。会后它們还想举行“遊行”，但未行至百花洲总工会門前时，就遭到了全市各界人民羣众的一致反对，高喊打倒“反动派”，于是都抱头鼠窜，作鳥兽散。

30日 南昌学生为了本身利益，減輕学費負擔，反对反动的教育当局，开展了大规模的免费运动。事先並由每校推派代表組成了“南昌学生免费运动委员会”，作为运动的领导机关。今日全市学生三千余人举行遊行請願，向江西省政府教育厅長程天放（AB团份子）提出要求五条：（1）維持師生原来待遇；（2）大学减免学費；（3）中学减免学膳費；（4）職業学校减免膳費；（5）增加私立学校的补助金等。学生見他含糊答復乃大呼：“打倒飯桶厅长！”，要“捆綁程天放遊行”，程天放被迫簽字認可才罢。

×日 軍官教育团一部份学生，领导工人糾察队等羣众武装，圍繳蔣介石的宪兵团留守处（在牛行車站），俘虜其副团长和全部人員，繳获槍彈甚多。

4月1日 AB团的卑鄙罪恶活动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憤怒，在党的领导和羣众团体的組織下，全市人民反对AB团的斗争，从上月下旬起，趋于高漲。为了反共向革命力量瘋狂进攻的AB团份子，今日

深夜，省总工会張國、省农协方志敏、省学联郭芳、军官教育团楊达等同志，在市总工会內举行了紧急會議，討論和佈置开展羣众性的反A B团斗争，决定举行大规模的反A B团的示威遊行大会。

街巷盛傳改組江西省政府的消息。人心为之大快。

2日 全市各界羣众中的積極分子千余人在鐘鼓樓新舞台举行反A B团大会，控訴A B团的反动罪惡。中午十二时工人糾察队武装和军官教育团便衣武装，击潰A B团江西省党部。当时A B团份子正在樓上开会，被工人羣众武装當場驅散，越牆逃匿。工人糾察队先后捕捉程天放、罗时英、熊青錫、曾华英(女)、王冠英、巫敬聖、黃伯樺等七人。

南昌学生三千余人齐集程天放教育厅請願，隨即封閉該教育厅。当天，学生並逮捕反动教育厅長程天放。

3日 南昌全市各界羣众三万余人，在皇殿湖公共体育场举行“欢迎朱培德，改組江西省政府暨中央特派員改組省党部大会”。会上还斗争了右派和A B团份子程天放、罗时英、曾华英(女)、黃伯樺等。当工人糾察队押解他們进入会场时，与会羣众大呼：“打倒反革命！”“槍决反革命！”反革命分子程天放等吓得發抖，跪在台上向羣众求饒，羣众痛恨，一致說要將他們严厉惩办，結果當場决定，由民众团体組織“裁判委员会”，进行專門处理。

会上羣众还通过提案六条：(1)由各民众团体組織：“南昌市民公会”，处理新的江西省政府成立以前的各种临时重要問題。(2)欢迎中央特派員立即改組反动的江西省党部。在中央特派員未来南昌以前由左派国民党南昌市党部暂时維持工作。(3)由市民公会組織审判反革命分子並負責逮捕反革命分子交新政府惩办。(4)收封《實踐日報》，並由市民公会接收反动的《民国日報》。会上还發表了各民众团体的联合宣言。会后接着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遊行，程天放、曾

华英、罗时实也被押着遊街，它們头上都戴了紙紮的高帽，高帽上写着姓名和反革命的罪狀，还写了“反革命是我、我是反革命”十个大字。一时，羣众的革命热情高涨，人心大快。

4日 反AB团运动开始后，猖獗一时的各式各样的反革命分子紛紛逃跑，AB团首領段錫朋在著名打手胡展空护送下，于今日夜間化裝潛逃至尤口前往南京，江西省政府主席李烈鈞亦于今日逃上饒。

5日 武汉国民党中央特派方志敏、刘一峰、李尚庸、邓鶴鳴等八人为中央特派員，来南昌代行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职权。同时朱德就任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德同志兼任南昌公安局長，楊达任秘書。

6日 南昌市民在皇殿側体育场举行庆祝“克复溫宁郑州及軍民联欢大会”，会上羣众提出提案六条：（1）通电国民政府从速收回上海租界及向各国提出从速撤退来华之各国海陸軍。（2）質問蔣介石最近摧殘民众运动之反动行为。（3）要求政府立即下令通緝反革命分子段錫朋、周利生、洪執、蕭籟、刘伯倫、李人祝、倪弼、賀其榮、賀楊灵、呂日奎、胡啟儒、曾綱、姜伯彰、王祖錫、尹敬讓、甘家驛、熊大惠等二十二人。（4）要求政府对已捕之反革命分子接受民众之裁判严格执行等。

上旬 江西省农民协会成立农民自衛軍大队，淦克合同志任隊長，队部設在狀元桥南湖小学內。並由朱德同志从公安局內撥来槍枝一百余条。

10日 朱德同志奉武汉命率領軍官教育团学兵及一部份警察去干东剿匪，上饒“避难”的蔣茁、李烈鈞的伪江西省政府組織，吓得連忙宣佈解散。

中旬 中国共产党江西地方执行委员会假鹽义倉女师召开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江西省委员会，陈潭秋同志当选省委書記，罗石冰（刘九峰）等为委員，馮任同志为秘書。

4月15日 为了加强青年对列宁主义理论的研究，掌握革命的理论武器——列宁主义，批判西山会议派的反革命理论，袁五冰、王祖翼、馮任等三十人發起組織“列宁主义研究会”。設在南昌中学高中部（現二中內）。

五月初 为进一步發展江西农民运动，培养农运骨干，党派邵式平同志来南昌，創辦农民运动訓練班，由邵式平同志亲任教育長，参加學習各地农民达四百多人，並建立了党的支部組織，由邵式平同志担任書記，党员七十六人。彭湃同志曾来 講演，传达党中央的會議精神。負責軍官教育工作的朱德同志，亦常来 講課。后由于朱培德反共，在同年七月上旬即匆匆結束。

5月7日 反革命分子“試放机枪”进行恐嚇，破坏革命秩序。自“四一二”蔣介石在上海公开叛变革命，屠杀工农民众后，南昌方面的反革命分子活躍起来了，制造謠言說：“蔣介石四路进攻南昌”，“熊世濟部队已从撫州进攻南昌”，“某天女人裸体遊行”，“某天宣佈共产”。

8日 各界人民为肃清反革命，安定社会秩序，以及拥护武汉中央撤消蔣介石第一集团軍总司令职务的决定，举行了肃反討蔣大会，地点在暇化門外大校厂，大会主席团是方志敏、蕭素民等人。会上蕭素民講話，历述蔣介石的罪惡，堅決打倒蔣介石，要一致向左轉，積極参加革命活动。

20日 国民党江西省党部重新召开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会期九天，正式选出方志敏、黃道、罗石冰、刘一峰、朱克靖、邓鶴鸣、李桂生、姜济寰等十三人为执行委員，邵式平、董炳章、李尚庸等五人为監察委員。刘一峰为組織部長，黃道为宣傳部長，方志敏为农民部長，李桂生为妇女部長，曾振五为商民部長。大会並決議組織人民审判委员会，审判委員由省党部、市党部、农民协会、中小商人联合会、学

生联合会、妇女协会、高等法院等单位的代表組成，負責处理 A B 团反革命案件。

6月5日 随着潜伏在武汉国民党内部投机分子的动摇背叛，新的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的反革命面貌亦行暴露。今日，正式宣佈南昌戒严。同时，(1)下令釋放 A B 团分子程天放、罗时实、曾华英等；(2)下令停止工农运动；(3)威逼恐吓，並張貼“欢送共产党人出境”的反动标语，派上校參謀史鳳苞率領武裝部队一排，把省市党部和革命团体負責人共产党员王祖翼、舒味三、鄒努、姜铁英、蕭国华和国民党左派刘一峰等二十一人押解出境。(4)派出大批兵警查封工会、农会、学生会、报馆等革命机构，並成立所謂“保管維持委员会”进行接管工会組織，取締工农活动，並圍繳省农协自衛队一切武器。这时我党被迫轉入隱蔽活动。

中旬 朱德同志在干东剿匪結束后返回南昌，由于朱培德的反共，在朱德同志剛結束軍官教育的工作不久，即被朱培德以“礼送共产党人出境”的名义，把朱德同志驅逐出南昌，朱德同志离开南昌后，即秘密赴武汉。

下旬 轉入隱蔽活动之共产党人联合一部份国民党左派革命分子組織“国民党党权运动委员会”，繼續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团结各阶层人民与反革命进行斗争。其机关設在“蕭炳章家”，由国民党左派分子負責，取用“唐权”二字为该委员会的代表名称。

×日 为加强党员干部的党綱党章教育和提高党员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水平，中共江西省委员会开办：“党员訓練班”，時間一星期。由省委書記罗亦农亲自主持。参加学习的共产党员有鄒努等三四十人。地点在鹽义倉女師內。

7月2日 由于中国共产党通过武汉国民党对朱培德的坚决斗

學和我市羣眾的支持，全市的羣眾運動又逐步恢復。今日，各界人民羣眾數萬人舉行“市民大會”，反對日本出兵山東，慶祝第二次北伐勝利；全市同時實行罷工、罷課、罷市，並在“市民大會”上，一次提出六條要求：（1）恢復農工運動；（2）追緝被反動派繳去的農工武裝；（3）嚴辦破壞農工運動的土豪劣紳及一切反動派；（4）肅清江西境內反動勢力；（5）整理金融，嚴辦搗亂金融的反革命分子；（6）撫恤被難同志家屬。會後，工人、學生、婦女開展了大規模的宣傳活動。

5日 江西民衆慰勞前敵將士代表團宋田鏗等八人，于今日出發赴武漢慰勞取得第二次北伐勝利之“鐵軍”部隊。

6日 省農協會一部份執委舉行第二次執委會會議，研究籌備恢復農運工作問題，

7日 市商民協會發出通令，略謂農工運動停止後，商界于此期中，任意開除店員或變更以往待遇甚至參加反動組織，屠殺農工運動同志，規定中對此種出軌行動將予嚴厲制止。

8日 南昌茶市各工會假南昌總工會舉行代表大會，到會百餘人，代表工會百餘個及有組織的工人四萬餘人。傅控瓊主席，季根秋記錄，決議恢復省市總工會工作，並通過恢復工人運動宣言。會後全體代表齊至省總工會請願，要求立即取消“保管維持委員會”的組織，恢復全省總工會的組織。

9日 江西全省總工會發表啟事，為應南昌各工會代表三百餘人代表全市十餘萬工友之請求，繼續為全省四十餘萬工友利益而奮鬥，今日起恢復辦公。南昌市總工會亦同時恢復辦公。

同日 南昌市郊區農民協會籌備處再度成立，統一開展郊區農民運動。

13日 全市工人舉行慶祝總工會恢復工作大會，數萬工人羣眾歡欣若狂，分別趨往總工會祝賀，並送牌匾，到處張貼“擁護總工

会！”“討伐蔣介石！”等標語，高呼“恢復工人運動！”“打倒汪精衛！”等口號。

15日 武漢的國民黨正式決定與共產黨決裂而叛賣革命。

×日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推定周恩來、張太雷同志等五人組成“臨時政治局”，籌劃如下几項重要工作：（1）召集黨中央委員會的緊急會議，解決政治路線問題。（2）決定湘、鄂、贛、粵四省秋收起義的計劃。（3）籌劃南昌起義。周恩來同志被中央任命為南昌方面前敵委員會書記，負責籌劃南昌起義。

3. “八一”起義前後

7月21日 朱德同志於六月赴武漢後，於今日秘密回到南昌。

×日 各人民團體舉行聯席會議，成立“南昌市民歡迎中央委員、第二方面軍及各省革命領袖大會籌備處”，積極籌設招待站，運輸隊，歡迎叶、賀“鐵軍”來南昌。

25日 周恩來和陳賡同志從武漢抵南昌，下榻花園角二號朱德同志寓所。接著李立三、徐特立、聶榮臻等同志繼續到達南昌。

26日 叶挺、賀龍的主力部隊從武漢、九江開來南昌會合。賀龍同志的司令部設在西大街聖公會內。叶挺同志的司令部暫設洗馬池江西大旅社內。其部隊分駐在南昌城內外。

27日 周恩來同志召集李立三、聶榮臻及江西黨組織的負責人，在中共江西省委所在地開秘密會議。

28日 市內居民家家懸燈結彩，歡迎“鐵軍”，並到處張貼“打倒蔣介石及一切反動派”的標語口號。

29日 武漢反革命首領汪精衛、孫科、張發奎、朱培德等到廬山召開反共會議，決議：（1）嚴令賀龍、叶挺限期將軍隊撤回九江；（2）封閉九江市黨部、九江書店、九江國民新聞報，並逮捕其負責人；（3）通

緝懷代英、廖乾吾、高語罕等四人。

同日 李立三、陳賡等同志在市內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並解決了偽江西省銀行。

同日 吳玉章、林祖涵、惲代英等同志由廬山抵南昌。黨的負責人如：任弼時、譚平山以及國民黨左派革命分子彭澤民、高語罕等人，亦陸續抵達南昌，參加起義。他們分別住在江西大旅社、心遠大學和系馬橋等處。

同日 叶挺同志在百花洲召集全師團以上幹部開軍事會議。

30日 賀龍同志召集團級以上軍官舉行會議，宣佈起義計劃。

31日 中共江西省委在江南會館內召集省、市黨團員的積極分子會議，傳達黨中央關於舉行南昌起義的決定，並號召黨團員們積極參加武裝起義，支援武裝起義的鬥爭。張國燾從九江趕來南昌，制止起義。

8月1日 周恩來、朱德、叶挺、賀龍等革命領袖率領北伐軍三萬餘人舉行武裝起義。起義是三十一日夜十二時開始，至黎明六時許順利結束，消滅朱培德部約一師人，佔領了朱培德第五方面軍總指揮部、江西省政府、衛戍司令部等主要機關。

革命委員會成立。宋慶齡、周恩來、譚平山、朱德、賀龍、叶挺、林祖涵、吳玉章、郭沫若、李立三、惲代英、徐特立、張曙時、彭澤民、鄧演達等二十五人為委員。

江西全省总工会發出通告，提出“工人們到軍隊中去，武裝起來”的口號，號召南昌工人參軍。

2日 革命委員會發佈“八一革命宣言”，提出革命政綱：實行土地改革；建設鄉村政權；沒收地主土地；擁護工農利益；巩固革命陣線。

各界人民在皇殿側舉行羣眾大會，慶祝“八一”起義勝利和革命

委員會成立。到会四万余人。

3日 朱培德等反革命分子电广东軍閥要求“合力堵击”共产党人。武汉汪精衛、譚延闓等反革命首領亦通电九江，令張發奎部向南昌进攻。

4日 起义軍开始撤出南昌准备“南征入粵”，夺取革命根据地——广东，叶挺部担任先导，于今日早晨向撫州进军。郭沫若由九江赶来南昌，参加起义軍南征。

5日 起义軍全部撤出南昌，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委机关再度轉入地下活动，省委書記陈潭秋同志及党的交通机关秘書处的工作人员，全部由清节堂搬入沈英城三号，繼續領導革命斗争。

清代苏州工業調查

苏州来信：南京博物院于四月下旬开始在苏州調查清朝工業和公所的历史資料。工作人員積極努力，当地羣众热烈帮助，到七月初旬止，召开了四十四次調查会，發現了許多資料。一共調查到一百三十三個公所；獲得有关經濟史料的碑刻五百五十塊，現正僱工趕制拓片；接觸了或訪問了二百三十位老工人，並為其中二十二位寫了傳記；發現了許多檔案材料，已抄錄了一百五十幾件。現在工作逐步深入，在熟悉情况的基礎上，繼續搜集文物材料。這一次所調查的行業有絲織業（其中包括紡絲、接頭、染紡、機工、紗織、莊、絲行、織造府等。）、造鐘業、制玉業、陶染業、匠作鐵業等等，準備將各業歷史資料，分別整理，供給歷史研究工作參考。此外，還往吳江盛澤鎮進行了短期的調查。

鴉片戰爭期間廣東人民抗英鬥爭

遺跡調查校勘記

劉 云 璽

《近代史資料》1956年第2期發表的區家發先生的《鴉片戰爭期間廣東人民抗英鬥爭遺跡調查》一文，對於研究鴉片戰爭期間廣東人民反英鬥爭的歷史是有幫助的，但所記也有些地方不完全符合事實，今提出來和區先生商榷。

（一）《鴉片戰爭期間廣東人民抗英遺跡簡表》中的錯誤

1. 《近代史資料》81頁倒數第2行：“忠肅社”在“番禺鎮龍墟”，查“忠肅社”為“鑑鑄社”之誤，“鎮龍墟”為“振龍墟”之誤。據《番禺縣志》卷二記載：鑑鑄社在番禺振龍圩。振龍圩後改名石湖墟，前後名稱不同，實為一地。

2. 日本帝國主義者侵入廣州時，曾將廣東人民反抗外國侵略最激烈的社學，如昇平公所、懷清社學、蓮湖社學、恩洲社學等全部摧毀，但廣東社學是很多的，據《廣東通志》載，僅廣州府就有三百零六個社學。日寇要全部摧毀是不可能的，表內自80頁倒數3行起至82頁6行止，在備註欄內都註全部被破壞或燒燬，是不盡符合事實的，如仁風社學、觀瀾社學（81頁6行與11行），社址現均存在。

3. 按簡表的題目，似乎表內所列的社學都是參加了抗英鬥爭的，但黃陂、長興等社學是否是參加了抗英鬥爭，目前尚無史料可以證明。

4. 81頁4行的佛嶺社學原名是懷清社學，據《番禺縣志》卷十六記載，是道光七年（1827年）合蕭岡廿四鄉全建。又何玉成《攬翠山

房詩》原註：“辛丑五月，奉扎選懷清社千人，駐城北炮台防堵。”梁信芳詩：“懷清結忠義，訓練皆英魁。”祁頌奏：“……懷清社學，首先訓練，調防四方炮台，經年不懈。”均可證明在此次反英鬥爭中起了很大作用。直至同治三年（1864年），何玉成重修懷清社學時才改名佛嶺社學。因此表內用后改的名稱是不妥當的。

（二）社學碑記的遺漏和錯字

原文抄錄時有些遺漏和錯字，今將遺漏較多的《創建東平公社碑記》（其一）再錄全文，其他僅校勘如下：

1. 創建西湖社學碑記

83頁3行：“估櫓之萃”多一“之”字。5行：“手札讓”，“手”為“乎”之誤〔區文原稿不誤，系本刊排印之誤〕。6行：“庀材”為“庇材”之誤。又“法令”為“法良”之誤。7—8行：“揚武耀威”為“揚威耀武”之誤。8行：“大社門”為“大北門”之誤，又“台申”為“台中”之誤。9行：“固有”系“固者”之誤〔區文原稿不誤，系本刊排印之誤〕。10行：“西湖社口”，口為學字。11行：“規之制”為“規時立制”之誤。

2. 太和市聯升社學序

83頁13行：“占筮”為“占筮盞”之誤。14行：“謝大東”為“謝大來”之誤。84頁1行：“壁面久矣”為“壁面，其經營朝夕久矣”之誤。2行：“从所趨”為“眾所趨”之誤。

3. 創建東平公社碑記（其一，已殘）

東平公社者何？口積谷糧貯各器械口訓練義勇總匯之所也。路隸慕德里司與東平總社相距十余里，由園下田鄉起，至花县石角止；又由長灘鄉起，至增城獅口鄉止，口計二百四十口口口口口，兵共有九千三百名，地連昇平公所，成犄角勢。土著與客民犬牙錯處，雞犬桑麻恒以農為業。其于戰陣行伍，均非素諳也。道光二十一年，夷匪騷擾，三元里之役，各鄉紳士咸知大義，

督率民壯云集响应，开斃夷目，夺其炮械不可以数計。盖其事出公憤，逼于大义，故能敌愾献功杀敌致果也。大宪为之犒其军，奏口口嗣嘆夷氛撫，海氛甫靖，該紳士为思患預防計，即有联络各乡，捐資团練义勇之議。大宪可其議，即口口口口口候材，口口通判王口韶光首倡义举，捐資出力。而高君樑材尤能垫支經費，实由紳士贊助其成，踴躍从公，擇地建立公社，以習戎备，以存(下缺)农隙講武，可战可守，盖撥鋤瘠瘠之农夫，指顧而成修戟同袍之勁旅矣。查公社处所，四面比連多属客民，曩与土著村乡口口社学及該紳等講明义理，联以腹心，而远及增城、从化、花县，千百余乡激發忠义，皆已合为一体。古人有云：师克在和不在众。治兵之道即治民之道也。窃惟我国家定鼎二百余年，厚泽深仁，化周中外，凡食毛踐土隶我版圖者，皆为赤子。行見修文偃武，守口四夷，奕劍买牛，奕刀买履，和亲康乐，将与丁男氏族共耕仁寿之域，而不仅为同袍御侮計也。賢口口口勉乎，即补直隶州知番禺县事文晟拜撰。(以下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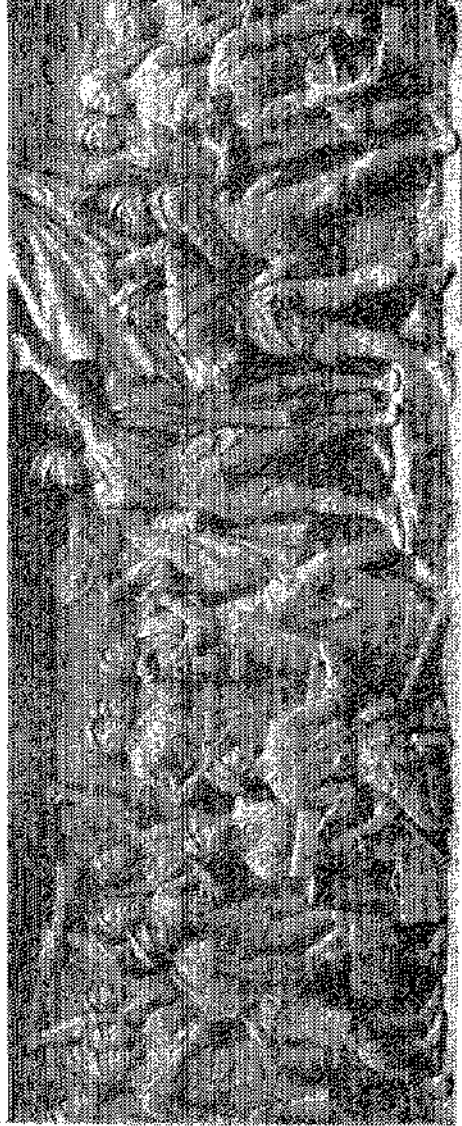
4. 創建东平公社碑記(其二)

84 頁 15 行：“鍾占琪”上漏“六品軍功”四字。85 頁 2 行：“樹立”为“堅立”之誤，4 行：“將勇”为“壯勇”之誤。5 行：“誠恐被”为“誠恐日久被”之誤，又“呈电”下漏“伏乞飭县給發告示一道，明白曉諭取等，遵照勒石，以垂永远，長沐鴻恩。为此稟赴謹將东平公社地段界内四至丈尺，开列呈电。”五十字。7 行：“給予”为“給示”之誤，8 行：“示諭”下漏“按照界址經營，俾得立石以垂永远，而杜窺越可也等因懸示外，合就札飭札县，即便遵照發給示諭。”三十九字。又“飭示紳士”为“飭令紳士”之誤。又“按照界址經營”为“按照界址經營”之誤。9 行：“該紳士”为“該紳士等”之誤。10 行：“無得”为“毋得”之誤。11 行：“二十六日”为“二十八日”之誤。

(三)《初步的推論》中的錯誤

89 頁 4 行：“嘉庆元年广东提学”为“嘉靖元年广东提督学校按察司副使”之誤。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週年紀念



人民英雄紀念碑“八一”南昌起义浮雕

叶挺同志遗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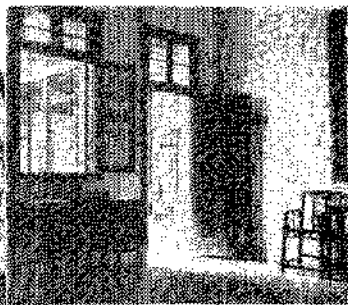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村、叶挺同志司令部
（心远大学后的大厦，现为南昌二中宿舍。）
南昌市人民委员会摄制。



“八一”起义总指挥部，周恩来同志的办公室。



上：“八一”起义总指挥朱德同志的办公室。



左：“八一”起义时贺龙同志站在这个台子上指挥作战。

以上三幅为洵昌市人民委员会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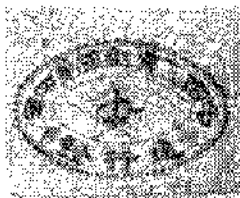
中國工農紅軍
第四軍印。

原印為木質，
厚約3.5公分，
印模長9公分，
寬7.3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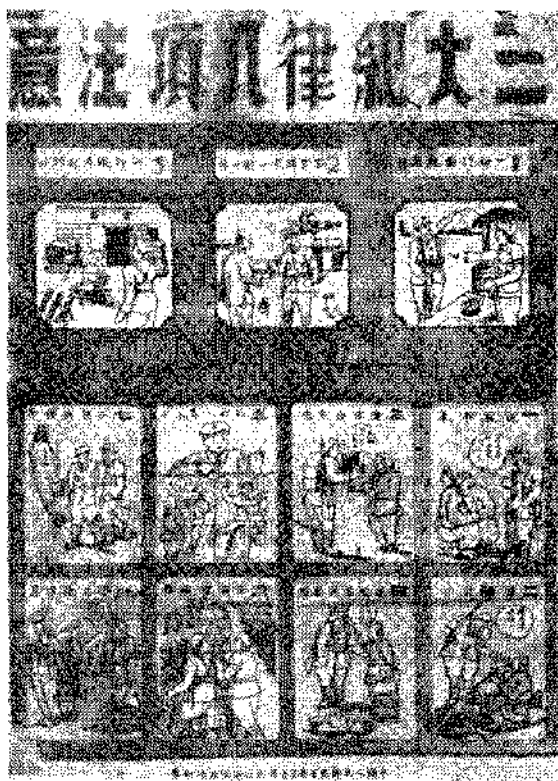
上：上中國工農紅軍旗幟(1928年)。
原旗為布制，高80公分，寬1公尺。

左：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旗幟。
原旗為布制，高80公分，寬1公尺，字為
紅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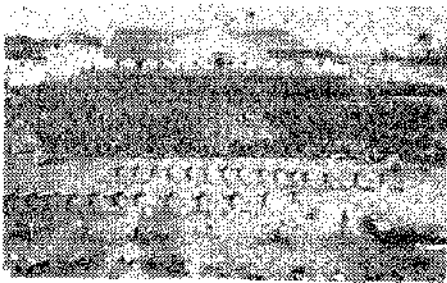
紅軍在粉碎蔣四次“圍剿”后，沒用幾天的人批機槍裝備了自己，改善了
糧食條件等。圖為訓練紅軍行軍演習時，朱德同志(中左者)親臨訓練。
以上各圖片，均為中央革命博物館藏。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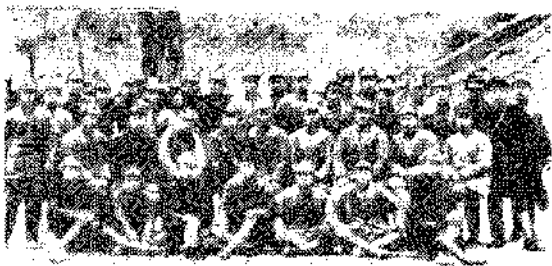
1940年晉冀魯豫人民軍總政治部石印紅字綠底圖。

原件長88.5公分寬29公分。



1930年至1934年
各红军单位合编
为三个方面军：第
一方面军，第二方
面军和第四方面
军。编为第一方面
军的红一军团第四
军的陈云。1932年
8月10日红十团
举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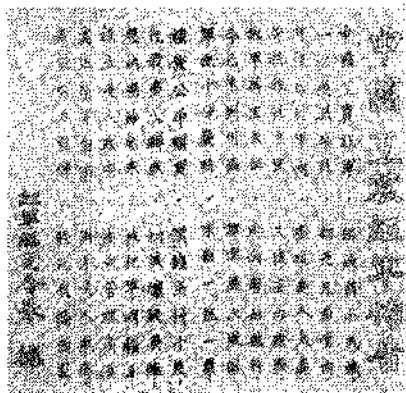
到达陕北后红一方面军的编分十部



到达陕北后红四方面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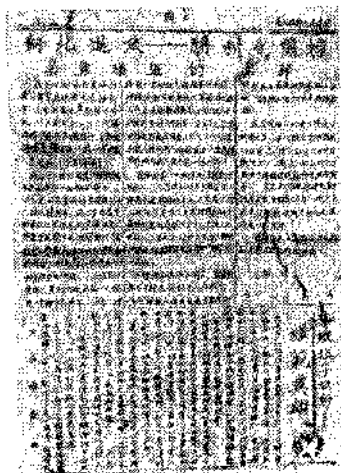
1935年5月下旬,中央红军在安顺场渡口抢渡大渡河,这是当时的脱利捷报。原件高32.8公分、宽31.6公分油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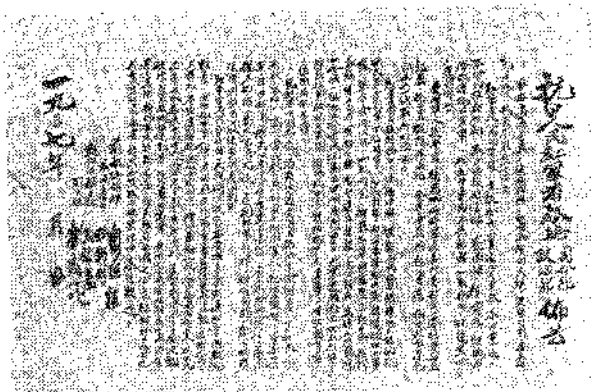
一九三五年五月，中央红军在通过川康交界的彝族地区时，正顺利地进行了少数民族收购，取得了彝族兄弟的帮助，顺利地渡过了大渡河，这是当时发出的布告。原件高31.6公分、宽32.8公分，有印。

1935年9月起在寧南子田
田甘肅邊境的地區了口。

這片土地與子田的地區。
面積為33.7公方，寬22.6
公方、油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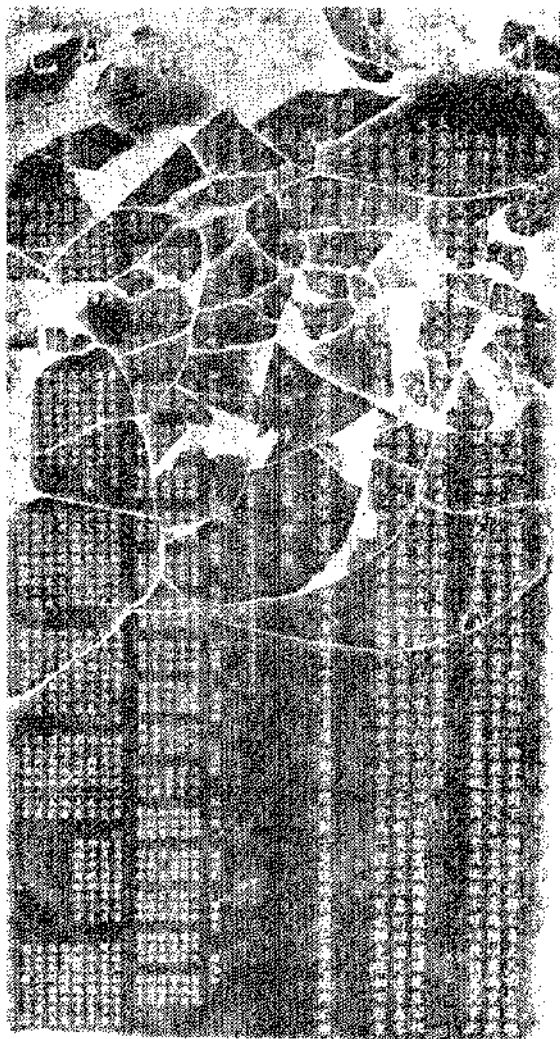


1937年抗戰人民紅軍前敵司令部
政治部



創建東平公社碑記拓本

劉文輝 攝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

征集中国近代史资料办法

一、为保存、整理並流傳中国近代史資料，特征集鴉片战争以来各种文獻。

二、征集範圍，包括：

1. 中国政治、軍事、外交、經濟、文化等項的重要資料；
2. 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进行革命斗争的各项資料（包括各少数民族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及华侨在国外的斗争）；
3. 苏联援助我国革命及各国人民与我国友好关系的資料；
4. 帝国主义对我国軍事、政治、經濟及文化侵略等項資料；
5. 清朝政府、北洋軍閥、蔣匪幫及其他反动集团等卖国、專制、殘酷剝削以及其內訌等項資料；
6. 近代人物的重要資料；
7. 其他重要資料。

三、資料形式，包括：

1. 檔案、函电、日記、著述稿本等；
2. 亲历者的回忆录和訪問記与历史事件的調查記錄等；
3. 人物傳記；
4. 照片、拓片及各种遺物等；
5. 旧报章雜誌、各地方誌、罕見書籍等；
6. 史料長編、年表、統計圖表、資料目录及資料考訂等項著述；
7. 非汉文資料或其汉文譯本；
8. 其他。

四、凡保有上列資料者，請將原件或抄本寄來。惟特別珍貴、數量較大、郵寄困難以及保有人希望仍收回原件或有其他意見者，均請先行來函告知，以便商定办法。

五、凡可以出版的資料，即編入《近代史資料》雜誌或單册印行。

六、凡經出版的資料及不出版而有保存价值的資料均从优致酬。凡不願受酬及不願公佈姓名者請預先声明。未被採用的資料如須退还，亦請預先声明。

七、來件請寄北京东厂胡同一号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原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

近代史資料

4

1957

近代史資料

1957年 第4期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編輯
科学出版社出版

編輯 凡 例

- 一、選輯較有價值的原始資料及經過初步整理的史料性的文章，供歷史科學工作者參考。
- 二、編次分為原始資料和整理史料的文章兩部分，各按所述歷史事件的時間順序排列。
- 三、原始資料，不拘正文或原註，均酌量選錄或刪節，但不作內容和文字上的改動。
- 四、編者在每篇資料之前酌加按語，說明其來源、原作者立場與參考時應注意之處。
- 五、資料中難免有敘事失實、觀點錯誤之處，反動統治階級的言詞更有污蔑人民和歪曲事實之處，編者均酌加註釋。
- 六、資料中殘缺之字，以□代之。資料中錯字、別字和衍文的校勘以及其他簡單註釋，均加在正文之內，以〔〕號標明，較長的註釋列在正文外。佚文的增補以【】號標明。
- 七、編者按語和校勘、註釋均以編者所知為限，不知者闕之。
- 八、紀年原文用陰曆者，酌註公曆；原文用公曆，在一九一二年元旦以前者，酌註中曆。

近代史資料 (双月刊)

1957年 第4期 总15号

編輯者	中国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第三所 地址:北京东厂胡同一号 电话:5.3522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印刷者	北京市印刷二厂
發行者	邮电部北京邮局
訂購处	全国各地邮局
代訂代銷处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京) I—7.135

1957年8月出版

本期定价: 0.60元 本刊代号: 2—147